

第一章

摩根？福思特怒火中烧，一任发泄，语气粗暴地质问：“我的孩子们到底在他妈的什么地方？”

“这么说来，你就是福思特吧，”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是本森，你的新领导。欢迎你回国来。顺便问一声，从医院出来后你在干些啥？”

摩根不理睬新头儿的油腔滑调，十个手指支压在桌面上，俯身直视本森的脸，气得周身血管噗噗跳：“我再问你一次，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坐下说，坐下来嘛，我会告诉你的，”本森说。“坐，坐下来免得摔倒了。瞧你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摩根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气，默数到十，缓缓伸直身子，使尽了每一份自制力才控制住了自己，没有一把将这个新上任的局长从软垫椅上提起来猛揍其脸。

摩根极不情愿地坐在气派的特大椅子上，面朝那张物品放得零零乱乱的特大号办公桌，心想：我回来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他们一直在对我说谎，不讲真话。

他和他的搭档被秘密派往中美洲执行任务，时间讲定六个月。不料这一去却去了他四年多时间。他的搭档原来是个双重间谍，骨子里却是为那个被战乱搞得凋零不堪的、受共产党人支持的小国政府效力。头三年，摩根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耐住性子让皮肤晒成棕色，这以后才从一个藏身地溜到另一个藏身地，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历经磨难，终于从那个小国逃了出来。

不幸的是，邻国也是炮火连天，内战正酣。他只好从一个内战之国逃到另一个战乱之国。花了一年半他才逃生回国。

他首先询问的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们的情况。他们对他说，他的孩子个个都很好。他想马上见到他的孩子们，而他们却把他硬塞进医院治伤并希望他呆在医院里——仅仅因为地皮肤上有两个小伤疤。

今天早上，他对他们的躲闪搪塞伎俩再也无法忍受，从医院跑了出来，径直来到前妻在华盛顿特区郊区的住所，渴望见到四年多未见过面的孩子们，遇到的却全是陌生人。

就是邻居他也一个不认识。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听说过乔伊斯？福思特和她孩子们的情况。

他双眼瞪着办公桌后面的老人。本森一年前才主管全局工作。摩根对他一所知，毫无了解，眼下也不想了解。他想要晓得的事，就是他的孩子们在哪里。“我在等你说话，”他吼道。

本森点了点头，说：“首先我向你保证，你的孩子们都很好。”

摩根咬紧腮帮等着。任由情感宣泄暴露可不是他的禀性，可是，可是，这是他的孩子们呀！妈的！仅仅因为得到组织上官阶更高的人的信任，有恃无恐的本森认为，不用作任何解释说明，摩根也得相信他。

“在你们办理离婚时，你晓得你妻子怀孕了吗？”

摩根惊呆了，肌肉紧绷，呼吸不畅，心脏停跳。怀孕？又怀孕了？

“真遗憾，看得出来你真不知道。请允许我第一个向你祝贺你女儿安吉的诞生。”本森啪的一声打开桌上的一份活页夹。“她刚满四岁。”

摩根心里一阵激动，的一声靠在椅背上。又一个女儿！安吉。他清了清喉咙，说：“他们在哪儿？”

“在俄克拉荷马。”“什么？”摩根高声叫道，坐在椅子上，挺直了上身。“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做什么？”

“说来话长呀，福思特。恐怕没有一件事是令人愉快的。”

“你说过的，我的孩子都很好。”

“他们都很好，我保证。”

“那，干吗你不告诉我呢？”

本森撅起嘴唇，把活页夹抛到一边，说：“好吧，直截了当跟你说吧。在离婚后的第二年，你的前妻又结婚了。她和新婚丈夫及你的五个孩子搬家到俄克拉荷马城。过了一年，乔伊斯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的名字登在这里什么地方，”他说，朝活页夹摆了摆手。“嗯，他们结婚之后一年，他们两个，嗯……出了一次车祸。半夜，路上结了冰，一辆拖车失去控制。他俩压根儿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撞着了他们。两个人当场就死了，好在你的孩子们不在汽车里。他们现在挺好的。”

摩根闭上眼睛，头往后靠在椅背上。乔伊斯死了？离婚时，他俩之间实际上没有多少情感可言了。确切地说，他俩没有像朋友那样分手，但也不像仇敌那样悻悻离去，倒像是熟人平平淡淡分别。真难以想象她死了。

他知道他会黯然伤感的，但这里不是地方。四年来，种种可想象得到的死法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到头来，她倒死得早些。

她的死对孩子们造成什么影响呢？谁在照看他们？他尚未开口问，本森说开了：“因为找不到你或任何其它的亲戚，只好由俄克拉荷马州政府对你的孩子执行监护。他们现在在一个收养人家里。”

“一个什么？”摩根咆哮说，蹦离座椅。

“库柏说你会不高兴的。”

摩根脸色冷峻，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嗓音压抑得尖细尖细的：“是你把我的孩子们搞到一个收养人家里的？”

本森与他对视着：“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回答吧，福思特，那你最好还是坐回椅子去。”

摩根仍然站着。“是你把我的孩子们搞到一个收养人家里的？”他重复问道，这次嗓门更大。

本森耸耸肩头，说：“首先要说的是，并不是我要这一切发生的。那是两年前的事，当时我还未接手情报局。其次，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至少孩子们全都生活在一块。

库柏亲自调查了解过那对夫妇的情况，一对名叫加利和莎拉·柯林斯的夫妇。根据他的调查，他们是好人，对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们是好人，这个我相信。”即使明白，他当兵时的最要好的朋友——库柏认为调查收养人情况的结果合格，这也不能使他的愤怒有所减轻。他的内心有一种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感觉。

“孩子们住在俄克拉荷马州中部乡下的一个家庭小农场里，”本森说。“养父是个会计，每天往返于农场和俄克拉荷马城。养母留在家里照看农场和孩子们。他们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他俩很高兴收养这五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俩是本州唯一乐意五个孩子一起收养的夫妇。要不是全靠柯林斯夫妇，你的五个孩子在过去两年里肯定给拆散开了。”

“别在我面前说宽心话，本森。如果你看过我的档案，就会晓得，我对养父母及农场这一类事情可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

“能驱使五个身体强健的孩子为他们干这样那样的所有活儿，他们当然高兴啦，甭提还有州政府付给他们的收养金呢。我很清楚收养人的家庭是怎么回事。妈妈的，我本人就是在数十个收养人家庭里长大的。他们不仅得到不花分文的奴工，而且还得到报酬。

若是孩子长大了有了工作，他们首先会将他的工资全占去。别再跟我提收养人家庭的事。”

本森喟然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擦了一下脸：“这两个人可不是那样子的，福思特。

对你的例行调查询问结束之后，我就安排你跟他们取得联系，你可以亲自去了解嘛。”

“例行调查询问，去他妈的！现在我要汇报的事情，已是多年前的旧闻啦，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你回国的途中经过了一些国家，我们需要掌握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事。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是你想要弄清楚的。”

摩根犹豫地说：“比如什么事。”

“比如，你原先的搭档，加西亚，两个月前被杀死了。”

“这可是几年来我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还有什么？”

“我们一得到有关加西亚的消息。立即派库柏去找你。我们正要向他发出指令时，你却回来了。”

摩根点点头，用不着为库柏担心，库柏会照看好自己的。但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急需要他呀。

“我给你提个交换条件吧，”本森主动提出说，“你告诉我们急需了解的那些国家的情况。我给你一份地图，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孩子。”

摩根不屑地嗤了嗤鼻子，说：“想要我再花几天，也许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却让我的孩子们继续抓在陌生人手中，被迫干天知道的什么样的活儿。才得以捡吃饭桌上的残渣剩饭？我不干！”他将半个屁股坐在办公桌上，差点笑出声来。“我来给你提个条件，”他提出说，“你告诉我准确地找到我的孩子的办法，我把你们想要了解的事情用书面报告写出来，其中包括我所掌握的有关加西亚及其同伙的情况，并寄给你。”

“无法接受。”

摩根站起来。“那好，我自个去找他们，你可以去空想你的情报。我辞职，本森。”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他走过一半走廊时，本森叫住了他：“你去俄克拉荷马城，到俄克拉荷马人道服务部所属的儿童福利处，见一位名叫汤姆·卡特莱特的先生。我通知他，你要去见他。”

摩根默默地点了点头，转身便走。本森再次叫喊道：“给我的报告呢？”

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转过身来，摩根只是偏了偏头，回答说：“你会收到报告的。”

但我还是辞职不干了。以后我会告诉你将欠我的四年半薪水寄到什么地方。”

摩根将租来的汽车驶离双车道开上一条泥土路，跟在汤姆·卡特莱特的汽车后面。

半个小时前他俩驶离州际公路，一会儿后，一块路标表明，他俩进入了俄克拉荷马州林肯县。在一个名叫米克的小镇里，他俩在显然是停车灯光指示牌的地方朝东拐了个弯，现正朝北驶去。

乡下真是气象万千，色彩纷杂：不时见到这里一座那里一座歪斜斜的木头小房子，家庭农场翠绿的田野里生长着紫花苜蓿，愈加茵绿的牧草地里现出东一群西一群的牲口，梦幻般的牧马场更是让人遐想联翩。摩根经过一座浸礼会教堂，见教堂前面醒目地挂着一块拼写错误百出的牌子，不由得咧嘴而笑，经过下一个教堂时更是哈哈大笑起来——教堂后面耸立着不伦不类的附属建筑物，令人忍俊不禁。

一会儿后，他更是笑得走了神儿，几乎将车子开出了路面：县里的道班工人——管他是谁呢——在公路上新涂刷了车道线，涂刷前没有把公路上动物的残骸清除掉，结果将鲜亮的黄色中心线刷在一头碾死的臭鼬尸身上。

一想起那个景象，摩根又哈哈大笑起来。后来他沉默下来。对开怀大笑感到陌生久违了，不自在。最后一次看见好笑的事情哈哈大笑的情景，他完全记不起了。这个想法使他冷静下来。

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两年来他的孩子们被迫面对的情况——眼下他正要亲自去察看的情况，会使他更加冷静。

泥土路上尘埃滚滚，他不得不放慢车速，远远落在卡特莱特后面。即使车窗全关闭起来，钻进车里的尘埃还是呛得人出不来气儿。

黄色的尘埃，黄色的泥巴路。他摇了摇脑袋。他在丛林里呆得太久了——丛林里的泥土黑油油的，又肥沃又湿润。尽管以前他从未见过俄克拉荷马州的泥土，但他知道俄克拉荷马州的泥土是红色的。他曾去过乔治亚州，那儿的泥土很相似。

这儿的泥土不像乔治亚州泥土那样深红，而是淡黄色，略带粉红。

由于紧握方向盘，指关节都发白了。摩根心中思忖，柯林斯的家到底有多远呢，他们到那里后见到的会是个什么情景呢。

为了向人打听他孩子们的情况，他会见过他所能想起来的人，对前来调查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用尽种种威胁手段，用尽了手头的所有的官方渠道。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华盛顿去查对他说的事情，最后终于对他说出了他急切想要知道的事，卡特莱特甚至自告奋勇带他到他的孩子们那儿去。

卡特莱特一再极力向他保证，他的孩子们过得很好，后来又使自己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对摩根说，就在柯林斯先生和妻子收养那五个孩子与他们一起生活之后不久，柯林斯先生便死了，近两年来一直是柯林斯太太在照看孩子们。

这就是对他的所谓一再保证？多么有利可图的机会。一个孀居的女人要独自一人经营农场，她当然要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不然怎么使农场的所有活儿干得完呢？也许，她正需要州里支付给她的收养费呢。

他可不会一再相信这样的保证。

黄色尘土飞扬、布满车辙轮印的道路在一个交叉路口终止了。摩根跟上卡特莱特，右转弯，然后左拐弯，接着驶入第一条车道。一幢两层楼的白色框架结构房子，坐落在离道路两百码的斜坡上，斜坡覆盖着绿茵茵的百慕大青草。车道拐个弯通向房子的南边，他和卡特莱特将车子停在一辆绿色的

客货两用车及另一辆红色厢式小货车的后面。

他们俩从汽车里钻出来，两条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委实决定不下来是否朝他们吠叫。

从房子后边传来阵阵嬉笑声。一只牧羊犬跑上前来，卡特莱特用手轻轻抚拍了一下它。

牧羊犬跑开，转到车库墙角后面。摩根和卡特莱特跟着走去，绕过墙角时，摩根步子刚迈了一半就停住了。

后院里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孩子，孩子们又笑又叫。黑黑的头发，黑亮的眼睛。全是他的孩子！似乎有一个苹果那么大的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头。他的视线模糊了，酸甜苦辣的万般情感洪流淹没了他。他飞快眨动眼睛，快乐、伤心、眷恋、懊恼之情交替流遍他的心身。

没有人看见他这个样子，真是太好了。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常态。他们长得这么大了呀！韦斯现在的个头几乎与他一样高了。瞧那双胞胎！罗布足足比康妮高出一个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天啦，这对双胞都十二岁啦。还有年纪最小的杰夫，当时那个小不点的样子，如今长成大男孩了，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他的个子够高的了。

杰夫不是年纪最小的了。那个猫在手推车后面的可爱小天使是他的孩子吗？那是他的安吉吗？有着那么长的黑发和一双笑谜谜的棕色眼睛，她应该是的。她酷似康妮当年的那样子。

摩根嘴唇嚅动，默默祈祷，感谢上苍，找到了他的家人。

他迅速镇静下来。孩子们中哪个会认出他来呢？韦斯认得他，双胞胎肯定也会认得。

他离开时杰夫还太小。安吉根本不认识他。

整整他妈的四年时间，全都白白浪费掉了！

那第六个孩子是谁呀？与罗布身高相仿的那个好象十多岁的女孩，蹲在安吉身边，下身穿着一条绷紧的牛仔裤，上身套一件松宽的T恤衫，留着一条长长的金黄色马尾发辫。韦斯的女朋友？如今他十五岁了，可以交女朋友了。

摩根又眨了一下眼睛，将眼中的泪水挤掉，差点响亮地笑出声来——韦斯正将一棵蕃茄往留着马尾发辫的女孩胸口处掷过去。这时，他才明白过来，六个孩子全都卷入了饱含浆汁的蕃茄大战。六个孩子，包括幼小的安吉在内，身上全都或多或少沾有黏乎乎的蕃茄汁和蕃茄籽。

柯林斯寡妇如果晓得眼下发生的事，也许会大发雷霆，但也只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摩根之所以来这里就是要把家人带走，以免受到她的不良影响。

莎拉一边想一边微笑着，这场蕃茄大混战完全是在无意中开始的：孩子们帮助她收摘蕃茄和嫩青荳，她将一颗蕃茄抛给韦斯，韦斯毫无思想准备……结果蕃茄啪的一声打中他的锁骨。是她错了？

韦斯笑笑，把身上的西红柿汁抹掉便完事了。她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后来她转过背俯身摘挂在低枝上的一颗蕃茄时，他将一颗蕃茄的汁全涂到了她的裤子后袋上。

这一下全乱了套，孩子们全都自由行动起来，收获变成了一场彻底的蕃茄大混战，一直从菜园打到了后院。甚至连狗儿也卷入了这场混战，胡奔乱窜，腾空纵跳，想捉住向未防备的背部掷去的火红蕃茄。

安吉躲在手推车后面，手推车上放着满满一蒲式菜蓝子的蕃茄，这使她拥有最多的弹药。她才四岁，不能像哥哥姐姐们那样掷得又远又狠，但她用不着那样干。他们全都要来手推车这儿补充弹药，她只要呆在那儿，等他们进入她的短小臂膀够得着的范围就成了。

莎拉刚想蹲藏在安吉身边，不料被韦斯飞掷过来的一个烂熟的大蕃茄击中胸部。

“韦斯利？迪安？福思特，瞧我怎样收拾你！”她高声嚷道，拿起一个又大又软的西红柿。韦斯跑开了。她跃过手推车追去，他一边朝她又讥又笑，一边奔跑后撤。她使劲将西红柿掷过去。

韦斯横冲过一边去，莎拉听见杰夫高声大喊：“小心！”

她看不清站在韦斯后面的陌生人——这时要躲避已为时太晚了。陌生人避让不及，抬起一只手臂挡在脸面前。那个蕃茄弹啪地一声打在他裸露的前臂上，炸开来，茄汁飞溅到他的灰棕色短袖汗衫上，一些茄汁流淌到了他的棕色灯笼裤的左脚裤管上。

莎技惊得睁大了眼睛，双手捂住嘴巴。哦，我的天。但愿他的衣服不难洗干净。但愿他有点幽默感。他的反应真快。他肌肉健美，一头浓密漂亮的平直黑发。他那深邃黑亮的双眸，闪烁出撩拨人心的火热目光，直送她的心房，激得她心房发颤。他的那双眼睛……好象在哪儿见过，有点眼熟。

她将捂着嘴巴的双手放了下来，瞄了一眼与他在一起的另一个男人。汤姆来这儿干什么，他的极富性感的朋友是谁呀？她的目光，像铁屑依附磁铁般又回落到陌生人身上。

她朝他露齿而笑，微微耸耸肩以示歉意。

他的脸色真是奇怪之极。被熟透的蕃茄砸得浑身上下都是汁水，可他一点儿也不气恼，反而显得饶有兴趣，好奇，甚至惊讶。嗯……好象有些眼熟，她在哪儿见过他来看？

接着，她明白过来，以前她从未与他谋过面，但她在那五个孩子的脸上见过那样的眼睛——虽然孩子们眼睛显得稚嫩些，更天真无邪些，却是一模一样的。一阵红潮泛起，她是否认他是孩子们的什么人，但办不到。她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最初的想法是：不！

将他赶走！

虽说她立刻承认，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自私，但禁不住要这样想。特别是她听到韦斯万分高兴呼喊“爸爸”时，感到心里一阵发紧难受。

“爸爸！”

那个茶色皮肤的高个男孩，一头扑进个头稍高一些、也是茶色皮肤的男人敞开的怀抱里。莎拉凝视着，那男人的那双坚强有力的双臂，将她的最大的孩子紧紧搂抱在怀里。

她抬起眼睛，极力想恨那个男人，但瞧见那男人万分激动的眼神，恨意又全消了。

双胞胎孩子朝摩根？福思特跑去，他将他们一起搂进怀里。

莎拉瞧见杰夫迟疑不定，身子直往后退缩，双手插在裤袋里，缩起肩膀站着。难道他认不得亲生父亲了？他眼望着她，目光探询该怎么办。尽管她的心儿碎成了两半，她还是示意他到父亲眼前去。他去了，摩根的一只强有力的手携起他，另一只手仍搂着其它三个孩子。

还剩下安吉一个了。她在哪儿？莎拉环顾四周，发现她蹲跪在手推车

的后面，将头伸向侧边，瞧着哥哥姐姐们拥在陌生人身边。

想到这个小女孩从未见过亲生父亲，莎拉心里便隐隐作痛。每个小女孩都需要父亲。

这个小女孩就更需要，她小小年纪就失去许多：最先失去了母亲和继父，然后又失去了加利——五个孩子刚到农场，安吉就立刻扑进加利的怀抱。

莎拉知道该做些什么事。可是，啊，上帝，干吗要这么心乱神伤呢？莎拉硬起心肠，深沉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安吉眼前，将她抱起来。

“来吧，乖乖，”莎拉耳语般说道，嗓音发颤，两手发抖。“我们去见你的父亲，好吗？”

“那个人真的是我的爸爸？”

莎拉俯视小女孩的那双疑惑的棕色大眼睛，极力挤出笑意来：“是的，宝贝，他真是你的父亲。”

她几乎被这些话语哽住了喉咙，出不来气儿。她该如何做完这件事呢？她该不该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手中呢？

最后，她把安吉交给了韦斯——韦斯转身在找他的小妹妹。

安吉怔怔地盯瞧着面前这个人的饱含热泪的眼睛，默默察看着他，仿佛在察看一件从未见过的东西似的。就像她第一次看煮芦笋那样，凑得近近的，小心翼翼的，搞不清楚该做些什么事，现在对这个人也是如此。“你是我的爸爸？”她终于开口了。

摩根？福思特沉重地吞咽了一下喉头，眨巴了好几次眼睛。他眼神中的万般柔情，使得莎拉的泪水夺眶而出，直流。她没听见他回答女儿的话。她简直再也受不了了。

这个男人来这儿，要把她的孩子们从她身边夺走。从他的脸神，从他对孩子们又是抱又是亲的欢喜劲儿，从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地流泪的样子，她看出了这一点。

当然，他们不是她亲生的孩子，但他们是她的心头肉。

而他却要来把他们抢走。

一片阴影扫过她的脸，挡住了下午炎热的阳光，她受冷似地打了个寒颤。一只手碰了一下她的手臂。“莎拉，怎么啦？”

莎拉又呆呆看了一会快活非凡，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父亲和孩子们，他们的谈话声传到她耳里时，成了一片嘈杂的嗡嗡声，原来她将视线转开了。

“你好，汤姆，”她怨恨地回答说。她的心在呼叫：干吗你要带他到这里来？

“你还好吧？”

她清了清喉咙，颤抖的手背擦了擦双颊，翘起脸，不去望他那友善关切的眼睛，“我还能好吗？”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不能，”他柔声说。“我想你不会好过的。”他深吸了一口气，将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我很抱歉。这样突然就把他带你这儿来了。他有一些上层关系。局里命令我带他到这儿来。可是，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对，”她低声说。“我们是知道的。不能想法子使这件事轻松些吗？”

汤姆神经质地清理了一下喉咙。

“请原谅，”莎拉说，转背对着他和其它人。“我得把剩下的这些蕃茄收回去，免得太阳晒坏了。”她脚步僵硬笨拙地走到手推车跟前，抓住放在手推车上的篮子提梁儿，却又久久没有移步。

还有什么用呢？地窖的一个架子上还藏有一些去年的蕃茄没吃完，何苦去收藏这一些？此外，现在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别人吃这些蕃茄了。

她想咽口水，但喉咙疼得厉害。为了孩子们，不管怎样她得打起精神来，不能让孩子们看见他们的离去给她造成什么样的痛苦。也许，他们还根本没意识到他们要离开这里。

她下意识地放开篮子，木然地抓住手推车的把手，将手推车朝后院门口推去。她要拿这些蕃茄来喂鸡，至少它们不会弃她而去。

在门口她停了下来。什么时候她变得如此自私小气了呢？这可是她的个性里从未有过的新东西，对此她很不喜欢。那些孩子需要他们的父亲，需要一个永久的家，需要一个他们熟悉、永远属于他们所有的人，而不用担心害怕，颠沛流离，从一个陌生人家里流浪到另一个陌生人家里。

他是他们的父亲，显然，他十分爱他们。他离开四年之久，那肯定是不得已的事。

现在，他肯定再也不会离开他们了——是他们的唯一亲人。

摩根无法将目光从美丽的小女儿身上移开，她是他的骨肉，过去还从来未见过呢。

他真想拉她进怀里，抱住她，吻抚她。但她显出一副有点动作不对劲便跑的神态，显然，她还是不太相信这位父亲。

安吉依偎在韦斯身边，站在摩根面前，她那又大又圆的眼睛，显出犹犹豫豫和责备的神色：“韦西说，我们的爸爸来了，就把我们接走。你要把我们接走吗？”

摩根蹲在她的面前，笑谜谜的：“你高兴吗？安吉？”

“不！”她叫喊道，双手搂住韦斯的腿

摩根晃动了一下身子，仿佛被人重重掴了一下耳光似的。除了风声以外，一切声响嘎然而止。他能期待些什么呢？对她来说，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一个个看着孩子们的脸：双胞胎显得神情迷惘，杰夫眼看就要哭出声来。摩根根本捉摸不透韦斯的表情，这使他烦恼伤心。

“你，你……”韦斯停下来清了清喉咙。“你回来再不离开了吧，爸爸？”

摩根审视大儿子的脸神，思忖大儿子茫然的神情里面藏有什么想法。“对，再不离开了，”他轻声柔气地回答说。“我永远回来了。我离开了情报局。除非我们大伙一块去，我再也不外出旅行了。”

韦斯神色轻松下来，笑了。

“莎拉也去吧？”杰夫问道，语气怯怯。

“莎拉？”摩根心里一片茫然。莎拉是什么人？

韦斯的问话给他解了围：“她去哪儿了？”

安吉转身，用手指了指摩根起初以为是韦斯的女朋友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掷出的蕃茄打中了他，弄得他上下身都是汁水，直到那时他才看清了她的眼睛。也只是那时，他才弄明白，她原来不是个姑娘，而是妇人，一个眼睛天蓝、性情活泼而又迷人的女人。

像一块砖头砸中了他的心窝。莎拉。莎拉？柯林斯！那就是他的孩子们的养母？那样一位打蕃茄仗的顽皮性感的女人？

他尚未回过神来，韦斯飞快地朝那个女人跑去，她正将一辆手推车推出后院的大门。

“莎拉！等等！”韦斯叫喊道。

莎拉把手推车停在门外边，急忙将脸上的泪水擦掉，把狗赶进后院，转身等韦斯。

“你把这些蕃茄送到哪儿去？”

她转身，提起车把手：“送去喂鸡。”

“为什么？我想，我们不是要把这些蕃茄用罐装藏起来吗？”

她仅是耸耸肩头，继续推她的车：“去年还余有许多，以后会有更多的蕃茄用罐子收藏起来的。”

韦斯赶上她，想要看清她的眼神：“怎么啦，莎拉？”

她无法回答。她的喉咙堵得慌，说不出话。

“是爸爸来这里的缘故，不是吗。”他在陈述而不是发问。

“别说蠢话，”她否认说。“这一直是你们向往的事——希望你们的爸爸回家来。”

我真为你们高兴。”

她心里也确实这么想的。她为韦斯高兴，为所有五个孩子高兴。然而，噢，上帝，她以前不懂得高兴也会这么伤人心怀。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转到眼下该做的事上：“你们孩子们干吗不带你们的爸爸和汤姆进屋去，请他们喝些凉茶呢？男孩子去冲个澡把蕃茄汁洗掉。我转回来后，女孩子和我也去洗澡。”

韦斯点点头转身走开。出于习惯，莎拉补上一句：“别全用热水洗。”

另外一件事是用不着她去操心的——全用热水洗的人。

她要操心的事多起来了：

一个小些的菜园。

罐藏的活儿少了，

我需要的热水。

她将蕃茄倒在鸡舍里，接着往后一跳，退出鸡舍。鸡们高兴得咯咯欢叫，扇动翅膀，争先恐后地啄食美餐。

她回到屋子，从厨房悄悄进屋，以免碰上任何人。男孩子已经从楼上的浴室冲完澡出来了，女孩子正在楼下的主浴室等她。

安吉和康妮默不作声，神情抑郁。莎拉知道应该跟她俩谈一谈，使她俩开口说话，但她办不到。此刻，她倒感激她俩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

才洗了几分钟，两个女孩就冲完了澡，穿上衣服走了，好让莎拉进浴室洗澡。她穿上一条整洁的牛仔裤——毫无引人注目之意。她顺手从一堆洗好的衣服上面抓起一件T恤衫，跟着又把它抛到了一边——此刻穿这件T恤衫很不合适。去年秋天，她用扫帚无意中碰着了韦斯的后脑勺后，他给她买了这件T恤衫。T恤衫真合身，淡黄色的颜色也与她的肤色般配。但她认为，摩根·福斯特对T恤衫上印着的黑体字会不高兴的：“我揍了我的孩子一顿。”

她穿上一件素蓝的衬衫，梳理好头发，对着镜子端详。一丝苦笑扭歪了她的嘴角。

有谁会认为，三十二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必要去追赶最新发型呢。金黄的长发披肩，烫成小小的头发卷儿流行起来——至少在十岁的女孩子中流行起来。去年圣诞节，有多少父母被迫购买那些电卷发器，好使得他们的女儿赶上最新的发型？

淡淡化点妆能遮住鼻子上的那些雀斑，染睫毛膏会使睫毛变得浓密起

来。她躲在浴室里，时间够久的了，但没关系。现在该出去自食其苦果了。

她走进厅里面，摩根·福思特与汤姆两人都站着。她注意到福思特先生身上的西红柿汁擦掉了，但衣服上还留有一些痕迹。汤姆有点紧张地清理了一下喉咙，？一作介绍。

“我……我已经听说了许多有关你的事，”她应酬说，强迫自己首先伸出手去。摩根紧紧握住她的手，热情而又大方。他那结有老茧的手掌和五个指头，放射出令人激动的电波，荡人心怀的电波沿着她的手臂向上传到心灵深处。她张大眼睛，对着他的眼睛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将目光移到他处。

他感觉到了她那深棕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明智——克制的光波。

她将手抽脱出来，极力使急骤的怦怦心跳减缓下来、当她意识到五双眼睛——不，六双——包括汤姆在内，双双眼睛都在充满渴望地望着她，两朵红云飞上她的脸颊。

“好啦，”汤姆的话语打破了厅里的沉寂。“我该回城去了。”

“你不留下来吃晚饭啦？”莎拉慌乱地问道。他不会真的离开她的吧？

“你会向上级汇报我们的事吗？”杰夫问汤姆。

莎拉心里感到发紧畏缩。孩子们是在跟汤姆开他们之间常开的玩笑，戏谑地要他相信，他们受到了多么大的虐待，这当然是玩笑取乐，揶揄莎拉的，汤姆对此心领神会。

不过，他们的父亲可能会认为，这可不是好笑逗乐的事。

“好的，”汤姆脸露惯常的笑容说，“我会打那样的报告的。”然后，好象莎拉的问题还嫌不够多似的，汤姆继续说他们往常开惯了的玩笑。“还有什么需要我补充汇报的问题吗？”

孩子们立即欢呼雀跃，开起玩笑来，每个孩子大着嗓门数落他上次探视以来莎拉做过的种种坏事儿：

“她还是强迫我们每天晚上刷牙齿！”

“对，还有早上也要刷牙！”

“还有，非要我们打扫我们自己的房间不可！”

“对呀，对呀。这不公平。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小孩子呀。”

“还有，可别忘了蕃茄的事。”

“首先是她硬要我们摘蕃茄——”

“然后是她向我们投掷蕃茄。能这样对待孩子的吗？”

“还有呢，现在连剩下的东西我们也吃不到了，她把这些东西全喂鸡去了。”

“就是嘛。今后鸡生的蛋可能都带有蕃茄味啦。”

莎拉的目光一直未离开过摩根·福思特。他在观看孩子们扮演的玩笑剧，眯缝着眼，目光从一个孩子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他不会误解眼前的事的——孩子们全都哈哈大笑，汤姆也是如此。福思特不会认真对待这个的。

那，为什么他显出一副要砸东西的样子？还是要揍人？

要是她弄清了摩根当时的想法，肯定会大吃一惊。他确实有这种念头。他心生妒忌，尽管他不喜欢妒忌，却无法排解。对于寡妇的种种关照爱护，孩子们所开的玩笑清楚地表明，他们非常喜欢她，信赖她，很高兴与卡特莱特建立了友谊之情。

对他来说，这是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却不是。连安吉也是那么欢乐活泼，乐呵呵地数落要她自己系鞋带的事。

卡特莱特宣布说，他已收集完了所有写报告用的抱怨材料，然后请摩根和莎拉送他走到他的汽车那儿。

来到屋外孩子们听不见话语的地方：汤姆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们两人都想尽快地把这件事解决掉。”

“还有什么要解决的？”摩根责问道。他的话语冷峻严厉，莎拉的脸倏地发白。

“他们是我的孩子。”

“对，福思特先生，”汤姆继续说道。“他们是你的孩子。这毫无疑问。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们目前仍然还属于州政府监护，归柯林斯太太临时照管。在法官签署文件同意你监护之前，他们是由州政府监护的。州政府让孩子们在莎拉家里继续住下去，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仅仅只要两天的时间。”

“四年多我没见过我的孩子了，而你却想叫我由于一纸令人作呕的文件走开，而将孩子们留给一个陌生人？”

“对你的孩子们来说，莎拉可不是陌生人，福思特先生，”汤姆提醒他说。“她是——”

“汤姆，”莎拉插话说。“我明白你想要做的事，我感谢你。”他是在极力拖延孩子们离开，越久越好。他知道她深深爱着他们。她感激地抚摸了一下他的手臂：“行呀。

真的。”

“我想做的事，就是维护法律，莎拉。此外，这可以给孩子们一点点时间作心理调整，做好离开思想准备。”

莎拉想望的事，就是让孩子们多在她家里呆一天，也许两天。如果他们现在就离开，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些。但汤姆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孩子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了解他们的父亲。如果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做这件事。他们的心理会轻松得多的。

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究竟在做什么，就主动提出把客房交给摩根？福思特使用，他接受了。

第二章

莎拉在晚餐桌上摆出如此丰盛的食物，简直令摩根不敢相信。这么多的食物足够他吃两个星期。在国外逃生时，他只能吃到一点点食物。油炸鸡的香味馋得他膝盖发软。

好多年来，他未见过一次有这么多的食物。在饮食上，这个寡妇肯定不会克扣孩子们。

也许是他错看她了。毕竟，孩子们似乎个个非常喜欢她。

当然，要是他的养母中有人像莎拉？柯林斯那样，他可能会连她走过的地面也要崇拜的。在韦斯那样的年纪，他也会对一些事情虔诚膜拜的。

采买这么多的食物，她的花费肯定超过州政府给她的钱。直到孩子们

玩晚间游戏“什么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时，他才不这样认为。鸡是他们喂养和宰杀的。油炸这么多鸡肉——至少有两只，鸡肉吃得太快无法数清有多少块。玉米，青荳，西红柿，生菜，豌豆，还有马铃薯全都产自屋后的菜园。牛奶和奶油产自自家养的奶牛。有谁听说过奶牛取名埃德娜的吗？

即使是抹饼干吃的蜂蜜，也是农场里养的蜜蜂酿造的。

根据孩子们的说法，餐桌上的唯一“外买”的配料是面粉，发酵粉，用于制饼干的食盐，以及炸鸡子的食油。

这么说来，他起先对她的看法不太错，她在居家用品上并未花许多钱。

而孩子们要担当多少农场活儿呢？经营一个农场是要好多精力的，哪怕是照管八十亩地的小农场也不容易。一个女人独自一人经营农场是办不到的。她如此急切收养五个孩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摩根对莎拉·柯林斯的看法坚定起来，心里很是满意，于是动手吃起来，桌上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只能吃捕杀或偷来的东西以及后来吃了一个星期的医院玉米粥之后，他对寡妇的盛情款待毫不领情，心里绝无内疚之感。在他弄明白是他自己的孩子们干了提供饮食的大部份活儿后，更是如此。

莎拉在餐桌旁坐下来，见摩根·福思特坐在桌上的另一端，而不是坐在往常空着的那张椅子上——加利坐的椅子，心里猛然格登了一下。她极力不去望他，但每一次她抬头看时，她的目光总会与他的目光相碰。

某些女人会把他的这双眼睛称做“钩人魂魄”的眼睛。这双眼睛呈深棕色，上下眼睫毛又黑又密，密得女人都要妒忌起来。他那火辣的眼神，使得她浑身一阵阵颤栗。

这是双陌生人的眼睛，然而又是那么眼熟。这双眼睛对周围的一举一动极为机敏，眼光扫过房间，决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情况。这双深究好奇的眼睛，正在寻觅她不晓得的问题的答案。

他瞧着桌上的食物时，双眼显出饥饿的神色。对这么多食物他似乎感到有点惊讶。

他凝视他的孩子们的脸时，这双眼睛迸发出浓烈的爱意。他的孩子们。这是真的，他们是他的孩子，但她是把他们当作亲生孩子来爱的。天哪，没有他们，叫她怎么活得下去？

摩根·福思特正把她的生活方式破坏得七零八落。灾难每十年就要降临到她头上一次。她十岁时，母亲死于癌症。二十岁时，父亲死于中风。三十岁时，丈夫被心脏病发作夺去生命。

按她的思路，直到四十岁时她才会又失去亲人。然而现在她才是三十二岁——摩根·福思特就坐在那儿了。

她眨了一下眼睛，将泪水挤掉，使心思回到现实中来。

“上帝呀，罗布，吃慢点嘛，”康妮说。“你想要爸爸认为你是头猪吗？”

“哎，我刚刚——”

“给怪兽喂食，”康妮和韦斯同声替他说完那句话。

莎拉对孩子们的玩笑报以一笑。罗布的胃口成为笑谈的材料，孩子们笑话他不是把食物倒进了无底洞（最爱用“怪兽的肚子”），就是讥嘲他吃的东西像是晨雾被太阳蒸发了似的，因为他吃了东西不认账，像哥哥那样苗条得像根竹竿。

她用饱含爱意的目光瞟了他一眼，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她咬住嘴

唇没笑出声来，将笑脸换成严肃的神情。“罗伯特，”她说，“我想你的那个朋友要送到外面去才行。”

“呃？”罗布口中塞满了马铃薯泥，模样显得有些惊慌。只有他惹麻烦时，她才叫他罗伯特。他咽下口中的马铃薯，说：“什么朋友呀？”

莎拉咬住嘴唇，才忍住未笑起来：“那个从你衬衣口袋里伸出个脑袋来的朋友。”

“你们看！”安吉尖声叫喊道，用手指着罗布衬衣上那截粗短的东西。

康妮厌恶地掉开头不看，杰夫离开罗布坐到桌子对面去，韦斯摇了摇头轻蔑地抿起嘴唇。一阵压住嗓门的低语声，从摩根就坐的那一端传出来。所有的目光全都注视着那条小蛇圆溜溜的灰色脑袋，它正从罗布衬衣口袋里伸出头来，滴溜溜地窥视。那个细小的蛇头伸出来更多了，露出了颈部有一圈黄色。

罗布“哨”的一声放下手中的餐叉，将小蛇塞回口袋里。他抬头瞧了一眼莎拉，羞愧内疚臊红了他的脸。他将目光转向父亲，然后又转回到莎拉脸上。“真对不起，”他做了个鬼脸说。“我把它给忘了。”他没有多作解释，便离开餐桌走了出去。

罗布走开后，摩根迷惑不解地注视着莎拉。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如此平静地面对餐桌上出现了一条蛇？显然，她一点儿也不惊恐难受，倒是强忍住发笑。她那湛蓝的眼睛，闪烁着欢乐的火花。

一会儿后罗布就回来了，向餐桌走来的半路上停了下来，转身到水池洗干净双手。

“我把它放到菜园去了，”他嘟哝说，坐回他的座位上。

“谢谢，”莎拉说。“我相信它在那儿要快活得多的。”

罗布用眼角的余光斜瞅了一眼父亲，看他是否会说些什么话，然而摩根尽力忍住笑，只顾埋头吃饭。

以后再没什么插曲，吃完饭了，大家从饭桌旁站起来，桌上仅落有一丁点儿的土豆泥，安吉的餐盘剩有一点儿肉汤。仅几分钟的时间，足够摩根吃一个星期的食物，便被一扫而光了。他已经忘记，要给孩子吃多少东西才养得大了。

这可是一件要好好考虑的事。他自己从来很少煮吃的，如果他和孩子们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得雇请一个厨师才行，还得雇一个管家。

“今晚轮到谁收拾厨房？”康妮问道。

“莎拉，”杰夫说。

“不，莎拉轮过了，”莎拉回答说。“莎拉昨晚做过了。”

由于相信轮流值日的事会解决好，厨房会有人收拾干净的，莎拉提起那只装有青菜荳的桶——青菜荳是孩子们今天早些时候摘的，悄悄溜到装有护板的屋后走廊掐荳子。

走廊通到屋子东边一半的位置。今天这样的傍晚，这儿真凉爽。这是个避开摩根·福思特的好地方。那个男人把她的心魂全给弄乱了。

莎拉将一个小桶放在身边装荳筋，膝盖上放个碗装要吃的青荳片儿，开始掐起青荳来。这个活儿使她得以自由自在地想心事。

摩根·福思特来这儿领回他的孩子。这使她的心隐隐作痛，想要恨他，却又恨不起来。他是他们的父亲，而且他们喜欢他。他们理应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们需要他。每个人都需要有个父亲。

在摩根？福思特面前，她心儿狂跳，呼吸不畅，是害怕失去孩子们的缘故。但她身上那些久已忘却了的女人的隐私部位，燥热阵阵，酥痒颤动，这却是“害怕失去孩子们”那个原因解释不了的。

门帘吱的一声开了，莎拉挺起身子，见是安吉，又放松下来。安吉来到莎拉身边，坐在地板上，将她的碎布片做的洋娃娃伊丽莎白？安放在一个膝盖上，她的棕色绒毛玩具熊金格尔斯放在另一个膝盖上。

莎拉闭起眼睛，动手掐另一颗青菜荳的豆筋，一边倾听安吉与她那两个不会做声的朋友的感情交谈。厨房里传来一阵餐盘磕碰的叮当声，韦斯与杰夫为那个汤碗该放在洗碗机的底格还是顶格的争吵声。

安吉开始细声呀呀唱起来，不久唱歌声被狗的吠叫声淹没了。莎拉睁开眼睛一看，不由得开心地笑了。原来是康妮和罗布在后院掷飞碟玩，那两只德国牧羊犬克米特和皮吉小姐，向上伸展前肢想要接住飞碟。

罗布将飞碟飞掷过康妮的头顶，克米特觑准时机，咬住飞在空中的塑料飞碟，飞跑而去，两个孩子和皮吉小姐尾追过去。两个孩子和两匹狗绕房子奔跑了两圈，孩子们才设法赶上克米特，从它口中取回飞碟。

失去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声，这幢房子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已记不得，他们来这儿之前房子的情形了。加利活着的时候，整天外出工作，莎拉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但那时她丝毫也未感到孤独，她有鸡儿要照看，有菜园要管，好多好多的家务活儿使她整日忙乎乎的。晚上，加利会回到家里来，有人与她一道分享快乐的日子，分享她的生活，这使她心里有安慰和依托。不，那时她决不孤独。她手脚勤快，心里充实。

现在，孩子们离去后，她要干的活更多了。从前，她没有养马和那匹奶牛，也没有养狗。现在的菜园是从前的三倍大。不错，今后她会更忙的。但她却已经感到孤独钻进了她的心里。

这是一种新产生的心绪，与过去的完全相反，令人不快。她将这种念头抛到一边去。

然而，一旦孩子们离去后，这种心绪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趁着孩子们还在这儿，她要珍惜每一分钟才行。

她将停歇在鼻尖的一只苍蝇赶走，伸手取另一片青菜荳来掐，这才惊奇地发现桶空了，青菜荳全掐完了。

就在这时，门帘又吱的响了一下，韦斯和杰夫走出屋子，跟在后面的是他们的父亲。

摩根朝她点了点头，跟着将目光转到安吉身上，她仍然坐在地板上，默不作声。安吉怯怯地侧身靠紧莎拉的大腿，仿佛要寻求保护躲避他，莎拉见他咬紧下颚，眼睛显得更黑了。

“太阳落了，”韦斯告诉莎拉说。

“是呀，”杰夫说，“到干活的时间了。”杰夫似乎在父亲面前变得自在轻松了。

但安吉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才行，还需要一点点帮助才行，只有莎拉才能给予这样的帮助。

“好了，”她说。“先让我把这些荳子放进冰箱。”

“要帮忙吗？”是摩根在说话。她有一会儿以为，他是在跟她说话。需要帮忙？将一碗青菜荳放进冰箱也要人帮忙？她望了他一眼，原来他不是在对她说话，而是在对韦斯说话。她摇了摇头，把碗端进屋去了。

摩根盯着莎拉被牛仔裤子绷住的优美臀部，直望到她消失在门帘后不见了为止。

他说不清楚更喜欢哪一部份——是她浑圆丰满的臀部呢，还是她那 T 恤衫里乳峰无拘无束颤动的胸部。他极舍不得地朝韦斯转过身去。

韦斯耸耸肩，开口笑了笑。“拿上你的鹤嘴锄，”他说。

拿上我的鹤嘴锄？摩根脑里一片茫然，一会后才回过神来。哦，对。干活儿。帮帮忙。

“莎拉照管鸡和牛，但今年我们没有养菜牛，因为冷藏箱都装满了。”

“我喂养鸭子和鹅，还负责找蛋，还帮助莎拉寻找鸡生的蛋，”杰夫得意地说。

“康妮喂养蒂皮和狗。”

“蒂皮？”摩根不解地问。

恰好这时，后门附近响起一阵铃铛声。杰夫用手指了指那头黑白花的努比亚山羊，山羊颈部的皮圈上挂着一枚三英寸长的铃铛。“那就是蒂皮。”

“罗布喂马儿，马儿需要洗刷打理时，谁有空谁就帮他的忙，”韦斯补充说。

“你干什么活儿？”摩根问。

韦斯咧嘴一笑：“我给埃德娜挤牛奶，喂养看仓库的猫，给它们吃的食物，刚好能迫使它们四处走动捉老鼠。”

“别忘了安吉，”莎拉说，从屋里出来回到走廊。“她干最重要的活儿。她是我们的水姑娘，对不对，宝贝？”她朝安吉眨眨眼，安吉回她一个咧嘴微笑。

“说得对极了，”安吉神气地说。“我就是那个水姑娘。个个都需要我。”

“水姑娘做什么事呢？”摩根问道，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生怕把她吓跑了。

父亲跟安吉说话时，安吉的脸上露出了羞怯的神色。莎拉赶快走上前去，拉住她的手。如果安吉和她的父亲想要彼此熟悉了解，莎拉认为，眼下可是助他们一臂之力的最好时机：“我们做给你的爸爸看一看，水姑娘是干什么的，好不好？”

站起来之前，安吉用那只空着的手小心地把伊丽莎白·安和金格尔斯放在莎拉刚才坐过的椅子上。“现在你们两个坐在这儿等我回来，”她柔声细语地对它们说。“我一会儿后就会回来的。”接着，她借助拉着莎拉的那只手站了起来，腴腆地瞧了一眼摩根，马上将目光收回到莎拉脸上：“行了，我准备好啦。”

他们一伙离开走廊，穿过后院。康妮和罗布加入进来。那两只德国牧羊犬冲在前边，朝门口跑去，罗布将牧羊犬堵回去关在院子里。牧羊犬低声吠叫，抗议将它们留下来。

摩根饶有兴趣地环顾这个孩子们住了两年之久的地方。那个菜园，在院子另一头，真大呀。院子的这一头有个鸡舍，鸡舍用篱笆圈围起来。在鸡舍北边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牲口棚，山羊、奶牛和马儿在牲口棚前面不停地走动。离开牲口棚不远的那边，有一个用水泥炭灰空心砖建成的护井小棚。小棚旁边，是一座可移动的金属结构小屋，那肯定是作坊，或是工具棚，吃晚饭时韦斯曾提起过。作坊旁边；在一棵高大的古榆树向外伸展的树枝下，停放着一架清洁闪亮的刈草机，还有一辆黄色的大型凯斯牌拖拉机。

建筑物四周长满了厚密茵绿的百慕大草；东边的远处山坡上，长的是草原的本地草类和一丛丛的画眉草。

整个住处给人一种收拾得井然有序的感觉，布局得体，静温安详，安全感油然而生。

他一生——至少是成年以来心里总是很踏实、从未真正感到过不安全。然而在这里，如此充实安然的安全感，是从未感受过的。这个地方让人感到……舒适愉快……有如回到了温馨的家。

他耸耸肩头，将这样的感觉抖落掉。这不是他的家。孩子们不会在这儿呆多少天了。

他将心思转回到刚才走廊上的情景。灰色。莎拉的眼睛似有云天空的灰色。可是今天下午，吃晚饭时，他却看见她的眼睛是湛蓝色的。

这也许是灯光捣的鬼。他抬头瞧了一眼，见大家一个个散往不同的地方，于是将漫游的心思抓回到现实中来。他蹲在安吉身边，但又小心地不靠得太近，她站立在一个全天候水龙头旁，水龙头和她一般高。

过了一会儿，罗布从牲口棚那儿高声叫喊道：“让她来扳，安吉！”

摩根兴趣益愈浓厚地观看安吉干活的过程。水龙头安了两个管嘴，接在一个管嘴上的软管盘绕过鸡舍的墙角。另一个管嘴上又装有两个管嘴，管嘴上接上了软管，每个管嘴的扳手上画有一个小巧的图。

软管伸延出去的那个管嘴上画有一只鸡。另一个管嘴上的扳手上画有一只鸭子和一匹马，分别画在扳手的两边。安吉先将所有管嘴上的扳手板向马的位置，然后双手抓住水龙头上的大扳手，目中发出嗨嗨的声音，使劲将扳手朝头顶上方推。摩根捏紧双拳，克制自己不去帮她。她终于将扳手推了上去，他一身松了下来。水管发出一阵嘟嘟流水声，一条软管在地上抖动了一下，眨眼功夫，水流从罗布抓在手里的软管喷射出来。

“看见啦？”安吉说，抬头瞧着父亲。“太容易了。”

“我要水！”杰夫喊道。绿头鸭仔围绕在他四周。一只焦虑的鸭妈妈嘎嘎的叫声，听起来像是人的沙哑笑声。安吉准确扳动扳手，让罗布把鸭舍里的塑料小水池注满水。

孩子们配合默契，活儿干得顺手开心，不知不觉中干完了好多活儿。

每个人用完水后，安吉双手向上，抓住龙头上的大扳手，双脚离开地面将全身重量坠吊在扳手上，扳手一点一点向下移动，最后回到关的位置。一条软管最后抖了一下，摩根听见水流回落水管的 声。

真是做得干脆利索。他纳闷，莎拉干吗不在牲口棚外面另装一个水龙头呢。她当然不想让软管摆得到处都是，冬天软水管会结冰破裂的。这就是说，冬天要用桶之类的东西运抵。他觉得，再安一个水龙头，要比现在这样的安排方便得多。

几分钟后，大家聚拢在安吉的水龙头旁边，韦斯提着一桶牛奶，莎拉提着一桶棕黄色的大鸡蛋。他们一边往屋子走，一边七嘴八舌向家畜家禽道“晚安”。

“晚安，鸡宝宝！”

“晚安，埃德娜！”

“晚安，鸭宝宝！”

“晚安，鹅宝宝！”

“晚安，猫宝宝！”

然后，大伙齐声说：“晚安，朋友们！”

摩根笑眯眯地望着他们玩乐。上帝，他从来还未见过他的孩子们这么快乐，这么爱玩笑。他想，孩子们是打心眼里快活的，真情实意的快活。乔伊斯把家管得死气沉沉，刻板，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得弄乱东西，不得大惊小怪，不得喧哗。一切东西都得放对位置，其中包括孩子们，还包括他。

莎拉？柯林斯却不像乔伊斯。她的家，她的整个农场，事实上看起来极为井然有序。

这是一种充满欢乐快意、笑声盈耳的家规，孩子们在这样的家规里茁壮成长。

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能耐的想法，掠过他的心头。他有能力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如此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吗？能另外提供一个他们如此喜欢的地方吗？

孩子们对莎拉？柯林斯的深厚感情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他怎么处理？

他的思绪由此转到他自己对莎拉？柯林斯的感受上。他做好了恨她的思想准备来这里，要把孩子们从苦难的生活中解救出去。可是，在他见了她那双湛蓝的大眼睛——也许是灰色的眼睛——之后，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没有想过的想法，一个完全与此事无关的念头。

莎拉踮起脚尖走过摩根？福思特的房间，悄无声息地走上楼查看孩子们睡觉。孩子们已入睡两个小时了。她习惯了在自己睡觉之前去看看孩子们，她不想因他们的父亲来了而中止。

她饱含爱意地瞧看每个孩子的宝贝脸蛋，在每一个可爱的孩子额头极轻极轻地吻了一下。

韦斯和罗布睡着了，这真是太好啦，不然他俩是不会让她亲吻的。他俩早就认为，他俩年纪太大了，再不能接受母亲般的亲吻了。

她在每一张床前徘徊，看来看去。一阵极度痛楚袭上心头。她还能多少个夜晚查看孩子们睡觉，给他们掖被子，睡前亲吻他们道晚安呢？一晚？还是两晚？

上帝啊，请别让他带走他们。

几分钟后，她转回楼下，见摩根的房门打开了一半。在厨房里，她见他正在取一杯牛奶。真怪，他看起来不像是爱喝牛奶的人。

“请你别介意，”他举起杯子对她说道。“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牛奶。事实上，这是好多年来我第一次喝牛奶。”

莎拉努力笑了笑：“当然不介意。你什么时候想喝只管喝。”

摩根喝完杯里的牛奶，转身将杯子冲洗干净。莎拉喘了口气。他那米色的毛线衫上残留着一条粗粗的干血渍，看起来于血渍粘住了他的皮肤。“你出了什么事？”

他转过身来，探究的眼神在问：“你在说什么？”

“你的背。”

“我的背怎么啦？”

莎拉双手搁在臀部，扫了他一眼：“首先，你的背上有血。第二点，我很有理由认为，如果你脱毛线衫，会连带着撕扯下一大块皮来。”

摩根显得有些茫然。他转头看映在水池上方玻璃窗上的自己背影。“哦，那个。没事。那是我回国途中的一件小礼物。”

“瞧你到过多好的地方，福思特。来吧。”她抓住他的手腕，带他朝他的房间走去。

“我们看看，是否能把毛线衫脱下来，又不扯脱你的皮。”

摩根乖乖地跟在她后面：“以前我叫过一些女人为我脱衣服，她们从不敢用那样的语气说话。”

莎拉停下来，转头，慢慢地从上到下打量他：“我敢。”

慈善的主啊，她在做些什么事呀？她在跟他调情！她已无法记得最后一次与男人卿卿我我的情景了。这可是个她压根儿不愿管其闲事的男人。他会怎样看她的呀！

“我们先把背上血块浸湿松软起来，”她说。几分钟后，她让他脸儿朝下趴在床上，身下垫着干毛巾，身子两侧也塞了一些毛巾，一块温湿的毛巾盖在他的毛线衫的背部。

她一次又一次将那块湿毛巾浸进一桶温水里，然后将浸有温水的毛巾涂擦于血块处，使血块松软起来，好将他的毛线衫脱下来，又不弄伤他的皮。

“我很想感谢你为我做的事，”他柔声说。

莎拉的双手停了一下：“别客气，不用谢。让他们住在我家里就是最好的谢意了。”

对我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点我看得出来。”

“他们对你从未失去过信心，你知道，”她主动说，“连一分钟也未有。他们大家，甚至小安吉，她未见过你的面，全都深信不疑，总有一天你会来接他们的。他们非常爱你。”

“除了安吉外，他们都爱我，”他说，语气无不伤感。“直到昨天我才知道有个她。”

她已经从韦斯跟她的谈话里晓得了好多事情：“给她一些时间吧。她这么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她先是失去了母亲，跟着失去继父，后来又失去了加利。”

“加利是谁？”

“他是我的丈夫。孩子们刚来这里时，安吉不愿挨我的边，倒是喜欢加利，加利也喜欢她。三个月后他就过世了。她真伤心呀。”

摩根呼哧了一下鼻子：“你不伤心？”

莎拉挺直身子，说：“瞧你竟问出那样的话来。我都忘了毛线衫已经给浸松了，我来给你把它脱掉。”

“别紧张嘛，”他对着枕头说，“我的意思是——”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意思呢，福思特先生。我非常爱我的丈夫，告诉你。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事，我是在说安吉。”

“难道你不能叫我摩根吗？称福思特先生听起来太无味，太生疏了。你看看，此刻咱俩是怎样共享一铺床的。”

对他这种挑逗话语，莎拉本想发一通不伤大雅的怒气，却又发不起来，反倒笑了：“我想，此刻我们是同床。孩子们会怎样想呢？”

“我不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语调变得严肃起来。“但我懂得韦斯看你时的眼神。他会妒忌得要死的。”

莎拉将被血块弄脏了的湿毛巾啪的一声扔进桶里，水花四溅：“真荒唐！”

“我荒唐？”他用一只眼睛向上望着她。“我记得十五岁是怎么回事。我不会责备他的。如果我的继母中有人像你这个样子，我很可能现在还跟她同居着。”

“你在一个收养人家里生活过？”

“好几个，”他点头说。“我的大儿子可是对你热心得很哩，柯林斯太太。”

“这是我听到的最令人气愤的话！”

“但，这是真话。”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事实会一清二楚的。”她语气决然地说。“坐起来，你的毛线衫现在已经松脱了。”居然认为韦斯在追她，这个想法多荒谬，多令人恶心。

摩根坐起来时，引动得床铺一阵嘎吱作响。她把毛线衫往上卷到他的背部，他将毛线衫从身上拉脱下来。一道难看的伤口，从他左肩横过背部伸延到右边屁股的中间，一块曾经是白色的纱布贴在离他右手肘窝几英寸的地方。

她不去理会那块脏污了的纱布，只顾清洗那个大伤口。她的手指顺着伤口摸去，寻找发炎的地方。她猛然意识到，她的手是在他背部平滑紧绷的皮肤上东摸西摸，一阵臊热飞上她的脸颊。她感觉到她的手掌下，他的块块肌肉收紧起来。

慈善的主啊，她在干什么呀？她急忙将手移开，瞧着他那晒成茶色的宽阔背部，心想，虽然摩根？福思特无意中使她忘了羞耻，也该咒骂。

接着干吧，莎拉。

她把用维他命 E 和蒜油调制的药膏搽到伤口上，心里一直在想：他去了什么地方，四年来他在忙些什么，结果离开孩子们这么久。他浑身肌肉岩石般强硬，一块块鼓突起来。但皮下的肉不够多，对他这样身架的男人来说，稍为瘦了点。也许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他没有吃多少东西的原因，她想。

她将他身侧的那块纱布扯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别把皮肤给扯痛了。这个伤口看起来没有感染，但还在细细渗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问道，语气关切。

“两个星期前。”

“两个星期前！这两个伤口几天前就应该结疤了。你是怎么处理伤口的？你干吗不去看医生？”

“看医生？回美国后，我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星期之久。我向你保证，我看过好多医生的。”

住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伤口还是这么糟糕，可想而知，伤得多厉害，想到这，莎拉不禁打了个寒颤。“如果我是你的话，就自己另找医生。”

她用纱布包住他的那两个伤口，然后说道：“早上我有机会再来检查这两个伤口之前，别穿衬衣。”

摩根坐起来望着她，直视她的眼睛：“谢谢。你是个好女人，莎拉？柯林斯。”

莎拉嗤了一声鼻子，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她的轻蔑。她怒气冲冲，快手快脚地收拾起毛巾和水桶。

“我可不好，我是个傻瓜，”她厌恶地说。

“干吗这样说话？”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之后，你突然钻出来要把孩子带走，任何一个心理

正常的女人，都会憎恨你的。”

“而你，不恨我吧？”

她站在他的面前，心里发紧，不知所措：“我真想恨你，但做不到。至少现在做不到。也许，你走了后，我就做得到了。我爱你的孩子，摩根。我是把他们当作亲生孩子来爱的。在我的心里，他们是我的。我无法生育我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们弥补了我生理上的缺陷，我原先不知道有这样的缺陷存在。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你同情我。同情是我最不想要的东西。我只是想让你理解我的感受。你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爱你，需要你。他们等了你好久，等你回家。”

莎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眨眼将眼中泪水挤掉：“如果你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家，跟他们呆在一起，而不是满世界漂泊，我想，这才是给孩子们的最好东西。我真高兴，为了孩子，你来了。我会想念他们，想得发疯的。他们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理应跟你在一起。”

她转身离开他，簌簌泪下，满脸是泪。

摩根凝视着无人的门口，倾听她轻盈的脚步声走过房子，皱眉沉思。他心里毫无怀疑，她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心实意的。

这个女人真有风度。

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当然是灰色的。

莎拉躺在床上，望着户外路灯映照在天花板上的亮光，好几个小时这样睁眼望着。

算了，她对自个说。就算是我被他迷住了。那又怎么样？最后一个迷住她的男人是加利。那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这次却不是如此。摩根？福思特在这儿仅呆几天，只呆到重新获得对孩子的监护权为止，然后他就要离开，一去不复返，孩子们也是如此。

算了，伤心就伤心吧。这不是第一件伤她心的事，也不会是最后一件。

他有着世界上最动人的肌肤，这与她有什么关系？还有他那世界上最雄健迷人的胸部！以前，她从未见过，成年男子的胸口是没有胸毛的。他的胸口真光滑，晒成健康的茶色，肌肉构成山丘和山谷，逗引女人的手去触摸探求。

但不是她的手。不，决不是她的手。

尽管几乎彻夜未眠，不用闹钟，莎拉还是在太阳初升的通常时刻醒了。醒来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睡在她家客房的那个男人。今天早上他的背伤变得怎么样了？

她煮好咖啡，然后去放鸡，让鸡自由活动。她得等到孩子们下楼来之后，才去检查摩根的伤口，到那时他肯定睡醒了。在孩子们的一片闹哄哄声中，他不可能不被吵醒的。

孩子们一走出屋子干早晨的活儿（活儿很少），莎拉就敲响了摩根的房门。房门马上开了，她见他照她昨晚说的话做了——没穿衬衣光着上身，她心里一阵发紧不自在。

她不知眼睛望哪儿好。他那宽阔光裸的胸膛，使得她的呼吸莫名其妙地急促起来。

他那深邃的深棕色眼睛，使人不再感到安全。

“早上好，”他嘟哝说。

她一走进他的房间，他立即把房门关起来。她想要把房门打开，他制止说：“我不想让孩子们看见我的背伤。”

莎拉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他们两个都没有尴尬不自在的感觉。“转过身去，让我看看那些纱布。”

他转过身去。她撕去胶布，揭掉纱布，见伤口好多了，很是高兴。“不用再敷纱布了，让伤口接触空气好得快些，”她说，将搭在肩头的T恤衫递给他。“你穿上它，就不会弄脏你的衬衣了。我想，它够宽松的，好让空气流通。”

摩根举起肥大的T恤衫，做了一个鬼脸。T恤衫肥大得足可将他从头到脚套进去。

“你丈夫的？”

莎拉笑起来：“天哪，不是的！加利的个头还没有你的个头大。那曾经是我父亲的。”

“曾经是？”

“十二年前他就去世了。”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收藏着他的T恤衫？”

莎拉只是耸耸肩头，不愿告诉他原因。她的这个动作，让人感到她在极力回避这个问题。

五分钟后，他们大家坐在桌旁吃早饭，安吉突然用手指着父亲质问，将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来：“他为什么穿着你的睡衣呀，莎拉？”

莎拉的面额臊得飞烫，一片鲜红。

摩根差点被口中的咖啡呛住。

第三章

从早餐那时起，莎拉整天闷闷不乐，情绪低沉。一吃完早餐，她就跑出屋子来到菜园。她气得不行，不知是要把刚才拔起来的杂草塞进安吉张开的口中，还是掷到摩根？福思特的脸上，或是塞进杂草根扯离地面造成的泥坑里。

每次她抬头张望，总是见摩根站在附近注视着她，显出沉思的眼神。他微微抿笑着朝下瞧瞧身上的T恤衫，然后又看看她，再后用手掌后部擦擦T恤衫的胸部，笑得嘴儿咧开了。他那种笑模样逗得她心里真乐。

早上的时间，这样的动作他做了好几次，每一次他这样做，总要逗得她直想笑。后来，他走进菜园来到她身边，她则假装全神贯注在一行洋葱上面。恰好这时，杰夫和罗布飞跑来到菜园篱笆旁，使她避免了应付摩根。

“我们可以邀请本和肯尼两人过来，与爸爸见见面吗？”罗布问道。他和杰夫一会瞧瞧莎拉，一会看着摩根，不知该问哪个人才好。

莎拉一点也没有犹豫。他们是摩根的孩子，但这是她的家。她不想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以为她会顺从他，由他来决定谁该来家谁不该来，于是决然回答说：“当然可以，邀请他们来吧。”

“太好啦！”杰夫欢呼说。两个孩子一步三跳地奔回屋子，弄得门帘发出

的响声。

“本和肯尼是谁？”摩根问道，将目光从屋子转到莎拉身上。

“他们居住在我们的后边，在山坡那边。他们是罗布和杰夫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的父亲，巴里，是个农场主；而丽塔，他们的母亲，自从读中学起就是我的至交。”

摩根嘿嘿笑着，抬起额头，一只手摩挲着脑部：“你的至友知道，你把自己的睡衣借给你几乎不认识的陌生男人穿吗？很少有女人愿意给一个陌生男人脱衬衫的。”

“哦？”她说，装出迷惑不解的样子。“她们不愿意吗？真好笑。我总是这么干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爸爸，我就要留神些，”韦斯突然插入他们的谈话，使莎拉吃了一惊。“下一次你需要借她的睡衣穿，她可能会把她那件小小的粉红丝带睡衣借给你。

穿上它，你会显得更滑稽。”

摩根嘲讽的眼神不见了：“粉红丝带睡衣，嗯？”

对他那样的说话语气和眼色，莎拉极为生气。在他昨晚对韦斯作出那样的看法之后，她十分明白，此刻他心中的想法。他认为，她常常穿着紧身睡衣，在极易上钩的十多岁儿子面前走来走去，卖弄风骚。她张开嘴巴瞪视以使他恢复常态，跟着又紧紧闭上嘴巴，露出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情。她凄测地想，他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好了，随他去，没有任何必要跟他作解释，反正他也不会在这儿呆多久，他一走，愠悒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来呀，爸爸，”韦斯说，对眼下发生的事懵然不知。“我领你去四处看看这个地方。”

莎拉怒望着他俩离去，一言不发。够了，这样用手拔杂草。她想要拿点什么东西来出出气，于是愤激地抄起鹤嘴锄，将恼恨一股儿全发到杂草头上，这些杂草竟然胆敢肆意强占菜畦间的走道。

罗布和杰夫 啷一声从屋子后门冲了出来，跑过莎拉身边，没顾得上看她一眼。他俩成之字形往屋后的山坡上跑去，显然是去见本和肯尼。

莎拉喘了几分钟粗气后，弯腰撑着锄把，俯视菜畦间的走道，心想，她会更经常来菜园发泄心中的愤怒——这次锄掉畦间走道杂草的时间，还不到平常的一半。

“爸爸，你想从哪儿看起？”一离开菜园，韦斯便问道。

“我们就从那件粉红色的丝带睡衣开始吧。”

听见摩根语气严厉，韦斯急忙转过头来，额头低垂，神情戚戚：“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莎拉？柯林斯经常穿着袒胸露背的粉红色丝带睡衣，在十多岁的小伙子面前扭腰挺胸地走来走去吗？”

韦斯吃惊地瞪大双眼，说：“没有，当然没有。那件睡衣不是袒胸露背的。”摩根盯瞧着韦斯，韦斯蹙了蹙眉接着说：“我们刚搬来这儿住时，加利就给她买了这件粉红色的丝带睡衣。他叫她试穿这件睡衣让他瞧瞧，她穿了。这件睡衣她就试穿了一次，就是一次。”

儿子眼中闪着怒火，摩根心里明白，他刺痛了儿子的神经：“那肯定是差不多两年前的事了。你至今一点一滴记得一清二楚，当时的情景肯定给你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真的，印象很深，”韦斯承认说，语气不无自我辩护。“莎拉穿上像妈妈经常穿的那种衣服，我仅见过一次。她曾经说过，这件睡衣使人皮肤发痒，浑身难受。干吗你对这件事如此小题大做？”

摩根不理睬这个问题。“你很喜欢她，不是嘛，”他不是再问，仿佛是在道出实情。

“我当然喜欢，”韦斯说，轻松坦然。“一旦你了解了她，你也会喜欢的。她是我见过的最最使人喜欢的人，爸爸。”

摩根停下来，把鞋子上的鸡屎楷掉，然后说：“怎么会这样呢？”

韦斯耸了一下肩膀，带父亲走离房舍，边走边说：“我也不清楚。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她平等地待我，真心实意地平等对待我们五个孩子。她从不像大多数大人那样，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话。在我们需要母爱时，她给了我们母爱。我们惹她生气时，她总是毫无隐瞒地告诉我们，她生气了。其它时间，她是我们的朋友。她是我交上的最好的朋友。”

摩根皱眉沉思。要韦斯承认他过份喜欢莎拉了，这是不容易的。从表面的种种迹象来看，韦斯并不明白他自己的感情，摩根决定，目前最好还是不要逼得太急了。他丢开了这个话题。

韦斯领着他到处转。莎拉的农场属地并不平坦，不太适合种植庄稼，但饲养牛和马却是很合适的。他见到一个栖息看鹅和鸭子的水塘，还看见了几个鱼塘，一个养鲈鱼，一个养刺盖太阳鱼，一个养 鱼。

“你们在这些鱼塘里游过泳吗？”摩根问道。

韦斯咧嘴笑了：“决不。我们可不太喜欢鱼塘里的蛇和咬人的鳖。”

农场的南边有一片柿子树林。韦斯说，每年秋天，有好几只鹿儿在柿子树林里东游西逛。北边，有一片大约二十亩的天然树林，一条小溪从树林的一端流过。农场属地的其余地方是起起伏伏的山坡地，被雨水冲刷分隔成东一块西一块。农场属地的后部一直伸延到东边山坡，离 鱼场远远的那边。

在回屋子的路上，韦斯停下来给摩根介绍那几匹马。“这匹是花斑，”他说，用手拍了拍阿帕卢萨马的脖子。

摩根撇撇嘴唇：“花斑？”

“哎，那不是马的真名，但安吉总是这么叫它。它是莎拉和安吉的马。那匹发黄棕色的马，是双胞康妮和罗布的，他们把它叫做弗朗茨。而那匹布莱克属于杰夫和我的。”

“属于？”摩根说，语气疑惑。

“对，差不多是这回事。我们压根儿弄不明白，莎拉是怎样，避开我们的眼睛，不显山不露水便把这些马儿弄到农场来，藏进了牲口棚里。来这儿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早上，我们起床后见圣诞树下放着几个礼物袋，一个给我和杰夫，一个给双胞胎，一个注明给安吉和莎拉。每个礼物袋里装的都是马勒。我们几个孩子茫然不知这是怎么回事，直到莎拉领我们走出屋子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哇！我们真是惊喜得发了狂！”

“你是说，莎拉特意买了这几匹送给你们这些孩子？”

“对。还有那两匹狗，还有那头奶牛，”他补充说，高兴得嘴角歪向了一边。

摩根也微笑了一下：“她认为你们需要奶牛？”

“她想要保证我们天天有许多牛奶喝。这真是太好了。埃德娜每天都要

产差不多两加仑的牛奶，全给我们喝光。”

朝屋子往回走的路上，摩根默默无语。这就是说，为了他的孩子们，莎拉买了马，狗和奶牛。即使他们辛劳地自产部份食物，再加上她每月从州政府那儿领到一点点微薄补贴，也是远远不能维持五个孩子过得如此美好的。

他的思绪突然被最小的女儿打断了。安吉趴在地上，手脚并用爬过鸡舍，对地上湿粘的鸡屎一点也不在意。“走！走！”她叫喊着，一路驱赶一只手掌大的鳖。

她抬起头，见是韦斯和摩根。她那深棕色的大眼睛瞥了摩根一眼，便急忙转到哥哥的脸上，眼睁睁望着：“我找到它了，韦西！这就是那只。我想给它取名‘飞人’。你认为它会取胜吗？”

安吉扬起脸，咬了咬下唇，目光环顾四周，跟着开口笑了。“那儿！”她用手指了指目前未用的鸡场，鸡场在鸡舍的南边——这是个冬天的放鸡场，早些时候韦斯说过鸡场的事。安吉双手抓住鳖，将鳖送进鸡舍里。

摩根想到，乔伊斯是决不会允许她的女儿或是儿子干这样的事的。他想象，要是出现这样的事，乔伊斯会恶心得脸都会变形的。想到这，他几乎乐得笑出声来。

“它要水的，”韦斯提醒安吉说。

“我会像杰菲去年干的那样做的：挖一个坑，坑里放一个浅锅，这样它就可以随时爬进锅里游泳。”

“你给它喂什么吃？”

安吉想了想，笑了：“我们去饲料店买一些普里拉公司生产的鳖饲料。”

摩根抿紧嘴巴才没笑出声，韦斯却忍俊不住哈哈大笑：“你最好给它考虑别的食物，小家伙。普里拉公司可不生产鳖饲料。”

“怎么会呢？”她心急地问道，皱起她那小小的额头。“肯尼说他们做猪食，你也说过他们做鱼食，他们还做马食，还做狗食和猫食。干吗他们不做鳖食？”

韦斯无奈地耸耸肩膀：“他们也许生产吧。我们找找看。”

摩根和韦斯走开了，安吉立即拿起一把种菜用的生锈小铲子，在鸡舍的地面上挖起坑来。摩根皱着眉头，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安吉只是瞧了他一眼，用眼角的余光快快瞟了他一下。她跟韦斯说话，甚至跟鳖说话，就是不跟他说话。

“她刚才说起的鳖比赛是怎么回事？”

“那是指在北边的昌德勒镇上，每年七月四号那天，人们举行国庆游乐活动的事。

人们进行掷马蹄铁比赛，欢聚跳舞，有好多吃东西，等等诸如此类的事。”“那，鳖赛跑的事呢？”

“对，对，”韦斯笑着说。“去年我们看过它们赛跑，莎拉答应过安吉和杰夫，如果他俩愿意的话今年可以参加。好几个星期来杰夫一直念叨这件事呢。”

摩根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七月四日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星期哩。到那时他肯定得到监护权批文了，不必再四处闲逛下去啦。

他的思绪再次被打断：杰夫和罗布欢跳着从屋角落拐过来，后面跟着两个男孩，两个男孩的头发都是金黄色，脸上长着雀斑，眼睛蓝蓝的。他想，

一个大约十二岁，另一个八岁左右。

罗布和杰夫介绍说，这两个男孩是肯和本尼·哈德斯派思，他们“最知心的朋友”。

摩根轻叹了口气，眉头又皱了起来。莎拉，马儿，狗，鬃赛跑，现在又加上最知心的朋友。叫他的孩子们如何会得丢下这一切的一切离开呢？

傍晚，太阳西沉时，夕阳照射的屋后阴影拖得老长，灼热的风儿变成轻柔的和风，莎拉和摩根坐在屋后的门廊里，啜饮冰镇茶水，观看孩子们在做种种游戏。

莎拉鼓足勇气，将心里最想了解的问题说了出来：“一得到监护权批文，你就要离开吗？”

摩根放下玻璃茶杯，目光仍追随着打秋千的安吉。“确实说，我很高兴你提起这个问题。下个星期末好象有一场鬃赛跑。我在心里想，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们一直呆到那个时候。我会支付你这段时间的花费的。”

听见他这么说，莎拉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不会急急忙忙离开了。但是，他最后那句话的含义，又使她浑身紧张起来：“我这段时间的花费？”

要是摩根多了解她一点的话，就会理解她的言外之意，就不会说出最后那句话来。

但他不了解她；而是心直口快地说下去：“房费和伙食费之类的花费。供养孩子们这么长的时间，肯定花去了你不小的一笔钱。我们离开时，我会跟你结清这笔钱的，因此，请你算好我欠你多少钱，包括孩子们穿的衣服和别的东西，以及马和狗，还有照看他们的保姆费。”

他见莎拉的手紧紧抓住玻璃杯，抓得手指都失去血色发白了。她好久好久没有反应，使得他以为她没在听他说话：“莎拉？”

“我可不要你的钱，福思特先生。”

这么说来，又回转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了？她到底有些什么为难之处？

“我从来没说过你要钱，莎拉。”他审慎地称呼她，但见她毫无反应。“我只是想归还你花在我孩子们身上的费用。我甚至无法想象，你怎样供养得起他们这么久。”

“我怎样供养他们，供养他们些什么，这不关你的事，”她咬着牙说：“我感谢你主动提出钱的事，尽管这完全没有必要。你不可能向我买那些马和狗，因为它们不是我的。它们是属于你的孩子们的。如果他们不能带着马和狗到你打算去的地方。我来为孩子们养这些马和狗，直到他们告诉我不再需要为止。”

“你生气了，我弄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她问道，终于转过身来望着他，眼神如暴雨将临的乌云。“我会告诉你什么的，福思特先生。对出于一片爱心做的事，我决不收一个子儿。你的话语暗示我会要钱，这太气人了。”

“我理解这一点，”他说，微笑慢慢变成满脸是笑。“因为我弄明白了我穿的是你的睡衣，因此你一直气鼓鼓的，对吧？”

莎拉陡然站起来，转身朝门口冲去：“这个与那个毫无关系，对于一个政府的秘密特工人员来说，你可是太不精明了。难怪我们这个国家情况这么糟糕哩。”

她猛力拉开厨房的门，使劲地一声将门关上——他曾听到过她责备孩子们这么做。

摩根凝视着闭紧的门，听见一阵门铃的回音，缓缓眨动眼睛。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孩子们上床睡觉后，莎拉悄悄来到屋前的门廊，坐在她母亲的秋千椅里。气温与体温差不离，空气的湿气很重。知了还在树林里吱吱鸣叫，六月的小虫子卜卜飞撞纱窗，想要飞到纱窗那边的灯光去。

克米特和皮吉小姐一路摆动尾巴走过来，想要亲热地舔她的脸。“不准再舔，你们两个。我出来这儿不是为了弄得满脸口水。”这些话足可斥退这两条狗，使狗垂下尾巴，耷拉着耳朵，但话语的严厉劲儿却被一声咯咯的笑冲淡了。

又一只六月的虫子撞到纱窗上，两只狗同时腾跃捕捉。六月的虫子可是狗的美食。

莎拉用脚尖蹬了一下门廊，使秋千椅晃动起来。旧木架和干巴链条发出熟悉的吱呀声，给她那一整天苦恼不堪的心以宽慰，惶然的心绪平静下来。

她孩提时代最为宝贵的回忆之一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她母亲坐在这张秋千椅上，被辛劳磨出老茧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束野花。这是她终生唯一记得的母亲形像。至于对母亲的其它记忆，就像那束野花一样，随着时间的逝去，渐渐枯萎淡忘了。

屋角旁长着一棵忍冬树，忍冬树繁花盛开，一阵和风将忍冬花香吹送过来。她舒心地长长吸了一口气，笑了。

防风雨的外重门吱的一声开了，摩根从屋里走了出来。莎拉舒心的笑容不见了。每次她见到他，总是不由得想到他很快就要将孩子们带走的，到那时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她一生中第一次这样彻底地孤零零一人留在农场里。这个想法有那么一阵子使她感到惶恐不安，尔后她提醒自己，只要她还拥有农场，她就不会孤苦无伴的。

“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究竟干什么呀？”摩根问道。难道他了解她的心境？他挤在她身旁坐下来，未受邀请，也不受欢迎。

“全然与你无关，我会应付得了的。”

他分开两个膝盖。每次秋千椅朝前摆动时，他的大腿便擦摩着她的大腿，阵阵快意的颤栗直达她的胸臆。她喉咙发紧呼吸不畅——却误以为是空气湿气太重的缘故。

他将隐设在黑暗中的脸朝向她。夜色更凝重了，将他俩笼罩在神秘的黑暗中，秋千椅仿佛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他向她微微俯身，她的目光凝视着他那丰满嘴唇。他要吻她？

“你想过出卖这个农场吗？”

莎拉的眼睛瞪得溜圆，一阵确实失望的阴影掠过心头，但她不愿承认。真是傻乎乎的失望。“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呢？”

摩根耸耸肩，就像突然中断她有规律的生活节奏那样，忽然中断了秋千椅有规律的摆动：“一个人无法干完农场这么多活儿的，一个人住着，农场显得太空旷了。”

“我尽力不劳累过度，不迷路就行了。”

“别那么回避我嘛，我只是想提出来议论一下。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个极好的地方，我的孩子敢情真喜欢这儿，如果你有卖的意思，我就用不着再把他们带走了。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的。”

莎拉怔怔坐着，一动不动，屏住气息，心里默数了两遍十下，才开口

说话：“我来给你解释一下，福思特先生。”

“我们又转回到原来那个问题去？”

“这个农场，可不是谁想要，谁就可以到手的。一块年代久远的不动产。我的爷爷奶奶白手起家，把这个地方建了起来。他们仅靠自己的双手和几匹骡子，在这儿肩并肩辛勤劳作，养家活口。他们死在这块土地上。我母亲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出生的，她和我父亲也是在这儿过世的。愿上帝宽恕，我也要在这一住到死去。如果这还不算是对你的回答，那么好吧，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的答复是不卖。你别再问了。”

突然站到地上，秋千椅动了一下停了。她走进前门时，摩根还在半道上，以为她会重重地把门砰的关上，上锁，将他关在屋外。她返身抓住防风雨的外重门，将门轻轻关上，门扇仅发出微微的吱呀声。

嗯，这下他可是惹出麻烦事来了。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对她的农场有着如此强烈的感情。她是一个不久就要独自一人过日子的单身女人。他无法想象，他所认识的任何女人会宁愿住在离城这么远的地方。

日新月异，城市生活。他认识的女人全都住在日益发展、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里。

莎拉？柯林斯可是完全超然于他的生活经历之外。

摩根第二天开车到俄克拉荷马城，退还租来的车子，买了一辆家庭用旅行车。然后，他去汤姆·卡特莱特的办公室，监护权批文已办好等他去拿。在返回莎拉家的路上，他打算新开一个银行账户，让本森把他的补发工资转汇到俄克拉荷马。这时摩根驾车已经穿过了米克镇，为了不在通往农场的路上调头往回走，他开车沿公路继续往前行驶，来到普拉格镇，普拉格镇离莎拉家的路约五英里远。

他在遇见的第一家银行门前停下来，下车走进银行，找到新开户柜台，告诉那个女职员，他要新开一个户头。她记下他的姓名，然后问他的地址。他仅有莎拉的住址，于是把这个住址告诉她。坐在柜台后面的这位中年女职员，戴着一幅双光眼镜，皱眉仔细审读刚记下来的地址，一会儿后笑意布满了她的脸。

“你一定是莎拉的孩子的父亲，”她叫喊道。

摩根感到内疚于心，脸颊一阵赧然。这天大部份时间，他都在想着莎拉的事。如果他的心事不全在对孩子们尽父亲的责任上的话，他和莎拉的关系就会亲近多了。他清了清喉咙，极力露出笑意说：“就是那么回事吧。”

“嗨，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我是塞尔兹尼克太太。你的孩子们敢情非常高兴见到你。你一定也会为他们感到自豪的。”

摩根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从小起，他就一直未在小城镇或小城镇附近住过，因而记不得小城镇的人是极为熟悉彼此的事情的。

“我说呀，”这个女职员快嘴快舌地继续说道，“你的孩子们必定十分喜爱他们的父亲。哎呀，他们太像你啦。”

好几个人听到了她的高声话语，纷纷转过身来望着摩根。摩根恨不得钻到椅子下面去。这些人是谁？他心里突然产生了到人山人海的大城市里隐姓埋名的念头，于是尽快办理完了开户的事儿。

摩根回到农场后，站在屋里观看后门外的景象，嘴里啜饮着凉茶，一只手在兜里玩弄着硬币。他不习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除他之外，农场里每个人都有事儿干。罗布和杰夫到哈德斯派思家里玩去了。韦斯和康妮骑马

去了。安吉在楼上午睡。

柯林斯寡妇像通常那样忙乎乎的，手脚不得空，从不安然闲坐一会儿。她不顾疲劳，抓紧时间去收拾菜园，她那娇美的臀部绷紧着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褲。

他那只伸在兜里的手突然将一把硬币攥在汗湿的手心里，尔后，他猛然把手从兜里抽出来，大步流星走出后门。他需要干点事儿，干点体力活，干些出汗的活儿。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有点疑心：寡妇柯林斯见他老是瞧着她的迷人臀部，忽然机灵一动，出去搞些出汗的身体锻炼之类的事。

然而，莎拉？柯林斯可不是他熟悉的那类女人。过去，他总是迷恋于心态复杂、冷若冰霜的社会名流和如乔伊斯那样的贵妇淑女，而对健康的劳动女性不感兴趣。至少，目前还不感兴趣。

他迫切需要干点什么事。

一个小时后，摩根脱下衬衣，用它把脸上的汗水擦掉。他一路寻找韦斯，拐过三面有木板墙的牲口棚屋角时，发现了可干的事：见牲口棚旁边的李子树的树枝将一个角落的屋瓦扫拨乱了，一根李子树枝从屋顶伸进牲口棚里二尺多长。

他将那根伸进牲口棚的树枝砍去，然后动手检修棚顶。他从棚顶退下来，站在离牲口棚有段距离的地方，查看检修结果。对以前经常从事的秘密工作，哪怕是成功地完成一件任务，他极少有机会检查其结果，现在能这么做，真叫人心里感到舒心。

莎拉从厨房窗户观察着摩根，他那伤口差不多愈合的背部肌肉一收一缩的，满背汗珠，闪闪发亮。她的指甲不由自主地掐过她刚削去皮的土豆里，她的双膝受冻般发颤。

天哪，多棒的体形！宽阔的肩部成倒三角形向下收缩到腰部的臀部，完美地与强健的一双长腿浑然成一体。她想象，她如何亲手给他擦掉背上的汗珠，兴奋得手指儿颤动起来。

门廊的门窗啪的响了一声，打断了她的想入非非，她反倒很高兴。胡思乱想毫无用处。她猛力挥了一下马铃薯刀，吃惊地一看，一大块马铃薯飞进水池里，因用力过猛收不住手，手指尖都戳进了水池。

她嘟哝咒了一声，将削过皮的马铃薯倒进一只盆里，然后洗手。她瞪大眼睛，瞧见盒里有一个马铃薯，被成弧形地剥去一大块，好似一张怪模怪样的脸瞪着她，对她挤眉弄眼，嘲笑她。她对自己的愚蠢行为骂了一句，接着又削起来，决意要削多得足够大队人马吃的马铃薯——极力将心思从搅乱了她生活的那个男人身上拉开。

她看见他，剪短伸向棚顶的李子树枝，检修棚顶。这之后，她的目光追随着他：他换掉棚里两块裂开了的栏板，跟着修修这整整那。所有这些要做的事，她搁置了几个月，未来得及做。

加利由于工作在城里，总是没有什么时间帮她修理东西，因此莎拉先做最要紧的事，让其它事情往后放一放，等她有时间再做。可是，打孩子们来了之后，时间老是显得不够用。

她又削起马铃薯来。她不止一次地认为，她宁愿跟孩子们在一起干活，心甘情愿为孩子们做事，其它事情嘛都可以等一等。

几天来，摩根忙乎乎治理整顿农场，进入了莎拉农场生活的角色，好象他天生就适应农场生活似的。偶尔，她与摩根在一起干活，但次数不多。

摩根通常跟韦斯在一块干活。渐渐地，孩子们对他接近起来，但安吉例外。她仍然不相信她有个父亲。莎拉明白，如果有人能赢得安吉的心的话，那就是摩根，因为他是个极好的父亲。

此外……一个生有如此漂亮可爱的孩子的男人，不可能什么都是坏的，对吧？

以后的三个晚上，摩根躺在床上，像近来的每个晚上那样，睁着眼睛，毫无睡意，怔怔望着天花板上游移不定的灯光。远处雷声隆隆，雨点的轻柔噗噗声本应使他心里放松下来，结果却没有。

体力劳动没有起作用。他的心里比钟表的发条还要拧得紧，浑身肌肉紧张得发颤，即使过去的几天时间里他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紧张的心情也没有丝毫缓解。

这全都是睡在屋子另一头的那个女人的缘故。

白天，他们各自分头干活时，老是无法将莎拉·柯林斯从他的思想中排除掉。每次他朝她张望时，好似有心灵感应一样，她那双温柔的灰眼睛发出疑问的目光，稍为打探一下，便捉住了他的视线。每次四目对视时，他越来越难以将目光移开。

某种东西强有力地将他拉向她，他拼力抵抗着，就好象他在中美洲丛林中千方百计为生存而战那样，竭尽全力抵抗这种东西的拉力。也许，迷住他的是，磨灰了蓝色牛仔裤绷紧她臀部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样子，也许是她那柔软的T恤衫随着双乳颤动的令人心旌摇荡的情景。他心里明白，那仅是原因的一部份，还有更多的原因，无法说清的原因。

他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个，至少感觉到了身体上那个因由儿。不然，在他来这儿后，两天前她为什么开始戴上乳罩呢？要是她以为，戴上那劳什子罩子，就可以使他不看她，那她就大错特错了——白搭。

她极力从情感上与他保持一段距离，但那并不能阻止他与她四目相碰。

愿意收养五个无家可归孩子的女人，肯定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痛失丈夫，她仍一如继往抚养着五个孩子。在经历瞭如此巨大的精神创伤之后，她需要孩子们，孩子们也需要她。

然而，她所做的，决非简单地抚养他们。她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们，疼爱他们，在他们的母亲死了之后，给他们以母爱，教养他们。如果有人给世界上最幸福最适应生活环境的孩子设立一种奖，他认为，这个奖非他的孩子们莫属。而这一切全应归功于莎拉·柯林斯。

他打心眼里感激她，却不知如何表达才好。他欠她太多的情，这是他回报不了的。

但仅是感激，却又远远不能解释得通他对她的情感。

每天，他亲眼目睹她对孩子们自然流露出的爱意，关切和温情。他心急情切地想要获得她的恩宠。成为他人心里世界的中心是什么味道？成为莎拉的呢？他心里非常想要了解这一点。

一个声音突然闯入他的绵绵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才搞清楚，这是鸡在咯咯惊叫。

他第一次明白，鸡在半夜碰到突发情况，会猛然咯咯惊叫的。他还来不及将脚伸到地面，两条牧羊犬便狂吠起来。

黑暗中，他伸手摸寻裤子。他穿上了裤子，套上鞋子，这时忽然听到乒乓一声响。

他的脊梁一阵发紧——有人在客厅里。听到一声低声诅咒——原来是莎拉。

他来到厅里，厅里空无一人。借着厨房射过来的灯光，他见通常锁着的枪柜玻璃门晃了一下又关上了，枪架上空出了一个位子，这就是说，有一支枪不见了。他快步走进厨房，刚好看见莎拉冲出后门去。

他心中嘀咕，究竟出了什么鬼事情啦，这时，他发现她穿着一件肥大的T恤衫——与她给他穿的那件极为相像，脚上没穿着那双她成天穿的靴子。他跟着她，她离开门廊冲进雨水中，一只手提着枪，另一只手握着一只手电筒。

莎拉由于凝神倾听鸡的咯咯惊叫声，而没有察觉摩根尾随她从屋里走出来。她穿过密密细雨，跑过院子，奔出后院门口。来到鸡舍，她猛然掀开门帘，摁亮手电。鸡的惊叫声和拍翅声碎然沉寂下来。鸡舍内弥漫着扇飞起来的尘埃和饲料微粒，飘飞着一根根羽毛，没见到人影，也没找到引起鸡骚动不安的东西。她踌躇了一会儿，握着手电筒的那只手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这时，鸡舍外的一个鸡场传来更响更惊慌的鸡叫声。她急忙蜚转身朝门外跑，一头撞到一个坚实的东西上，她恐惧得心儿堵住了嗓子眼，张口想叫又叫不出声来——摩根的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她双眼死死盯着摩根的脸。

“怎么回事？”

眼下，她顾不得欣赏他那光滑的胸膛，一心只想着外边出了什么事。“外边那儿，”她说，舒了一口气。

来到鸡舍外边，她将手电宽阔的光柱朝头一个鸡场照射，什么也没发现。但在第二个鸡场，那只羽毛艳丽的大公鸡——康妮从孵化之日起就取名为伊斯特的大公鸡，恐慌地拼命拍打翅膀，撕破嗓门尖叫。原来，是一只负鼠咬住了它的尾巴羽毛。

莎拉推开鸡场的门，接着急忙用手抓住歪倒向一边的门扇——门扇下部的铰链坏了，这个锈蚀得厉害的铰键也许是被马儿踢坏的。难怪负鼠钻得进来呢。

那只负鼠在手电光柱照射下一点不惊慌害怕，也不怕这两个人。莎拉朝它又喊又叫，又用枪管戳了戳它。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眼睛都没眨一下，一心只在它那眼看到手的晚餐上。

“休想得逞，”莎拉喃喃说。“拿住这个。”她将手电筒往摩根怀里一塞，准备着用枪管拨打负鼠使它松口。要是这时她开枪射杀负鼠，会连带可怜的伊斯特一块杀死的。

负鼠终于松开了口，口里咬着几片艳丽的尾巴羽毛，蹒跚地溜到墙角落。莎拉一只手搂起伊斯特大公鸡，另一手仍然将枪对着负鼠。她把伊斯特从一个小门放进里面的那个鸡笼里。大公鸡欢快地跳跃了几步，高声欢叫，拍动双翅。刚刚逃脱负鼠的撕咬，大公鸡就傻乎乎忘了害怕，想要从小门钻出来。莎拉迎头将它关在笼里。

“往后退退，”她对摩根说，目光仍盯在那只负鼠身上。“快走，你这个可恶的偷鸡贼。”

摩根将手电光追照着负鼠，她把负鼠赶到离鸡场几英尺远的地方时，将枪抵住肩头瞄准。见鬼，她讨厌杀害动物，哪怕是对那些想要偷吃她的鸡的凶兽，她也不愿杀害。

这些蠢家伙，干吗不能到外边的树林去吃老鼠呢——如果迫切要吃东西的话。

摩根理解了她的犹豫不决。他从她手里抓过枪来，把手电筒递给她：“你想要它死呢，还是让它逃生？”

莎拉擦掉脸上的雨水，凝望着负鼠，负鼠旁若无人般慢吞吞朝水塘爬去。现在，这个家伙知道了她的鸡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它走，它又会溜回来咬死地的鸡的。

“要它死，”她回答说，心里一阵恶心。

眨眼功夫，蓝黄色的火光从枪口喷出来，枪声震耳欲聋。即使心里有了准备，莎拉还是吓得抖了一下。

负鼠跳了一下，跌落地上，死了。摩根转身，面对着她，嘴角微露笑意：“你总是用零点三零口径枪射杀这样的小动物吗？这真有点像用苍蝇拍打苍蝇一样。”

莎拉站在雨中，耸耸肩头，回报了他一个微笑：“偶尔而已。”

她返回鸡舍，查看是否还有祸害留在里面，摩根没有跟她进去。一会儿后，她听见锤击声，出来一看，见他在将那扇坏门钉死起来。

“今晚暂时凑合一下，”他说，“明早我再给门装新铁链。”

“谢谢，不用你做了。这儿四处的活儿你干得够多的了。由我来装。”

摩根瞧了她一眼，将电筒光朝头顶上照了照：“如果你干我干都一样的话，由我来干吧，我可不乐意无所事事到处闲逛。”

莎拉本想开口说，他没有必要替她把这儿的所有活儿干完。事实上，他替她干活，倒使她心里感到不舒服。事事依赖他和他的帮助，对她来说倒是轻松容易的。但几天后他带着孩子们离去了，她就更难办了。

然而，她没机会说出心中的想法。这时，天空裂了口似的，大雨倾盆而下，泼到他俩身上。

“我们走吧，”摩根在暴雨中喊了一声。

走过鸡舍门口时，他伸手拉熄了灯，一只手将门拉闭起来，另一只手搂着她，快步往外走，两只湿滚滚的德国牧羊犬高兴地扑到他们脚下，接着转身朝屋后门廊奔去。一路上，莎拉脚都未接触地面，任由摩根抱着走，他俩被雨水从头脚淋了个透。

摩根掀开门帘，一步两级大步跨越。他的手抓着她的手腕，拉她走过台阶，来到门廊里。她站立着，上身伏在他那被雨水打湿的宽阔的胸膛上，她双手一挥，她那遭雨水弄湿的长发飞绕到他的颈上。

她急促地吸了一口气，他俩的肉体之间仅隔着一层雨水浸湿了的薄薄的T恤衫和裤子。摩根弯腰把枪放在杓兜里，紧接着双手搂住她。闪电和厨房的亮光，照亮了黑暗中他的脸，他脸上显出一副毅然的神色，她觑了他一眼，见他那黑亮的眸子射出炽热的火焰，似要将她吞噬掉，他深沉地唉了一声，闭起眼睛，使劲将她搂贴在他胸口上。他向她低下头来，她的双唇渴求地张开着。他趁机吻下去。

她的心儿的怦怦狂跳声，淹没了雷声，风声和雨声，压倒了她心田深处发出的细微的欢叫声。莎拉伏在他的宽阔肩膀上，他的嘴唇触到她的嘴唇的一瞬间，她感到她全身的骨头都融化了似的。他的双唇多火热，多坚毅，多润滑！那是一双使女人销魂的嘴唇。

他的舌头伸进她的嘴里，一阵强烈酥心的快感传遍她的全身，她快活

得快要死去。

就这样吻着，吻着，久久地吻着。最后一次男人搂着她狂吻的感受，她早已淡忘了。

她甚至搞不清楚，以前她是否被一个男人这样热烈欢快地吻过。

摩根的双手摸遍了她全身的每一个部位，她欢心地发现，他的心也像她那样跳得急促。他全身紧贴着她，她感到他的那个东西伸得老长，硬邦邦急切地顶着她的下面。

简直是疯了！必须立即停止，马上停止，以免进一步发展下去。

可她内心里却又不愿停止。她想就那样呆在那里，两人互相紧紧搂抱着。她想要这样永久地吻下去，品味他，获取他的力量。怎么，她感到他的膝盖在颤抖。也许是她自己的膝盖在颤栗吧？他终于挪开了嘴唇，她极不情愿地叫了一声。

摩根松开搂住她臀部的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开。她不想就这样作罢，还想搂抱亲吻下去。他那双深邃的黑亮眼睛，瞧了一眼厨房明亮的灯光，似乎要将她吞下去。

她瞧着他，他脸上所有的表情，所有的情感神色眨眼不见了，她看到的仅是一个呆滞茫然的面具。

他将双手从她肩上抽开，退后一步。她的脸颊出现两朵红云。上帝呀，她做了些什么呀？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而且是她的情敌，他来这儿要把她的孩子们偷走。她怎么能对他作出那样的反应呢？

一阵风将冰冷的雨点吹打进门带里。她双手抱住肚子，直打冷颤。

摩根注视了她好一会儿，喃喃说：“真见鬼。”他转身走进屋里，湿漉漉的鞋子每走一步就吧唧响一下。

脚步每踩压一下，便把她的心踩死一点去。

第四章

莎拉几乎一个晚上没有合眼，起床后慢吞吞地穿衣服。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在摩根面前，她的举止怎样才能得体呢？难道，难道那个吻就那么销魂，抑或是她的记忆在捉弄她？也许，描写渴望情爱的那个古老谚语所包含的真实内容，远远超出了她的理解。

真可笑。也许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她没有与成年男子交往的缘故，那又怎么样？就是一个吻嘛，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对吗？对。

她应该表现出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昨晚，他留下她一个人站在门廊里，摩根的脸神清清楚楚地表明，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因此，她应表面与他周旋应付，仅此而已。这是要采取的聪明行动，她能做得到的唯一事情。

莎拉整理了一下肩头，走出房间。摩根来跟孩子们和她一块吃早餐时，她明白她的想法是对的。他跟孩子们打招呼，朝她点点头，行为完全与平常一个样。

可是，假装没事儿，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她一看见他，就感

到脸儿发烧。

还好，她只是脸儿发红。

这天剩下的时光，她用不着担心在摩根前面面红耳赤的。她要做的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他是什么人，他来这儿干什么。她能控制住自己，在他面前表现得与平常毫无二致。那个吻已完全给忘掉了。要是她对他的态度冷冰冰的。要是她说话简短尖利，嗯……他还会有什么念头？他闯进她的家，把她的世界撕裂了。她并不欠他什么情，不欠他的吻，不欠他的爱。

如果她能整天有事情做，她就可以将他从脑海撵赶出去。要是她那见鬼的双唇，能停止酥痒亢奋的感觉就好了。她嘟哝发了个誓，朝菜园走去。

大多数玉米棒上的穗子干枯了。采摘，剥去玉米的外皮，把它们冻起来，用袋装好，够她忙的了。想起这点，她真高兴。如果她集中全副精神干活儿，就会使她的心思摆脱摩根·福思特。两个星期后，剩余的玉米棒也成熟了，那时他就离开啦。

不管莎拉如何不希望，七月四日国庆节还是来到了。孩子们干活从来还没有这么利索过。莎拉极力设法忘记，这是她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不愿搞砸这最后的珍贵时刻。但，她还是不无惊讶地发现，欢愉快乐的气氛笼罩了她。

见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钻进她的家用旅行车时，她真心地笑了。这次外出旅行，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坐在后排座位，都想坐在前排。一番争吵过后，韦斯和杰夫与她一起坐在前排。摩根，安吉和双胞胎四人挤在后排。杰夫和安吉，每人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装着一只鳖的鞋盒。

将汽车倒出车道前，莎拉扫了一眼汽车后面，查看是否大家都安顿好了。摩根朝她笑了笑，真心实意的笑！她也回笑了一下。

这一天会过得十分愉快的。这也许是她这么长时间来最后一个快乐的日子，会过得美妙的，她有这个感觉。

二十分钟后，在吕德勒镇的蒂尔夫曼公园，她将车子停在一棵高大的美洲山核桃树的树荫下，大家一个个鱼贯钻出车子，但安吉还没下车。她快步跨过座椅，咬着下嘴唇，全神贯注而又小心翼翼地端平装着“飞人”鳖的盒子。莎拉见摩根握紧双拳，克制自己，才没伸出手去帮助最小的女儿。

安吉终于钻出了汽车。越过街道向公园走去时，他们听广播通知，叫所有鳖赛跑的参赛者到基瓦尼斯俱乐部大楼旁的那棵大橡树下签名报到。

“这是在叫我们呢，这是在叫我们呢，”杰菲·安吉叫喊起来。“来呀，快走，快走。我们要迟到了。赶快走，你们这些人。”

全家人个个作出反应，加快步伐朝那棵大橡树走去。昌德勒人对鳖赛跑是非常重要的。见摩根对周围的一切及鳖赛跑颇有兴趣，莎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大橡树下的泥土地面上，画了两个白粉笔圈儿，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外面那个大白粉笔圈直径约八英尺。“赛场报分员”正用手提扩音器呼喊各种年龄组的参赛者前来签名报到。

父母们高声地对注意力分散了的孩子作赛前指点嘱咐。孩子们——那些要参赛的孩子们——抓紧赛前的时间，贴近鳖的小耳朵，悄悄说着鼓励打气话。

“今天赛场的情况是又干爽又坚实。”报分员宣布说。摩根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莎拉不清楚更喜欢哪个——孩子们的激动高兴呢，还是摩根的开怀大笑。

安吉在最小年龄组，这组首先开赛。“赛手们，把你的鳖放进起跑圈内。”

安吉和其它的参赛孩子把鳖放进内圈。报分员打响了发令枪，喧嚷尖叫之声震人耳膜。

安吉朝她的飞人尖声大喊“跑，跑呀！快跑，飞人！”莎拉的目光一会儿瞧着安吉，一会儿瞧着眼看安吉的摩根。

参赛的鳖似乎对孩子们手舞足蹈地又喊又叫无动于衷，一些在原地转圈圈，一些刚爬出内圈又爬了回去，没有一只鳖朝外圈“终点线”爬去，还有两只鳖甚至不愿把头伸出来。

真不幸，这两只不愿伸出头来的鳖中，有一只就是安吉的飞人。

安吉又气又急：“快呀，飞人！跑到那儿去！韦西，它不跑！”可怜的小家伙快哭起来了。她突然使劲擦了一把眼泪，两只小手搁在屁股上，叫喊说：“好吧，你这个笨蛋，你别跑。你的下场就是鳖鱼场！”

仿佛理解了这个威胁似的，飞人这时将头伸了出来，眨巴眨巴它那小珠子似的眼睛，这边瞧瞧那边望望。安吉俯身蹲下来，双手撑地，膝盖仅离开终点线几英寸，乞求说：“行行好，飞人。”

飞人伸出了一只爪子，然后伸出了另一只，一次仅伸出一只脚爪，慢慢地将四只爪子落到地面上。这时，一只参赛鳖慢吞吞地爬回内圈，接着把头缩回鳖壳里。安吉身边的那个小男孩瞧着，大哭起来。

莎拉看了一眼别的参赛鳖，它们全都还在外圈线内，但有一只鳖眼看就要越过终点线取胜了，真玄。可怜的安吉！她日夜盼望这场比赛，整整盼了一年。比赛输了，伤心失望，她会怎样对待呢？

就在这时，飞人似被雷电推动一般，起步了。“快跑！飞人！”韦斯俯身站在安吉身后，高喊道。摩根蹲在安吉身边，莎拉见他极力忍住不叫出声来。

不再要任何鼓励催促，飞人以鳖最快的速度径直朝终点线爬去。前面有一只鳖挡道，飞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从挡道的鳖背上爬过去，爬过终点线，这才停下来。

安吉欢呼大叫，一把抓起鳖，亲它的脸：“你胜了！你胜了！”小女孩激动万分，转身一头扑进摩根的怀里，她手里的飞人四个爪子在摩根的背上爬来蹬去。

莎拉和其它观众一起欢呼喝彩时见摩根的脸色幸福非常，她的嗓子眼好似堵上了一团东西。他闭紧双眼，脸部痛苦般地扭动。莎拉知道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这是安吉第一次与他亲近。

莎拉眨了一下眼睛使视线清晰起来，随后急忙双手捂住嘴巴不要冲口笑出来：摩根衬衣的背部，就在飞人绿色的鳖壳下面，出现了一个湿印，湿印向外扩展变大。

摩根挺起了肩膀。莎拉环顾四周，见韦斯和弟妹们笑弯了腰，朝他们的父亲背上指指点点。她这时也忍不住笑起来，她放开双手索性大笑起来。

裁判叫优胜者到前面来领奖——一等奖缎带，二等奖缎带，三等奖缎带。安吉从摩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将飞人塞进他手里。此时，他才搞清楚，这只鳖刚才在他背上做的事，在他手里仍在继续做着——又屙屎又屙尿。莎

拉此刻真想用她所有的一切换一架照相机，把摩根的脸部表情拍摄下来。

“我还以为赛前参赛鳖将屎尿都屙空了呢，”他说，扮了个鬼脸。

安吉飞快地往回跑，挥舞着蓝色的缎带。这时，第二场比赛开始了，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就轮到杰夫了。他把他的鳖叫做T先生，T先生不如飞人干得漂亮，但他对获得三等奖缎带感到很是心满意足。

鳖赛跑结束后，他们一家人在公园逛来逛去，观看种种庆祝活动：掷马蹄铁比赛，抛斧子表演，掷球游戏，跳方块舞，掷飞碟。公园里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楼内，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请安静，有人正在思考”，牌子后面正举行着国际象棋比赛。

公园里有好多新奇食品：热狗西瓜，烤排骨西瓜，辣子西瓜，玉米西瓜……

天黑前一个小时，玩得精疲力竭的一家人才往家里赶。回到家，莎拉收拾被褥驱虫剂，韦斯把饮料放进冰箱冻起来。

“这干什么用？”摩根打听说。

见他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莎拉露出了快乐的笑意。她真高兴，在他面前，她没有感到丝毫拘束不安——别去想明天的事。“我们要去看烟火。”

“谁放的烟火？”

“大家放的烟火，”见他一到迷惑不解的样子，她解释说：“这是附近一带的惯例。”

七月四日国庆这天天黑时，我们与哈德斯派思一家人，在我们两家之间的那个小山顶上相会。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昌德勒镇、米克镇、普拉格镇的烟火，甚至还可以看到消里镇的烟火。方圆这一带，我们的山头是看烟火最好的地方。”

“等着瞧好了，爸爸，”韦斯对他说。“这是这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最开心吗？”摩根笑着对大儿子说。

“哎，这肯定要比鳖在你背上后尿开心得多。”

摩根哈哈大笑转过头来，见莎拉敬畏地看着他，她一整天都是这么神色敬畏地望着他。他哈哈大笑时，脸上冷峻的皱纹不见了，两眼闪现欢快的光芒，整个人儿显得温柔潇洒，可人心意……年轻多了。愿上帝帮助她，他英俊得愈发钩人心魂，令人钦慕。

他们大伙七手八脚将被子和冰箱装进那个通常由汽车拖挂的活动小房里，罗布把活动小房挂连在骑坐式刈草机后面。安吉爬上活动小房，得意洋洋地坐在上面，家里其它人则朝那个小山顶走去。

哈德斯派思一家人已经到了那儿，随身带来了冰淇淋冰箱。莎拉向丽塔和巴里介绍摩根。

“这么说，”握手后，巴里说，“你就是莎拉的孩子的那个父亲。”

摩根几乎惊讶得吞掉了自己的舌头，尴尬地笑了笑：“我……呃……你去过那家银行，是不是？”

巴里又是笑又是摇头，正要回答，丽塔阻止了他。

“去过饲料店。”

摩根心里一阵畏缩：“怎么会——”

“什么饲料店？”莎拉追问说。“你们在这儿说什么呀？”

巴里和丽塔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摩根只好说出银行那个女职员的事。

莎拉转着眼珠子想了一会儿，叹息了一声：“那肯定是默尔娜？塞尔兹

尼克。愿上帝帮助我们，现在全镇的人知道了。”

“别紧张，”丽塔说。“对这一点，人们的看法是友善的，并没有往丑事上想。没有，真的。”她添上一句，扬了扬眉毛。

“你有些什么安排？你很快就要离开吗？”巴里问摩根。

摩根慌乱地望着，不知说什么好，莎拉紧张得脸儿泛白。摩根本想说这不关哈德斯派思的事，但见这个人的眼神是坦诚的，他的好奇探问是友善的，便不作声地耸耸肩头。

“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这可是世界上养育孩子的最好的地方：空气清新，学校出色，犯罪率极低。现在要找到这些东西不容易呀。”

莎拉转身走开，去帮助丽塔将冰淇淋分盘。摩根勉强挤出点笑容，说：“谢谢你的忠告，我会记在心上的。”

大家坐在被褥上，吃着哈德斯派思夫妇做的香草冰淇淋，等着天全黑下来好看烟火。

孩子们兴高采烈的交谈声和知了单调的鸣叫声灌满耳朵，不时闻到一阵有点使人透不气来的驱虫剂气味。

安吉在被褥上爬来转去一通后，在莎拉和摩根之间坐定下来。摩根心里激情翻滚。

安吉今天用手摸了他，他的安吉终于抚摸了他，不仅仅是摸摸，而且搂抱了。孩子小手的触摸竟有如此强大的情感激发力，使他惶然不解。

今天，莎拉也同样强烈地触动了他的心弦，但方式不同。她回报他的笑容，无懈无虑的咯咯笑声，使他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打破了他的心理障碍。她的每个微笑，她对他的孩子的每次抚摸，无不流露出她的坚强和勇气。她知道，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他和他的孩子们明天就要离开了，但她从不在脸上流露出来。

明天，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了吗？也许吧？今天，他们多像一个真正的完整家庭，而不是假的。缺少了莎拉，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然而，他知道，他们不能继续逗留下去，拖延一定要做的事没有好处。

“那儿升起一个烟火！”韦斯叫喊说。

东边，他手指的地方，一串烟花的彩光向上直射夜空，然后突然炸开，散成红白色的彩花，纷纷扬扬落下来。

“那儿也放了一颗，”康妮叫道，手指北边。一颗烟花腾空而起，然后炸开来，艳丽的光彩飘向地面。

“我看不见，看不见嘛，”安吉不满地说。

“到这儿来吧，”摩根说。他站起来，将她举起骑坐在他的肩膀上。

她快活地大叫起来：“我比谁都高大了。”

烟花放完时，安吉在他的怀里睡着了。罗布将骑坐式刈草机发动起来往回开。刈草机的轰鸣声也未把安吉吵醒。

回到家里，摩根转身面对莎拉——安吉仍熟睡在他怀里。“我好久未做过将孩子放上床睡觉的事了，要人帮帮忙才行。”

莎拉眼不望他，点了点头，跟在后面。她对他冷漠了——欢乐快意的一天过去了，明天他就要把孩子们带走。冷漠是她的自卫措施。他理解，但不喜欢。

上楼朝孩子们的卧室走去时，他心里想，情况真是太棘手了，真叫人左右为难。在无人愿意收养时，她收养了他的五个孩子，把他们当作亲生孩

子看待，给他们深厚的母爱。他回报地的却是伤害，不，她不应该受到那样的伤害。

可是，他又该怎么办呢？他们是他的孩子，他爱他们，他们理应跟他在一起。他对她表示同情有什么用，她痛恨他的同情，她要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同情。

莎拉扯了扯被褥的几个角，摩根把安吉放到床上。他们两人同时伸手去脱同一只网球鞋，两只手碰在一起，马上迅速分开。摩根直视着莎拉灰色的大眼睛，心里咯瞪了一下。

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俩第一天见面握手时的那种相互勾通的灼热震颤，他又感觉到了。在漆黑的屋后门廊里，他紧紧抱住她那浑身是雨水的胴体狂吻，当时的那种酥心快意的热流眼下又流遍了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他只来得及看她一眼，她就叹了一口气，挺直身子跑出了房间。摩根闭上眼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他再次伸手过去给安吉脱鞋子，双手抖个不停。

一会儿后，莎拉带着一块湿面巾返回房间，用湿面巾轻轻地将安吉脸上的冰淇淋擦掉。她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帮助他脱掉安吉的衣服，然后快步走出房间。

确信所有的孩子都上床就寝后，摩根来到楼下，见莎拉在水池里洗碗碟，神色黯然。

他俩的手突然相碰的那一瞬间，他百感交集。怜悯没有用。他很想跟她谈一谈，了解探究他感受到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他又想逃离这儿。呆在这儿的农场，与这个女人在一起，他觉得不适合，有点格格不入。

然而，他还是伸手搭在她的肩头：“莎拉？”

她挺直身子，想要把他的手摆脱掉：“别这样。”

他伸手绕过她的身体，从她手里一把将盘子夺下来，放进水池里，关掉水龙头。接着，他使她转过身来，面朝着他。“看着我，莎拉，”他轻声柔气地说。

她颤栗了一下，慢慢抬起目光望着他。她那极度痛苦和绝望的眼神，几乎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怒火满腔地赶来这里，决心要毁掉那个虐待他的孩子的家伙。然而，没有谁虐待他们。相反，莎拉却对他们母爱情深。而他，正在毁掉她。

他低下额头贴在她的额头上。“请原谅，莎拉，”他细声说。“我真他妈的难过。”他听见她呜咽抽噎，他吻了吻她的鬓发。“你痛失父母和丈夫，我难过。”他的双臂抱住她，将她拉进怀里。“你不能生育自己的孩子，我很遗憾。”他吻吻她的额头，又吻吻她的一边眉毛。“你爱我的孩子爱得这么深，我很不安。”他吻了吻她的另一边眉毛，然后往下吻她的脸颊，吻到鼻子上。“真对不起，我要把孩子带走。我对一切的一切感到内疚不安。”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将嘴唇挪到她的嘴唇上。“一切的一切，”他低声说，“这个除外。”

他亲吻她，扎扎实实地吻。她的嘴唇在他的嘴唇下颤动，向他那渴求的舌头敞开了温馨的口。她总是对人那么热情洋溢，慷慨给予。她什么也不要他回报，而对给予她的一切，他一古脑儿全部照收。

她把他的孩子们接回家抚养，把他们看成是她的心肝宝贝，用她的爱改变他们的生活。她也会这样对待他的，把他装在心上，心心相印，肉体相

融，使他享受到他从未体验过的安宁。他知道，她会：她那样抚摸他的头发，她那样紧贴着他的身体，她那样偎在他的怀里抽搭哽咽，这就是明证。

她的哭声，她依偎在他身上的样子，几乎使他失去控制。他原本的心意只是想安慰安慰她，可现在他却想更多更多地安慰她。他对他的这种安慰作出了反应。对他的每次呼吸都作出了反应。他的双手在她身上痴迷地探索，捏模，双臂将她抱紧，紧得两个身体间没有丝毫缝隙，还想要拖得更紧些。在他闭起的眼睛里，闪现出烟火炸开花的情景。他搂抱着她，有如搂抱着风暴和烈火。此时此刻，在时刻想要自我撕裂成两半的那个世界里，她倒是唯一平静清醒的人。她是他肉欲风暴的风眼。

他感到他的欲火眼看就要不顾一切地爆发了，一种急切需要这个女人的冲动几乎压倒了他的理智。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不知从哪儿获得瞭如此强大的意志力，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地与她分开了。

她抬头望着他，恼怒使她那灰色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变得呆滞。他惹得她气愤起来，因为他要避免再次吻她。避免亲吻她，因为一旦吻起来，会更多更久，更难以脱身。

她的眼睛突然清晰起来。瞪很大的，惶然。震惊。她双手捂住嘴巴，从厨房飞跑出去，让他一个人呆站在那儿，两臂空空。

他要……见鬼，他要得太多了。

太多了吗？还是太急了？

他躺在床上，好几个钟头未睡着。

福思特，你他妈的应该离开这儿，离开她，快些离开，你这个家伙。

她不是他要的那种人，完全不是。他从未爱过体格健全、为人朴实的农家女子，哪怕她漂亮迷人也罢。见鬼，他甚至没喜欢过体格健全、为人朴实的农家女子。

她们——不，她——太坦诚，太易受诱惑，太易受伤害了。而他呢，太疑心重，太淡漠，太冷酷无情了。

既是这样，伙计，你亲吻她时，你脚下的地球为什么要运转呢？

为什么，真的。

他用不着明天就真的离开。也许，他该留下来，看看他们俩之间会有些什么事情发展下去。她可是漂亮迷人的，热情大方的，一个充满爱心的女人。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他俩的友情已经与日俱增了。

看看他与乔伊斯的婚姻吧。开始时，他俩之间甚至还没有那么多的友情呢，而他俩还是设法对付着……满足，有时也有点乐子，一起过了长长的十二年。嗨，长长的十二年哪。最后那两年有点糟得难以忍受。而那十个年头呢，可不短呢。

他磨磨牙齿。他知道，他不想与莎拉在一起，再服一次那样的“满足，有时也有点乐子”的刑期。这无济于事。他得离开这个农场，离开她。赶快。马上。

伙计，你明白你害怕的原因，是吧？

害怕？

害怕得舌紧口干。

害怕得舌紧口干。对，他就是怕成那个样子。他害怕，莎拉只看见她与孩子们之间难舍难分的深情，而一门心思舍不得孩子们离开。她也许会五个孩子的父亲——摩根？福思特渐渐喜欢起来。那摩根？福思特这个男人

呢？

凄切地呆在后台，仅得到她把爱心几乎全献给孩子们后所剩无几的爱，他是决不会满意的。他再也不会使自己处于从外面往窗户里瞧那样的境地了。那样的境地太孤凄，太痛苦了。她要的应该是他本人，否则什么也别要。

如果明早一起床就走了，你怎么去了解呢？

哎，闭眼睡吧。

十六岁时，莎拉醉过一次。她和丽塔偷喝丽塔爷爷的家酿啤酒，她俩喝了好多好多的啤酒，喝得烂醉如泥，昏睡了一夜。后来，第二天早上莎拉尝到了宿醉的滋味，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此刻，莎拉感到受骗上当了，其滋味就像那次宿醉一样，口干舌燥，嘴巴发苦，头痛如裂。她心里哭泣着，一再催促自己快快睡着，不要喝酒。她是被那几个小时的盲目欢愉所蒙骗了，人总是这样，先欢乐快活一阵，痛苦随之降临。

她苦叹了一声，爬下床来。也许，她毕竟未受骗。这次，她没有被骗得半夜里糊糊涂涂拥抱便桶箱。

还是有点快活愉快的。昨天，正如她料想的那样，过得很舒心，很惬意。后来，是昨晚。昨晚在摩根的怀抱里，度过了不可思议的短暂时刻。

她瞧了一眼镜子，又叹了一口气。她还是喝醉了酒好些——她成了那副模样。

她脸色苍白，头发乱成一团，而眼睛……天哪！眼眶浮肿，通常是白色的眼球虹膜变得不成样子。

眼珠红通通的，布满了弯弯曲曲的细小血丝，天哪，她的眼珠看起来像是佐治亚州公路图。

她的眼球干涩粗糙，沙纸一般。

她站进浴室，让冰凉的水柱喷洒脸和头。感到心里好过了一些，记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之后，她才关上水。

她真是左右为难呀，她想。她得给孩子们做一餐更为丰盛的早餐，这是最后一餐了。

然后，她得帮助他们收拾行装。此后，她要跟他们道别。要面带笑容。

泪水涌满了她的双眼。

这点，她办不到。其它任何事情，她可能做得到，但就是笑不起来。

莎拉强忍住了泪水，昨晚她的泪已经流够了。她匆匆穿上褪色的牛仔褲和T恤衫，穿上短袜和靴子，说服自己走出卧室来到厨房。

她感到一阵阵恶心，一点也不想吃东西。

韦斯一步跳进后门：“我已经把鸡放出去了。”

她笑不出来。她干咽了一下喉咙：“谢谢。”啊，上帝啊上帝，韦斯，你今天就要走了，我再也看不到你啦。

为了防止像陷进泥淖的牛犊那样失声大叫，莎拉将头伸进冰箱，取做早餐的食物：熏咸肉、蛋、奶油、牛奶……

不知不觉间，早餐做好了，摆到了饭桌上。莎拉在饭桌旁她的位置上坐下来后，目光一直瞧着自己的餐盘，没抬头望一眼别处。孩子们像平常早餐那样交谈着，好象他们毫无打算今天离开似的。也许，摩根没有告诉他们，今天是他们离开农场的日子。

她无心吃东西，漫不经心地应付着。摩根在她之前吃完了，从饭桌旁站起来，用挂在她椅后墙上的电话机拨电话。

她从他所按的号码键听得出，他在打长途电话。好哇，他在带走孩子之前，还要给她留下一张长途电话费帐单。

冷静下来，莎拉，不管怎样，你会活下去的。

她想不去听他打电话，可又忍不住。他在问一个名叫库柏的人的情况。

“你没听说，是什么意思！他在南边那儿呆了多久？嗯，你一听到什么消息立刻给我来电话……对，我会让你得到我的报告的。”他说出莎拉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

请别放电话。”

摩根碰了碰莎拉的肩膀，她转过身来望着他。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说：“他想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我用多久。”她默默望着他。孩子们在饭桌旁的谈话突然停了下来，安吉仍在吃她的早餐。他在说什么？他说几个小时，还是几天？这意味着他不会马上离开了？她极力装出漠然的神色，耸了耸肩膀：“随你的便。”

摩根注视她的目光好一会儿，她也注视着他，心里不知所以，很想知道他会怎样答复。

他将话筒凑近嘴巴，说：“我留在这儿……多久，还未定下来。”

“太好了！”韦斯高兴得叫起来。其它孩子全都乐得笑了。莎拉一声不吭地看着摩根，摩根也看着她。

他挂上电话，站到莎拉身边：“我有份报告要写。你这儿不是有台打字机吗？”

他终于渐渐理解了，同意留下来，孩子们也留下来。但是，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使他改变了初衷？

“莎拉？”他说，“有打字机吗？”

她浑身抖了一下。如果他冷漠处之，她也会这么干的。“有台打字机和计算机。康妮，带你父亲到工作室去。”

他在工作室呆了整整一个白天，出来吃过晚饭后又回工作室去了。莎拉没有跟他交谈的机会。当晚孩子们就寝后，她去查看孩子们的睡觉情况，路过摩根卧室隔壁的工作室，见工作室的门关着，听见计算机字键敲击的嗒嗒声。

几分钟后，她走下楼来，打开电视，看晚间电影，决心无论多晚也要等他。他俩得谈一谈，她非要弄清楚他留下来的原因不可。

也许，他觉得留在这儿既方便舒服，又可节省重新安置孩子们的花费、但是，他不可能就这样时间不定地呆下去，这一点他俩都清楚。那为什么他不干脆马上搬家一走了事呢？是不是他认为，呆的时间长些使孩子们的心理好受些？或者，他明白她对孩子们有何等深厚的感情。因而多呆段时日，以表明他对她愧疚不安的心意。

也许他认为，要是他呆的时间够久的话，她会改变主意，把农场卖给他。这样一来，他就根本用不着离开了。

摩根转动了一下他那酸僵的肩头，揉揉眼睛。够了。他把写下的东西储存起来，关掉计算机。

他打算留下来，不慌不忙地与莎拉交往，以进一步了解，他俩接触时会产生什么情感。但他只想慢慢地来，不催逼她。写报告是避开她的极好借

口。今天，他几乎有十几次想停止打字去找她。

然而，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慢慢来。他不能操之过急。

慢慢来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伙计。完全避开她可就不能慢慢来了，但这又会产生逆反效应。

几分钟后，他离开工作室，发现她在躺椅里睡着了。

真见鬼。

她看起来是那樣的溫柔，那樣的热情，那樣的易受傷害，那樣的動人心弦，這太不公平了。他站在地旁邊，笑吟吟地瞧着她那歪到一边的馬尾辮和睡皺的衣服。

“莎拉，我的女友，你是个小傻瓜，”他小声说道：“一个可爱可敬的小傻瓜。”

把她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这一冲动压倒了一切，他抱起她朝她的卧室走去，睡梦中，她呻吟着，在他怀里蜷缩，贴紧他的胸口。

他把她放到她睡的那张紧绷凸起的水床上，水床凹了下去。他有点慌乱，天啊，莎拉仍睡在他手臂上，这真不好办。

黑暗中，借助院子的路灯透进来的些许灯光，他将额头轻贴到她的额头上，极力下定决心，将手从那柔软的身子下抽出来，走开，他必须走开。

他不知从哪儿获得了离开的力量。他站在床旁边，低头望着她。她噓了口气，双臂交迭起来，仿佛感到冷了。

见鬼，他可不能那样离开她。他咬紧牙关，然后伸手脱掉她脚上那双绒布鞋，在家里她总是穿着绒布鞋。然后，脱掉她的短袜。这是双小巧的短袜，极适合她那双娇美的小脚。

在超乎寻常的克制力的约束下，他动手解她的牛仔裤，尽可能轻地拉下裤头的拉链，以免把她弄醒了——他怎么自圆其说呢——他脱了她的裤子。她可以穿着剩余的衣服睡觉。

她修长秀美的双腿，在幽幽灯光里，如白玉般光洁。那双秀腿真的像看起来那样柔和光滑吗？他拼命忍着，没去抚摸探究。

她睡在被子上面，他不敢抬起她，以便将她身下的被子拉出来。他担心会把她弄醒了。他害怕他再不能离开她。他发现一床被子垂滑在床脚下，真是太好了。他拉起被子一直盖到她的领子下，双手抖个不停。

好象身后有鬼在追赶似的，他飞逃出去。

第二天早上，莎拉很快就明白了昨晚所发生的事。她肯定是在躺椅上睡着了，有人把她抱到床上。可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天哪——有人拉脱了她的裤子！

她很快就明白过来那个为她脱裤子的人是谁。

新奇的经历通常是令人兴奋激动的。可是，这个经历却太令人难堪了。干吗他不让她就那样睡在那儿？一个几乎陌生的男人脱掉她的裤子，叫她今后怎么面对这个男人？

与他面对面吃早餐时，她心里阵阵发紧，左右不是滋味。对昨晚抱她上床睡觉这样过份亲密的殷勤服务，他没在人前流露出丝毫的迹象。

至少，在她觑空望他几眼的时候，没见他有什么异常表示。看他的机会不多，但她每次望他，心里总是感到脸颊发烧。

早餐过后，莎拉见摩根又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除了“早安”外，他没跟她说过其它的话。

餐盘一洗干净，厨房一收拾好，她就让孩子们轰出户外去玩耍。这该是她和摩根谈话的时候了。这样躲避着没有用，他不可能在这里呆下去的。

第五章

莎拉敲了敲工作室的门，没等回答就径自推开门，走了进去。

摩根坐在计算机前面，背对着房门。他不慌不忙地转过头来，看着她，手指停在字键上没移动。

她终于硬要与他面谈了——要么现在就说清楚，否则永远别说。“我想要跟你谈一谈。”

“谈什么呢？”

好象他不知道似的。她关上门，背靠在门上，双手放在身后的门把手上。“是你……昨晚把我放到床上的？”

他转动旋转椅，面对着她。“用不着谢我，”他说，嘴角微笑。“我很高兴这么做。”

他的回答使她想到牛仔裤从她的大腿脱下的情景，她感到双颊阵阵发烫。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羞涩感觉。该改变话题了。“你不能留在这儿，摩根。”

他朝她抬了抬眉毛：“你要赶我出去？”

赶出去？她真的想要他离开吗？她真的想要他把他的笑意、他的温情、他的孩子们统统带走吗？

“不，这个嘛，只是……”

“怎么回事？”

他非得走不可。她只得停止考虑她自己的事和希望的东西。“这个……这个，继续留在这里对孩子们没有好处。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告诉你对孩子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

“为什么不准留下来？”

莎拉深沉地吸了一口气。不要发气，千万别发气。“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你的孩子，而且——”

“你总算意识到这点啦，对吧？”

她咬咬牙，说：“你想谈下去呢，还是不想？”

“很不想谈。我很忙。”

“嗯，对不起，”她提高嗓门说，忘了刚才提醒自己的话。“我原以为，对你来说，你的孩子们的幸福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想，我错了。”

摩根叹了一口气：“对。可我的孩子们的幸福与这个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去掉那些冷嘲热讽的话语，你就会明白的。”他不想去弄明白。他根本不想进行这场谈话。再者，她生气的样子真逗人，好笑极了，也许是因为她难于生气的缘故吧。要是他说出心里的想法来，她也许会揍他一顿的。他缩回椅子上，双手交叉，等她继续说下去。

“你得给孩子们安顿一个新家，他们得在一个新的邻居环境里安定下来。你不知道，马上要开始新的学年了。我相信，韦斯想竞争参加他新学校的足

球队。开学前的几个星期举行足球队员选拔赛。你把他们留在这儿越久，他们就越少时间做……”

“我真高兴，你不想指点我对孩子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

莎拉将头往后靠在门上，闭上眼睛，心里一阵阵伤心失望。“请别这样，摩根。别这样对我，也别这样对他们。你也许，我是说也许，这段时间过得很开心。可是，我们其余的人会因为你的把戏受到伤害的。我知道，对你来说，我的感情毫不要紧，但孩子们的感情却很重要。”

他还未来得及说话，她就走出工作室，随手轻轻将门拉上。他凝视房门好久好久，心想她也许是对的。他在玩把戏吗？如果不是，那么他究竟在做些什么呀？他怔怔地瞧着房门，仿佛房门会回答他似的。哪会有回答呢？

他十分明白，莎拉在催逼他，触动了他的心灵深处。他不可能离开，现在还不能，要等到他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才离开。

他站起身来追赶她。他在洗衣房里找到了她，见她正把一抱衣服放进洗衣机里。

“我没有玩任何把戏，莎拉。”

莎拉吃了一惊，猛然从洗衣机里抽出手来，手肘重重掸在洗衣机桶沿上。“见鬼！”她抓住手肘，痛得脸儿走了形。

“对不起，”他道歉说，“我无意吓你。”

她扫了他一眼，自顾自搓揉手肘。

“我来吧。”他拨开她的手，给她轻揉碰疼的地方。渐渐地，她的脸神轻松下来。

他用另一只手摩挲她那局促不安的肩膀。

她抬头瞧着他，灰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疑虑警惕着。一双值得他永远注视的眼睛。

他冲动地朝她俯下头。她伸出舌头慌忙舔了一下下嘴唇，他嘘了一口气。

“如果这不是把戏的话，”她屏住气儿说，“那什么是把戏？”

领会了她的话的意思后，他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事，他就要做什么事。好象被火烧着了似的，他迅速将双手从她身上抽开。他咒了一声，转身快步朝门口走去。“真是对不起。”

她转回身来，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加进一些洗洁剂，调整好控制器，开动洗衣机。她昂首走出门口时，他只好退到一边去，不然要被踩住脚的。

他跟在后面，说：“喂，莎拉，我只是想……”

她停下来，回头望着他：“你想？”

真该死，这不会起作用的。她对人的信任程度，与一头野兽差不离。要是她晓得了他的真实想法，她就会有十足的理由不相信他。他需要理由十足的借口才能留在她身边——一个她会相信的借口。他真该为刚刚想起的那个借口羞愧于心，结果却没有。

“我想再次渐渐了解我的孩子。自从我上次看见他们后，过去了四年多时间。要是我就这样把他们从这儿带走，从你身边带走，他们会痛苦不堪的。让我们在这儿再呆段时日吧，让我跟他们在这里过一段时间，他们在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

“你每天从早到晚关在工作室里，你的那些个想法是难以办到的。”

她把他逼进了死角。“你说得对，”他说。“我可以在孩子们晚上睡觉后，才写我的汇报材料。”

莎拉感到她的决心动摇了，散架了。他是对的。孩子们留在这儿多呆些时候，对他们大家都有好处。对他们有好处，对她却有坏处。对他的亲近，她还能接受多久的时间？对他那强烈的吸引力，为了完全不上当受骗，她还能抵御多久的时间？

她清楚，要是她退让了，让他知道她的心事，那将是她一生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因为，不管他俩之间发生什么事，她知道，不久的一天他是要走的。他要带着孩子们连同他的笑意、他的温情一走了之，她会孤零零留在这儿，完全彻底地孤单。

“你想，这要多……多久的时间？”

摩根绷紧的心弦松弛下来——她不会赶他出门了。“不知道。”他说，勉强耸了一下肩。“走一步看一步呗。”

莎拉没有答他的话，转身离开他，朝自己的卧室走去。他没有跟她去。

当天晚上，他未到客厅跟大家一起看电视时，莎拉起身离开了客厅。后来，他在洗衣房找到了她，见她在折叠衣服而不是洗衣服。

第二天晚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他走进来，她走出去——她有针线活儿要干。

第三天晚上，她清理炉子。到第四天晚上，摩根觉得受够了，再也忍不住了。她离开客厅里的孩子们，朝屋后门廊走去，他跟了上去。他知道她听见了他开门走出来，但她没有转身面对他。她站在那儿凝视后院的夜色，双臂交叉在胸前，仿佛在暖融融的夜风中有点发冷。

“干吗我感到你在有意回避我？”他柔声问道。

“不晓得。”她对着纱窗说，而不是朝着他说。

“也许是因为每次我走进一个房间，你就从最近的门走出去的原因？”

“你太会想象事情了。”

“太会想象？”

她怅然叹了口气：“我不是在躲开你。我只是想让你有时间单独跟孩子们亲近。你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这个，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过段时间，好了解他们，对不对？”

摩根双手插进兜里，免得一时冲动，抓住她的肩膀摇晃她。好长一会儿，仅听到蟋蟀的欢快叫声，蝉的吱——呀鸣叫声，六月由于飞撞厨房纱窗的噗噗声。“这件事情上，我能得到一点点帮助吗？”

她看了他一眼，跟着眼望别处：“什么样的帮助？”

“帮一下安吉。”自从七月四日国庆节以来，跟他最小女儿的关系有了可喜的改善，但他感到还不够满意。

“她正在接近你，”莎拉说。“她还需要些时间。”

“在你叫我离开之前，我还有多少时间？”她仍然背对着他。她究竟为什么不转过身来？

“我想了起来，我确实请过你离开，可你根本不理睬我。你至今留在这儿，打算跟你的孩子们重新熟悉起来。行行好，告诉我，这需要多久的时间。”

“太那个了，莎拉，看着我。”她不理他。他悻悻然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扳转过身来。“你知道的，孩子们并不是我留下来的唯一原因。”

她一点一点地将双手垂下到身子的两侧，说：“不是？”但愿他能破解她的脸色就好了，可惜门廊里太幽暗了，看不清。

“对，他们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那是什么原因？”

他的耳际充斥着怦怦心跳的轰响。她离他这么近，他的脸感觉到了她呼出的气息。

他更靠近些，不假思索地双手搂住她的颈脖。“干嘛？”

“不干嘛。”

他见她吞咽了一下，他的手掌根感觉到了她喉头的蠕动。她的双唇万般柔软，闭得太紧，太诱感人了。他的双唇轻轻触摩她的酥唇。“就是这个原因，”他回答说，蜻蜓点水般的触吻变成动情狂吻。

对他的动情狂吻，莎拉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几天来她心中的冷漠，被他对他的钟情融化瓦解了。

就因为这个，这是他亲口说的。他是因为这个才留下来的，是因为他俩每次接近产生的情感才留下来的。他也感受到了这个，明白了这个使她的心儿高兴得飞上了天。

只是太快了些，她正在兴头上，他就将他的嘴唇从她那儿挪开了。这时，她才发现，他俩在大口喘气。

摩根嘘着气，将脸埋进她那令人销魂的颈窝里：“莎拉，我无法离开。请别叫我离开吧。”

啊，上帝，莎拉心想，她怎么能拒绝这样的恳求呢？为什么，可敬的上帝，她要叫他离开呢？“你……不想离开了？”

摩根感到，她那温暖的纤细手指在捏摸他的颈背，他兴奋得浑身颤栗。他那一声声“对，对，”流水般从口中说了出来。对，我不想离开了。对，离开是不对的，不明智的。对，别用嘴唇亲脸。对，莎拉，对。

他抬起头，他俩的嘴唇又合在一起，疯狂地吻着，紧紧贴在一起，吻呀吻呀。要是他不及时停止的话——他抽开嘴唇，将额头贴在她的额头上——他俩急促的喘气声压过了晚间的风鸣虫叫声。

这时，他俩都气顺下来了，他抬头看着她。他使她转到厨房窗户射来的光亮里，好看清她的脸儿。这一看，看得他几乎按捺不住了。

她的眼睛闪烁着饥饿的情爱火焰，她的双唇柔软润滑，被他的双唇贴压得有些肿起来。可他心里仍然有点吃不准她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这场把戏，如果有把戏的话，过去了。他得搞明白，他与她是站在什么位置上。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那么，我走呢，还是留下来？”

她瞧着他好一会儿，没有回答。她的手指从他的头发中抽了出来，轻轻按在他的嘴唇上，他几乎失去了得到答复的希望。他吻着她的手指。

“我想，”她轻声说，“就因为这个……”她手摸着他的嘴角。“……你应该留下来。”

他呼出了憋在胸中的那口气。

她对他微笑着，他的心喜欢得飞上了九霄。

就因为这个……

当晚，莎拉回味这个吻十多次，一觉醒来，脸上还漾着笑意。他留下了！摩根？福思特就是因为这个才留下来的。

她一蹦跳下床，步态轻盈，充满活力。她不想考虑那些无关紧要的细

节。知道他俩亲吻时发生的事及他的情感，这就足够了。这就足以使他改变离开的念头了，这就足以使她消除心中的忧虑、惶恐和惴惴不安了。

她爱他！这个意识既令人震惊，却又令人振奋欢喜。即使这使她心里有点胆怯发毛，也是好的，令人心甜的好事。

她双手抱头，痴痴笑着。她打心眼里未曾想过会又爱上一个男人，然而就在这里，她又爱上了，她爱上了摩根·福斯特。

他也许不会因为感恩而爱上她，但她有点心绪不安。这是一种不坏的心绪不安，令人兴奋激动的心绪不安，是满怀希望的心绪不安。整个白天，洗衣服时，擦除家具灰尘时，在菜园除杂草时，她无时无刻不在留神捕捉他的声音和身影。但是，他直到吃晚饭时才从工作室出来。她有点后悔，她还未把对那台该死的计算机的看法告诉他。

他来了，坐在她的对面，他那钩人心魂的目光望着她，望得她透不过气来。

她心里暗暗决定，夜晚某个时候，每次一个小时，享受一下生活，享受——和给予——无论摩根想要干什么都行。

这可不是轻轻松松的决定，即使是自觉自愿的决定也是不轻松的。丈夫去世后，她从未跟男人睡过觉。如果她对他的心事理解不错的话，她打算这么做。

然而，她找不到机会探究他的心理。她用舌头舔食粘在下唇的奶酪时，他的目光注视在她的舌头动作上，漫长的几秒钟后他才抬起头与她四目对视。他那火辣辣的目光，望得她心里紧张得只顾抓紧餐叉以免它掉到地上。

“晚饭后有人想打排球的话，我来把球网挂起来。”韦斯说，打破了使莎拉透不过气来的沉闷尴尬的气氛。

“我打一个，”杰夫说。

“我也打一个。”

“还有我呢。”

“我能够得着球吗？”安吉问道，她那深棕色的大眼睛注视大哥哥。

“够得着的，”他说。“你们二位怎么样？”他问父亲和莎拉。“你们想打吗？”

摩根瞧着莎拉，他那火辣辣的目光变成了灼灼火光。她手里握着的餐叉抖个不停。

“怎么样，莎拉，”摩根柔声问道。“你想打吗？”

她想咽口水掩饰一下，但做不到：“我打。”

摩根慢慢咧开嘴角笑了，他那双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我想，你会答应。”

莎拉慌忙跑去收拾厨房，不把家里的盘子全给弄破那才怪呢。特别是摩根在周围蜚来走去，目光老盯在她身上，使她更足魂不守舍。她老是情不自禁地偷

看他，痴痴笑着，极力抑制不要笑出声来。摩根这么一往情深地追她，这可是任何别的男人没有过的。这是她体验到的最令她心醉的感觉，她感到兴奋异常，女性的柔情满盈心扉，但愿这种感觉越多越好。

她又笑了。下次，叫他半夜里来到她卧室，如果让他又趁她睡着了走开，而留下她一个人的话，就该咒她自己！

他为她打开后门时，她有意挤触他。听见他急促地倒吸了一口气，她

心里惬意极了。

这可是只要两个人就可以玩的游戏。

在后院里，韦斯挂起了一张排球网，围墙附近的两棵大树——一棵三角叶杨树和一棵胡桃树，傍晚时分将斜长的树荫罩着后院，使玩排球的人解除了华氏九十五度的燥热。

他们分成两边：摩根、安吉和双胞胎在一边，莎拉、韦斯和杰夫在另一边。摩根首先开球。

“你们那边准备好了吗？”他叫喊说。

“我们准备好了。”韦斯说。

“开球吧，”杰夫叫喊说。

“你怎么样，莎拉？”摩根问道：“你准备好了接住我发向你的球吗？”

“讲话要算数，福思特。”她高声回话说，心里一阵激动，又补上一句，“岂止准备好——你打过来的任何球我都能对付。”

摩根朝地上拍了一下球，怪笑了一下：“你说的话当真？当心头顶！”他将球猛力开了出去。

韦斯将球挡了回去。排球越过球网朝摩根飞去，他用一只手抱住安吉的腰，举起她站在他跨骨上，让她击球。她稍稍碰着了一下球，摩根紧接着用一只手将球垫起来，康妮砰的一声将球打过网去，球飞向杰夫，杰夫猛力击球，球触网落地。

球赛结束时，个个浑身热烘烘的，大汗淋漓，笑得没有了力气。摩根提起浇菜园的软水管喝水，安吉无意动了一下软水管，水流射得他满胸满脸。“哎哟”，她叫了一声。

其它人笑得前俯后仰。摩根将水管向着他们兜头射去，以示报复。

摩根将软水管递给罗布。莎拉这时恰巧站在摩根身后，他转身一个趔趄撞到她身上。

他俩摔倒在地，他跌进她高高翘起的两个膝盖之间的地方。她没有生气，她倒挺高兴的。

“就像安吉说的……”摩根得意扬扬地对她说，“哎哟。”

莎拉娇嗔地说：“你是有意干的，你这个坏家伙。”

他用双肘撑起身子：“谁，是指我吗？”

“对，就是你。”莎拉脸色泛红，心里直想笑。“我只想知道，你会因此得到什么报复。让开，不要又把我撞倒了。”她向上挺身子，想要把他的身体挪开。

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再说一遍，”他小声说，“我就让你看看，我想要得到什么。”

她感到她的脸更烫人了：“这很有趣，但我要提醒你，我们身边此刻有颇为有趣的观众在看着我们哩。”

摩根抬起头，这才仿佛惊讶地发现孩子们还在那儿。

“从她身上爬起来，爸爸，不然你会把她像虫子一样压扁的，”杰夫说。

摩根用双手和两膝撑起身体，说话语气极不自然：“我们……嗯，慢点再把这个扶起……”

他站了起来，然后抓住她的手将她拉起来。她有些吃惊地发现，她的双膝在阵阵发抖。这个男人敢情是高压电。

这个男人专会捉弄人。他诱使她上钩，与她调情，弄得她心旌摇荡不

能自己时，脱身便走。啊，他是想要她的，莎拉对此毫不怀疑。良辰来临时，如晚上孩子们入睡后，他俩是有时间搂抱在一起热热火火亲吻的，可他却设置种种障碍加以推脱。

见鬼，种种障碍。他跑走了，甩甩手走了，从她那儿逃走了。莎拉对此不知所措，毫无办法。

她将轰鸣作响的真空吸尘器从正式餐室（只在重大场合才使用）里抱出来，进入通向摩根卧室和工作室的走廊，一路吸扫到楼梯。她希望，嘈杂的机器声会把他吵得心绪不宁——他呆在工作室里，一门心思操作那台该死的计算器。

直到现在，她的伎俩丝毫未起作用——工作室的门一直紧闭着。

她干完吸尘清扫活儿后，接着将清洗桶里的衣服取出，放进甩干桶里——家里有五个孩子，衣服老是洗不完，随后她向厨房地板发起猛烈进攻——使出浑身力气拖地板。

如果她干活干得精疲力竭，晚上就能睡得着觉了，就不会在床上好几个小时辗转反侧了。

自从摩根·福思特来到农场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有睡过一夜象样的觉。打他俩开始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以来，更是夜不能寐了。

她唯一弄不明白的是，他俩中谁是那只猫，谁是那只老鼠。

疲劳术像吸尘器伎俩一样，毫不管用。她上床后，脑子里一连几个小时想着摩根，想得心里发愁发苦发痛。脑海裡，无时无刻不在想他的亲吻，他的亲吻。破晓之前，她终于昏昏糊糊睡着了，他的身影随着进入她的梦境。

梦中他俩做爱。

梦醒过来，她浑身颤栗，性爱意犹未尽了，痒酥酥的胴体汗流滚滚——比没睡着还要糟糕。

不行，家务活不是解决失眠的办法。第二天，她决定清扫鸡舍。泥巴和鸡屎也许会把她头脑里的杂念清除干净的。

“干吗我们还呆在这儿？”

听见韦斯发问，摩根漫不经心地抖了一下缰绳。“花斑”——有谁听说过将马取名为花斑呢？花斑摆了摇头，后脚站立朝侧面跨跃了一步。摩根使马安静下来，对韦斯提了个问题：“你想赶快离开？”

“决不，我还以为你想呢。”

“并不特别想。”

韦斯最初的问题——干吗他们还留在莎拉家里——着实使摩根吃了一惊。对这个问题，他不应该感到突然，几天前他就应该料想到的。过去的年月里，他对每个情况总会从方方面面加以考察，对每一种可能的选择都会作出精心的安排，谋划出几种不同的方案。这次，他一定是闭起眼睛错过了。自他第一次见到莎拉·柯林斯以来，他就一直没有认认真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们要在这里住多久？”韦斯想要弄明白这点。

摩根耸耸肩，催花斑向前迈了一步：“还要呆段时日吧。我要至少等到知道库柏平安再说。”而且要等到我拿定主意对莎拉怎么办为止。

“你当兵时的老朋友？是那个你经常对我提起、曾在越南救过你的命的人？”

“是的。到现在他该回来了。”

“你对他放心不下？”

“有一点，”摩根点点头说。

“他去什么地方啦？”

“他去寻找我。”

韦斯沉默了一会儿。他太文静了，摩根心想。这时，韦斯勒缰让马停下。这孩子——不，他现已是一个青年小伙子了——双手放在鞍头上，观看一只红尾鹰在碧蓝的天空翱翔。红尾鹰乘着一股气流朝右斜飞，掠过鱼塘。

“要是你听不到他的消息呢？”韦斯问道，目光仍注视着红尾鹰。“那怎么办？你会去找他吗？”

摩根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难道你不会吗？”

韦斯垂下肩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摩根也垂下肩膀。他该怎样使韦斯和其它孩子明白事理呢？他爱他们，决不会伤害他们一丝一毫，上帝作证，他再也不愿离开家里人了，任何理由都不会使他离开。可是，如果库柏近期没回来，摩根心里明白，他别无选择。

“我记得我答应过，我不会再次离去，我是认真的。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库柏会去这么长的时间。这使我想到，出麻烦了。我欠他的情，韦斯。如果他需要我，我只好去。”

韦斯深深吸了一口气，挺起肩膀：“我明白，爸爸。正如你说的，我也会那样干的。

这次尽量别去那么久，行吗？”

韦斯的眼神，含有揶揄，也包含着明白事理的体谅，使得摩根周身血管涌动起阵阵强烈的自豪感，喉咙好象堵上了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道：“你真是一个好极了的好小伙子。”

韦斯的胸口至少挺高了一英寸。他俩彼此对笑起来。

“谢谢，爸爸。”

“谢谢，孩子，谢谢你的体谅。嗨。要是福气好的话，我也许用不着离开这去别的地方。现在，库柏可能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是的，”韦斯回答说，“不过，爸爸……”如果你非走不可的话，别为我们担心。

还有我在这儿嘛。”

摩根的喉咙里似乎堵着东西，说不出话来，两人默默无语回到牲口棚。

摩根哼了一声，从马鞍上跳下来。眼下他还没感到疼痛，这一声是为明天而哼的——明天他就会感到浑身又酸又痛了。他好久未骑过马了，好久好久。

“明天我会周身疼痛的，”他埋怨说。“这是谁出的主意呀？”

韦斯将马鞍从他的黑驹马背上取下来，放到锯木架上，然后哈哈笑着说：“是你的。”

他俩把马具放进牲口棚后面的马具室里，给马匹扇凉洗刷，喂料，一干完活儿，韦斯立刻大步朝住房走去。

“在写有我名字的冰箱里，至少有一加仑的冰冻茶。你来吗，爸爸？”

“你先走。我再呆一会儿。”

冰冻茶听起来太爽神了，不过摩根刚才瞧见莎拉走进鸡舍。像她的一只母鸡受公鸡引诱一样，他不由自主地朝她跑去。

来到鸡舍前面，他听见莎拉高声吆喝：“哎呀！你真该死，柯格本恩！”

跟着传来一声响亮的咯咯鸡叫声，一大团尘埃从敞开的门口扑飞出来。

“我老是说，你这样老的鸡，肉都老得吃不动了，不过呢，要是我炖你两天，把你和进汤团里，谁也不会埋怨的。呀呀！不准那样做！”

摩根靠在敞开门的门框上，看见莎拉抓住一只大白公鸡，公鸡拼命朝她扇翅膀，莎拉转动身子躲开，好似在跳快三步舞。

“我听过人们跟家畜家禽说话，可不像你这样从头讲到尾。”

莎拉朝话语声的方向转过身来。摩根冲她大笑。她穿着经常穿的那身衣服：T恤衫、牛仔裤，裤管塞在高统胶鞋里。据她说，穿胶鞋更方便，用不着担心踩在什么东西上面，用水一冲就可把鞋上的脏东西冲掉。她的头发罩在一顶绿色的球形帽里，帽上印着黄色图案商标。

那个球形帽原来是一块头巾扎成的：她将头巾角绕头发绾起来，让头巾遮住眼睛以下的脸部。“你想抢银行呢，还是偷些鸡蛋？”摩根戏言说。

“真好笑，福思特。”她把头巾扯下来，头巾松弛地环围在她脖子上，她的下半部份脸挺干净的，脸的上半部份可就不那么干净了。“实际上毛巾是当防毒面具用的。我在这儿清鸡舍。你不戴上一个这样的东西，别想在这儿呆得下来。”

“刚才鸡咯咯大叫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那是我抓住柯格本恩又旋了一圈。”

“谁呀？”

“柯格本恩呗，”她说，朝那只大白公鸡挥了挥手。“公鸡柯格本恩。”

摩根嘘了口气，转动眼珠：一匹名叫花斑的母马，一头名叫埃德娜的奶牛，现在还有这个。

“行啦，我算服了。为什么你把它叫做公鸡柯格本恩呢？”

“你在说笑话吧？看着它，它老了，邋邋遢遢，像垃圾场的狗那样坏，它的肉老硬得像破皮鞋，它还瞎了一只眼。你说，你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他晃了晃脑袋，说：“行将就木。”

“我不相信。它也许还傲气十足呢。”

莎拉弯下腰，背对着柯格本恩，伸手拿躺在她脚边的扫帚。这只公鸡无疑要跳完那套复杂的快步舞——摩根敢指天发誓，看见它那只黄色的眼睛露出一一种罕见的光波，这时它拍了两下翅膀，接着腾跃到空中，脚爪伸到身子前面，用它那两英寸长的爪子猛戳莎拉的右边屁股。

莎拉尖叫一声，像弹簧似地往上一蹿。她迅速转身面对攻击者大公鸡，眼神射出种种威胁——放你的血，炒你的鸡块，炖你的汤团。她咒骂了一句：“你这个蠢货！”

摩根笑得更起劲了。柯格本恩高昂起头，得意洋洋地长鸣“喔喔喔——”随后，它收起翅膀，它那只黄色的眼睛不屑地扫了莎拉一眼。像至尊无上的帝王似的，大白公鸡昂首阔步，从莎拉和摩根身旁走过去，迈出鸡舍大门。

莎拉握紧拳头朝空中挥动：“总有那么一天的。”

“你真话多。”

她自嘲地笑了笑，说：“是呀，这点我知道。大白公鸡在这儿生活了这么久，久得都成了这儿的一部份了。我可不忍心杀它。骑马感觉还好吧？”

“很好。”

她的头偏向一边，说：“想说些什么？”

摩根微笑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莎拉反唇相讥：“现在是谁话多？”

“这话是什么意思？”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真蠢！他十分明白，她的话语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他当时想要进行的那种谈话。

他不想谈，怎样向她解释才好呢？她把他以前从未被搅动过的心灵给搅了个颠三倒四。对个性如此强硬的女子，他过去是从来不想的。

他一生中对女人极少相信过。他怎么晓得，她不是在用她的色相作诱饵，阻止他把孩子们带走呢？

“哦，我明白了，”她说，双手放在屁股上。“你是有意要极力挖苦我。”

摩根极力将心情放松下来。要是她仅仅在利用他，那又怎么样？他没有对她作过任何承诺。干吗他俩不能愉愉快快在一起，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呢？一旦感到受人利用了，他就离开。

但是，你能离开吗，伙计？你能离开她吗？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心里无底。他担慢，现在太迟了，他无法脱身离开了。早几天他就应该离开了的。

那么，你还与她抗争，别别扭扭干什么？

她那么想你，你也那么想她。

为什么他不能相信她？莎拉不是那种轻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她只是为人太坦诚而已。

她的坦诚与大方，充份表露在她的脸上和迷人的眼睛里。

“极力挖苦你？你是那样想的吗？”

她眼神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那我应该怎样想呢？孩子们不在身旁作伴时，你为什么总要在我们俩之间筑上一堵高墙？”

“好多好多年前，我就长大了，不要人作伴了。”

“这说明不了问题，我不信。”

他觉得，一丝笑意正从嘴角缓缓伸延到脸上——他在堵堵高墙和不要人作伴之间缴械投降了——何苦既与她又与自己过不去呢？“你会收回前言的，女士。”

她反唇相讥：“收回诺言，收回诺言。”

第六章

莎拉让喷头喷出的细细条条的水柱刷刷冲洗全身，将白天沾在身上的脏东西冲掉。

孩子们和摩根在看电视，她想和他们作伴一起看，但先得清洗干净才行。她想穿上好点的衣服，换换装束，不穿牛仔裤。

可是，如果她不是穿牛仔裤而是穿别的衣服走进客厅，孩子们就会指指点点，大发议论。除了牛仔裤和T恤衫，她从未穿过其它衣服在屋里屋外亮相。真该死！

把湿头发用毛巾擦干后，她心想，至少要淡淡化点妆，洒点香水。她拿起一瓶香水，瓶上的商品名是由粗红色的斜线条组成的：迷你牌。

“好，迷你牌。”名字取得太好了，真是好主意。但是，她不想弄得大招

人现眼，只是这里摸一点香水，那里涂一点香水对，别忘了那儿也搽一点。

几分钟后，她走进客厅，在安吉身边的那张沙发的空位上坐下来，安吉的另一边坐着摩根。安吉仍然极少跟他说话，在他靠近她身边时，她不再羞怯地退缩到一边去了，他抚摸她时，她也不在乎了。

莎拉心里明白，摩根抚摸她，她也不会在乎的。她集中起精神看迪斯尼电影剧，孩子们个个看得全神贯注，一眼不眨。她看到一半，精神又开小差了。

这时，摩根打了个哈欠，伸展手臂到沙发背后。不一会儿，她感到他的手指在触弄她的头发。她望了他一眼，但他的目光仍在电视上。他那不知轻重的手指重重戳了一下她的颈子侧面，她差点哎哟叫喊起来，她的双臂顿起鸡皮疙瘩，她急忙用双手磨擦手臂，除去鸡皮疙瘩。

“冷吗？”

她侧转头望着他。他的手掌曲起，摸着她的颈背，四目对视，一动不动。“不冷，”她小声说，一点也不冷。

他会意地笑了，好象他看破了她的内心活动。

片间插播广告时，安吉将头枕在莎拉大腿上，脚搭在摩根的腿上。

看完电影后，莎拉到厨房收收捡捡了几分钟，好让孩子们有时间准备上床睡觉。她上楼跟孩子们道晚安，摩根紧紧跟在她后面，又跟着她走下楼来。

现在，她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她在幽暗的客厅停了下来，他也停了下来，站在她身后，仅离开几英寸远。她感觉到了他身上的热气，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她的心企盼得怦怦直跳。

“希望你留下其中的一个给我。”

他深沉的话语，饱含明白无误的渴望希求之情，在她耳际轰响。她问：“其中的一个什么？”

他抓住她的手，拉转她面对着他：“其中一个睡前的道别吻。”

这个吻呀，她等了整整一天，等了她一辈子。如果他不来吻她，她肯定会去吻他的。

“我可能留下了一两个。”

她偎进他的怀里，那是她极乐意依偎的地方。他俩的嘴唇贴在一起，没有迟疑，没有试探，如饥似渴般品尝爱的滋味，爱的抚摸。他俩的舌头急切地舔来缠去，他俩的身体伴着爱的心曲的节拍摇动。

摩根嘘了口气，移开嘴唇，他感到他的克制力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于是将脸埋进她的头发里：“莎拉，莎拉，你好香呀，我从未闻过像你身上这么香的香味呢。”

“那是我的香水气味。”透过他的衬衣，她将吻一点点一点点印留在他的胸口上，同时双手在他背上摸来摸去，逗引他发狂。“香水叫‘迷你牌’。”

他用嘴唇触摩她的太阳穴，她抬起嘴唇迎接他的嘴唇。“这香水真迷人。”他动情地说。

嘴唇甜甜地亲吻着，他使劲将她抱紧，使她紧紧贴在他的胸口上。她感到了他的欲火激发。情况发展得快了，太快了，他得打住，非得停止不可了。

他将嘴唇从她的嘴唇上移开，大口大口喘气。“真甜蜜，甜蜜的莎拉，

我在催逼你，我心里知道，我可不想催逼你。”

她将他的头拉下来，贴在她的额头上。她贴着他的嘴唇说：“逼我嘛，摩根，你逼我嘛。”

莎拉本人也弄不清，她哪儿来的勇气说出那样大胆的话来。说出了那些话，她心里十分高兴。她想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时日。而他呢，也想她。根据他嘘了一口气又把舌头伸进她嘴里的神情，她看出了这一点。

后来，又像以前那样，他突然将嘴唇挪开了。“不，别离开！”莎拉叫道。

他气喘吁吁，她也气喘吁吁。他问：“你确实想，莎拉？”

她笑了，笑声有点嘶哑，带有挑逗性：“确实想。”她抬头逼视他的脸。

“以前，我从未叫过男人跟我睡觉做爱。摩根，要我请你吗？”

他狠狠吸了口气，屏住气息，然后长长地吐出来——带出了笑意。“可是，到早上时你还会敬重我吗？”

她用一个手指捏着他湿润的嘴唇，说：“即使晚上只是我希求的一部份，我也要对你五体投地了。”

“我尽力不使你失望。”

“你再让我独自一人过夜，那才使我灰心失望哩。”

摩根的喉咙深处发出嘟噜声，他迅速地吻住她的嘴唇，吻得狠狠地——但甜呀，“决不！”他说着，双手抱起她朝她的卧室走去。一来到卧室里，他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站在床前。

他动手解衬衣的扣子，莎拉跪立在床上，把他的双手拨到旁边去。“让我来解吧。”她全副心思集中在他那光滑雄健的胸膛上，全没注意到她的手指头颤个不停。她极力抑制住不去触摸他的皮肤，总算把扣子从扣眼里一颗颗解脱出来了。然后，她把他的衬衣往下拉，衬衣从他的肩上滑下来，再从手臂跌到地板上。

跟着，她动手抚摸他。她的两个手掌平放在他的肚子上，感到他在深深地吸气，一阵强烈的兴奋传遍了她的全身。她伸展开手指，缓缓从他裤头上边的腰眼处开始戳触他，她的手指头一路爬一路触戳到他的光滑雄健的胸口，向上戳触到他的肩膀，然后又慢慢地向下触摸回来。

以前，她可从来没有这么放肆地摸弄男人，从来没有跟仅认识两个星期的男人这么亲密过。不过，这没关系。这样摸弄他，她心里真是太舒服了，手指头与他那缎子般光滑的皮肤相接触的快感，一阵强过一阵，从头传到了脚，传遍了她的全身每个细胞。这可是她从未感受到的快感。

摩根心想，他被她摸弄得快要死了，但他不在乎。如此寻常的手指触摸皮肤，竟能激发出说不清、道不出的奇特的肉欲快感。他要死了，但无所谓。过去四年多的年月里，他曾天天为活命而苦苦挣扎，如今能死在她触摸的快感里是值得的。她摸弄他，不得不摸他，啊，上帝，现在她在吻他的胸口了。

他知道，她的触摸必然会发展到吻他的。他被她摸弄得再也忍受不住了——从前被女人触摸从未这么快就忍不住了。他知道，原因就在于她身上。

“现在，轮到我了。”他拨开她的双手，将她的双臂举到头顶上，把她的T恤衫猛地拉脱去。他找到她奶罩的搭扣后，解开奶罩，随手将她的这个小小的保护物抛到一边去……他吸了一口大气。她那双乳房如处女的乳房一般，娇美小巧，圆鼓鼓耸起，在暗色的房中雪白得可心可意，乳头硬硬地突

起。他用一个指头揉摸她的乳头，她叹息了一声。

他苦苦忍耐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抱住她，使她紧紧死贴在他的胸口上。

肉体相连的那一瞬间，他俩都嘘了一口气。摩根感到她的双膝完全失去了支撑身体的力量。他吻她了。

这是那么温柔的吻，那么充满情爱的吻，莎拉感到，她闭起的眼睛里充满了欢乐的泪水。她仰头躺倒床上，他跟着她倒到床上去。亲吻的火焰秒秒钟在升温，她感到他欲火饥渴难耐了，她自己也欲火中烧，不能自己了。

四腿交迭缠绕时，她都未想到他俩的裤子是怎么脱掉的，什么时候脱的。他的双手摸呀摸呀，摸遍了她全身，摸遍了她全身的每一个角落，但她仍然觉得他没有摸够她，她也没摸够他的身体。

“莎拉，莎拉，莎拉……”他那灼热的吻，一路顺着她的喉咙往下吻去，吻到她的颈窝，吻到她雪白的胸脯，吻了一个乳峰又吻另一个，他又舔又压又吸她的乳峰，刺激地，使她要他要得发疯。她在他身下蠕动着，喘息着，动来动去催促他，催促他快快去填满那个他与她第一次握手时造成的痛苦空缺。生活上她需要他，肉体上她也需要他，他已经占据了她的整个的心。

她全身发紧，浑身发热，等候着。她对他的触摸的反应，从她的喉咙里发出的呜咽声，使他发疯了。从来没有哪一个女人的反应，使他心里产生过如此意气风发的感觉，如此强烈的感受，如此奇异的感情。

他俩飞呀飞呀，越飞越高，越飞越快，一直飞到千万朵小星星爆发出来，全身精疲力尽。

摩根最后有力地颤抖了一下，他听到出自她那甜蜜的双唇说出的话语，这些话语是他那空荡荡的灵魂一直在渴求的，这些话语使他又惊又喜。

“我爱你，”她说。

他的大脑恢复常态，呼吸平稳下来后，他意识到，她可能不是真心爱他。她几乎不了解他。她结过婚好几年，性爱之后说“我爱你”，也许是习惯性的话，这是她对丈夫经常说的那类话。

他掩饰地咽了一下喉咙，口中的味儿突然变苦了。他不喜欢想到她与她丈夫在一起的情景。为了将这个情景从他心里和她心里除掉，他又吻起她来，令他吃惊的是，他的欲火又像刚才那样强烈起来。她完全融化在他的手臂里，好象他们隔了好多年没做爱似的，而不是才歇了几分钟。

摩根慢慢醒过来，享受着盖在身上的被褥的温暖。他很清醒，他是在莎拉的卧室里，睡在莎拉的床上，枕着莎拉的手臂。她的头贴着他的心窝。

他抬头瞧着灰糊糊的天花板，极力回想上一次一个女人睡在他身边，他却睁眼睡不着的情景，那是他离婚前好久的某个时候的事了。

天啊，他一生中，从未像今晚这样感到如此的满足，如此的安宁。

他的疑惑，对莎拉动机的种种怀疑，对她利用他占有他的孩子的担懔，统统被他俩情爱的烈火烧成了灰烬。现在，他是她的人了，他是她的人了。从前，他孑然一身，一生没有安身之地。

有东西在挠他的胸口。他笑起来——原来是她的眼睫毛。“你醒啦，”他小声说。

“嗯，”她哼了一声，伸手搭在他身上，将头塞在他的肩窝里，大腿紧贴着他的大腿。他的脉搏加快了。“天亮了？”他问。

她那柔软的纤手在他的胸膛上摸过来摸过去。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够

了吧，”他应付说，“孩子们起来之前，我得走了。”

她抬起头来。即使在院子路灯照进来的微弱灯光下，他也能看清，她的眼睛是蓝色的——那双眼睛曾经是灰色的哩。她对着他笑，她的双唇还留有两个小时前被他吻肿的痕迹。“先别走，”她耳语说。她低下嘴唇压到他的嘴上。“我要你又使我喘不过气来。

再来一次。”

他的血液涌动起来。

摩根迈出浴室，用毛巾擦干身子，他嘴里口哨声一直未停。吹口哨是他使心里松弛下来的唯一办法。他真想摇头晃脑放声大笑，十足的心满意足的大笑。

他使莎拉喘不过气来，她也使他喘不过气来。经过一晚缺少睡眠和不习惯了的性爱，他不但不感到疲惫不堪，反而精神倍增，神采飞扬，好象他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似的。只有几块肌肉感到酸痛，他微笑着思忖，但这是一种快活的酸痛。

他将毛巾转住下身，打开了澡房的门。

“哎呀，爸爸，你身上那些伤肿是怎么回事？”

摩根猛然拍起头。韦斯正走下楼梯，步态充满活力，眼含笑意。摩根心里一阵茫然，感到脸上发烧，他咽了一下口水作掩饰。“哦……嗯？”

“那些个肌肉，”韦斯说，“你知道，猛然进行好久不习惯了的的活动，必然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摩根眨眨眼睛，极力使自己跟上话题：“嗯……活动？”

“对呀，比如骑马？”

突然，昨天傍晚骑了两个（或是三个）钟头马的印象，掠过他的脑际。他的脸烧得愈加厉害了。天哪，我的脸臊得红了！

“是骑在马背上引起的？”韦斯试探他。

骑在马背上！摩根拼命忍住冲到了喉咙管的笑，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对，对。

是骑马的原因，没什么大问题。”

韦斯和摩根是最后两个来吃早餐的人。摩根最早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莎拉没有戴乳罩。从他来到这儿的第二天算起，这是她第一次不戴乳罩离开卧室走动。

他的目光看着她的眼睛，他忍住没有送给她一个微笑，忍住没发出叹息声。一想到她那毫无拘束的双乳，就足以使他内心饥渴不已。他想起了双手抚摸它们的快感，双唇亲吻它们的甜美滋味，以及当她那个时刻叹息呻吟的娇态——

他不得不中止这样的神思，不然他就永远无法吃完早餐离开了。他将目光从她身上挪开时，又觑了一眼她那T恤衫的领口。这是个错误。她那韧硬的奶头几乎要将T恤衫顶出两个小洞了，见此情景，他咽了口水，急忙眼望他处。

莎拉见他火爆爆的目光注视着她那坚挺的乳头，羞涩的红云飞上她的双颊。天哪！

这就是从他那儿获得的一切的一切吗？才是看一眼？想他，想他，弄得她如坐针毡。在他俩销魂地度过一晚之后，她认为，想要很快又来那样一回是不可能的。

但是，她想错了。

摩根注视着韦斯，见他正忙于吃东西，眼睛只看着他餐盘里的食物，其它什么也没注意到。其它孩子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赢了！”杰夫叫起来。“你欠我五十美元，付钱吧，朋友。”

罗布哼了一声，将象征所欠数额的筹码币抛过强手棋盘，扔给杰夫。

莎拉站在水池旁，笑望着他们下棋玩乐。孩子们决定下强手棋，她松了一口气，户外这么酷热，她宁愿孩子们在室内玩。前几天气温最高华氏 90 度，八月份该是这个气温。

今年，酷热干旱的来临提早了几个星期。

她剥掉最后一个玉米棒的外皮，尽可能地把玉米棒上的玉米须弄掉。这是最后一个玉米棒子，今天早上她摘的最后一个玉米棒，也是这个收获季节的最后一个。

突然，她感到有一个人的温热身子站在她身后，是摩根。不用看她就知道是摩根。

身上好象给施加了超强电场，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紧绷起来。

他俯身将头伸过她的肩膀，挨得近近的，她感觉到他呼出的气息喷到了她的脸上。

他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看不见坐在饭桌旁下棋的孩子了。“我以为，一个小时前你就结束收藏玉米的活儿了，”他说，他的笑意使得她的脉搏狂跳起来。

接着，他碰了碰他，他的手往上摸她的左边身子——孩子们看不见这一边。他的手继续往上摸到她的肋骨部位，一个手指头沿着她的乳房弧形边沿摸来摸去。

“我在……哟……”

“怎么啦？”

莎拉咽了一下喉咙。他弄得她有点生气了：这样公然抚摸她，他那灼热的目光盯住她，孩子们就在这个厨房里——他是有意这么做的。她犹豫地对他笑了一下。

“我把玉米收藏好了。这些玉米棒是为晚饭准备的。”

他从她的乳房根部往乳峰摸去。她感到奶头紧得发胀，她的呼吸粗重起来。

“我想，玉米季节是非常合乎这一样一句谚语的：‘七月四日，雄满膝’。可是，你的玉米到那时就把你的脑袋塞满了。”

他在说什么呀？哦，对，是说玉米。他怎么能一边谈玉米的事，一边将手摸……啊，他的手呀！她想使膝盖的颤动停息下来，可做不到。“我们的……哎……季节开始得早些……在这么南边的地方。”

“除了玉米之外，晚饭我们还吃些什么呀？”他的话语平静、轻柔，但是，她通过她的右臂感觉到他心跳急促。

“如果你不停手做那个，什么都别想吃，”她耳语说，挤出了点笑意。

他的那只向上摸的手指弹了一下她的奶头，带动另一个奶头将她的 T 恤衫顶出两个明显的峰尖。她喘了口气，无意识地将大拇指指甲掐进一颗圆乎乎的玉米粒里，奶白色的浆汁射到她的手上。“瞧瞧，你使得我做出什么事来了。”

“这就是，”他说，话音有点不自然，眼睛看着她的 T 恤衫胸部。“你穿

着短袖衣服四处跑所得到的东西。”他做了个鬼脸，转身离开，与饭桌旁的孩子们作伴去了。

莎拉弯腰对着水池，将水开得大大的，让哗哗的水流声盖住她的喘气息。背对着其它的人，她的脸笑开了花。这个坏家伙，她要为此治理治理他的。

随后的几天是莎拉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晚上快活得令人难以置信。她和摩根男欢女爱，爱个不停，笑个不够。她知晓了她以前不曾知道的他的一个方面——青春勃发无悻无虑，快快活活。

一连几天来的销魂性爱，使他轻松安然下来，她在他面前越来越自然，与他相处得越来越融洽，过去她从来还没有与任何人如此相处过。

唯一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每天天亮前，他总是做贼似的从她的床上溜下去。她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不让孩子们发现他俩同床睡觉。每天早上让他离开，总是使她肝肠寸断。

“每天都煮这种东西吃，难道你不感到厌烦吗？”摩根问道。

莎拉停下开面条盒的手来，说：“有人主动提出来某个地方有好吃的东西？”

摩根笑了笑，说：“我刚才想起，我最后一次吃意大利馅饼以来，已经过了差不多五年了。我们全部人马坐上汽车外出吃饭，你看怎样？”

莎拉身子倚靠在餐柜上，回报了他一个微笑：“怎么回事？你终于发现你的名字列入今晚下厨名单上了？”

“好心不得好报，”他气咻咻地说。“我的想法是，你会高兴离开灶台出去享受一晚的。进趟城去，你不爱吃意大利馅饼？”

罗布将头伸进门里，说：“有人说有意大利馅饼吃吗？”

康妮在他后面说：“有人说进城去？”

半个小时后，他们七个人来到普拉格镇，团团坐在意大利馅饼之家的一张桌旁。

“是你们呀，你们这些捣蛋鬼。我一直在想，干吗在镇上一一直见不到你们大伙的影子哩。”

莎拉抑制住内心的紧张不安，脸上堆起笑容，转身应酬默尔娜？塞尔兹尼和她的丈夫奥托。默尔娜是银行出纳员，是个特别爱管闲事的多嘴婆。

“我的天，一个多美好的家庭，我一向是这么说的，奥托，你说是不是？现在，福思特先生来了，嗨，这个家就十足地十全十美啦，奥托，你是不是这样看的？”

十全十美。是的，这是莎拉一直在梦寐以求的，现在的日子快十全十美啦。

星期五傍晚，全家人乘车返回昌德勒镇，这次是观看丽塔参加的骑马绕桶奔跑比赛，比赛场就在举行七月四日国庆游乐活动的蒂尔夫曼公园附近，赛场和公园之间是昌德勒雄狮足球场。

本和肯尼牵着丽塔的坐骑，一边挥手一边跟在父母身后飞跑，他们一家人正朝赛场远处的起跑斜道快步走去。来到起跑斜道，全家人回转身来挥挥手，祝丽塔好运气。

一家人。除了一点之外，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他们都是真正的一家人，此刻，莎拉不愿想那么多。

摩根带领孩子们登上赛场边沿的一排排露天座位时，他的想法也极为

相似。他们感觉真像一家人。但他不像莎拉，他朝前看，看事情未来的发展。这会持续发展下去吗？他俩的事能继续发展下去吗？

过去几天里，莎拉对他事事毫无保留，完全敞开了心扉。她是个对人满腔热情的女人，慷慨大方的女人。她使他白天的生活充满了惊人的欢乐，使他的夜生活饱含浓烈甜美的情爱。她使他感到受人爱有人要。她使他感到……举足轻重，很重要，对她很重要。

这一切应该是真实的。

“大伙好，邻居们，”巴里高声说。他登上露天座位，与他们坐在一起。

“你竟然不跟丽塔在一起？”莎拉问道。“她们很快就要开始骑马滚桶比赛了。”

巴里笑了笑：“她把我赶走了。上次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我指点她什么时候俯身，什么时刻勒住马，结果统统是馊主意。她把败绩统统归罪到我头上。”

本和肯尼坐在他们大伙旁边，他俩每人手里都拿着热狗和饮料。这逗引得摩根的孩子们露出阵阵渴求的神态来，摩根将手伸进口袋掏钱，要站起来去赛场的零食摊买吃的东西。

“太好了，谢谢，爸爸，”韦斯笑着说。

莎拉朝摩根斜过身来，笑笑说：“棒棒糖。”

“爸爸，谢谢。我们去买。”康妮、罗布和杰夫一边回头说，一边爬下露天座位。

安吉什么也没说，爬下座位一半时停了一下，朝摩根羞怯地微微笑了笑。

“近来柯林斯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巴里问道。“你打算留下来住段时日吗，福思特？”

“呀，快看，”莎拉说，巧妙地改变话题。“他们正在摆设赛桶呢。”

“你们是怎么比赛滚桶的？”摩根问道，极力不去想巴里提出的问题，也不去想莎拉多么快为他改变了话题。

“你是在说笑话吗？”

“我想他不是说笑话，巴里。”

“我当然不是在开玩笑。这可不是我每天经历的事。你们怎么个比法，是把桶竖起摆成一条线然后喊‘开始’？”

巴里转动转动眼珠，噓了口气，莎拉吃吃暗笑。

控制住笑后，莎拉以发表演说的严肃口吻说：“先生，我感到不得不纠正你的错误观念。这些桶本身并不参加比赛，而是参赛骑手们围绕这些桶奔跑。”

孩子们边说边笑走了回来，爬上露天座位时留神拿好手中的食物。韦斯拿着安吉的食品，因为她得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座位。她在莎拉和摩根之间不停地动来动去，得回她的食物后安静下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俄顷，摩根感到他的衬衣袖口被人轻轻地扯了一下，他转身低头看着他那最小孩子的天真无邪的大眼睛，见胡椒和辣椒油沾得她满脸和满手都是，手肘上也有。“嗨，你瞧瞧。”他笑眯眯地说。

怯怯地，她回了他一个笑脸，然后举起吃去了一部份的热狗。一滴辣椒油漫漫流出来，噗的一声滴落在他们之间的座位上。“你吃一点吗？”

摩根心里乐开了花。他能扳着指头数出安吉跟他说话的次数来。她把

吃得津津有味食物主动分一点给他吃，这真是他俩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他的眼睛湿润了，喜泪盈眶。他们要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安吉最终要把他认作父亲了。他的心乐得什么似的，他屏住气息，小小吃了一口她主动递过来的热狗。

“妈妈来了，”哈德斯派思的一个孩子叫道。

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丽塔骑马从起跑门冲出来时，孩子们与三个大人一起朝前俯身，高声猛喊加油。

摩根认为，骑马绕那三个桶作四叶式交叉奔驰，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实则不然。

这时，扩音器里宣布说，丽塔跑完的时间为十六点九秒。观众雀跃欢呼，全场一片沸腾。

“那是我老婆！”巴里兴奋地叫喊道。他和他的两个孩子飞跑去向丽塔表示祝贺，祝贺她取得今晚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并为她遛马使马儿凉快下来。

最后一轮骑马绕桶赛跑结束时，没有一个参赛骑手打破丽塔的纪录，只有三个骑手的纪录接近她的成绩：十七秒，十七秒五。丽塔夺魁。

一伙人将赛桶搬出场地，布置“扳弯竿子”这类比赛时，摩根感到肚子饿得咕咕叫起来。他口中还留有安吉分给他吃的热狗的香味——这是四个小时里他吃的一点点东西——味儿真香甜呀。

五个孩子全都争着要陪他去那个赛场零食摊，给他带路。莎拉哈哈笑着说，她宁愿呆在原地不动窝。“你又挨他们哄了。”

摩根回了她一个笑脸，一时心血来潮，做了一件他从未在众人面前做的事：他吻了她，当着孩子们的面吻了一下她的鼻尖，这使她的脸颊立刻绯红起来。

摩根站在露天座位最下面那一排向丽塔祝贺时，莎拉还在努力使怦怦乱的心平静下来。以前，他从未当着孩子们的面亲她，更没有在几十个陌生人的面前吻她。

一会儿，丽塔在莎拉身边扑一声坐下来，浑身热烘烘的，身体累极了，精神却是兴高采烈的。“那个人绝对是个富有魅力的健美男子。”

莎拉对她的最要好女友笑了笑：“是吗？”

摩根在去零食摊的半道上停了下来，想起他没有问莎拉，她想吃些什么东西。孩子们没有停步走到了他前面，他于是转回身来。走到莎拉和丽塔所坐的那排座位下方时，她俩的谈话声使他停了下来，惊得呆若木鸡。

“……我说呀，要是你同意他把孩子们从你身边带走，你就是个天大的傻瓜。我俩都知道，你是多么爱他们。百般体贴他，母亲般照顾他，美酒美食让他吃，见鬼，跟他睡觉也无妨。但是，就是别让他把那些孩子弄走。”

“我正在尽力做呢，丽塔，相信我。”

一阵耳鸣嗡嗡响，摩根未能听清莎拉其余的答话。他的肠胃突然一阵绞痛，他的心缩紧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变得冷死了。

她在利用他。她所有的温情叹息，一声声的“我爱你”，她那烫人的一个个吻和销魂的做爱，全都是诡计，骨子里就是阻止他带走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他的孩子们。

他本该知道这一点的呀。现在他可是知道了。他只是在不同情况下，才说服自己相信她在利用他的。他感到被人出卖了，他从未知道，被人出卖玩弄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他相信她，他喜欢她，他……是的，真该死，

他爱她。

更该死的是，现在他仍然爱她，即使看破她所做的心事，他还是爱她。这样一来，叫他如何是好？

对摩根在回家的路上一言不发，莎拉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她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一想到是她一个人过了一夜她才明白，出问题了。早饭后孩子们四散去做各种游戏，她立即跟在摩根后面去工作室，她的脸几乎避让不及，被猛然关上的门撞着。

“啊，对不起，”他说。“不知道你紧跟在我后面。”

宛若他从未吻过她，从未把她抱在怀里，从未与她有过甜蜜而又苦恼的做爱，从未在黑暗的地方对她说过火热肉麻的情话，他冷冷地转过背，一屁股坐在她前夫的书桌前，打开了计算机。

莎拉伤心极了，茫然不知所措。她把握不住自己，害怕提出那个她想要议论一下的话题：“那个……嗯……报告进展得怎样了？”

“不太坏吧。”

他按动字键，把一份文件的名称输入到计算机屏幕上。她焦渴地望着他背部和肩膀的肌肉一张一弛地活动。

什么地方出错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使他又变回一个冷冰冰、拒人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你需要点什么吗？”

他转头抛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微笑，跟着转回头来面朝计算机屏幕，说：“不，谢谢。”

早餐好极了。我暂时什么也不需要。”

“摩根！”

“啥？”他说话时，字键的嗒嗒声一直未停。

“有什么事……不对头吗？”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那么，干吗你昨天晚上不到我这儿来？她本想问上这么一句，但没有问出口。她胆怯了，退出了工作室，随手拉上门。

她很想鼓起勇气找机会再试谈一次，但摩根时时使至少两个孩子留在他身边，从而使他俩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

当晚他不再来她的房间，她可以去他的房间呀，但她没有去。显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他变了心。他重新考虑过了他与她的纠葛。

也许是他倾心于更令人激动的女人。也许是他对她感到厌烦了。不管是什么，他不愿谈，什么也不愿谈，这是明摆着的。

一连三个夜晚，她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着他睡在身侧的温暖，渴望他来抚摸，渴望他来亲吻她，需要他来作伴。完全依赖他才能寻求她的幸福，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她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情况没有丝毫好转。天气酷热难耐。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呆在室内，尽情享受中央空调送来的凉爽。谁也不愿走出屋，烘晒在华氏一百度以上的灼热空气里（而且空气温度高达百分之九十！）——除非是不得不外出。

在清晨和傍晚干活的时间，他们才不得不离开屋子。在暨赛跑比赛之后的一个傍晚，安吉哭哭啼啼跑到莎拉跟前。

“怎么回事，安吉？出了什么事？”莎拉问道。

摩根走过来，一条腿跪在他女儿旁边，可是她望都不望他一眼。她抱

住莎拉的双脚，她那伤心之极的哭泣声，声声撕扯着莎拉的心。

“怎么啦，宝贝？”莎拉再次问道。

“他走啦，”安吉使咽说。

摩根把盖在安吉脸上的头发往后抹到她的头顶上。瞧着她那晒成茶色的粗大手掌如此轻柔地抚摸小女儿，莎拉几乎感动得扑通跪了下去。

眼下，她不可能去想摩根的事，安吉需要她。“谁走啦？”她问。

“飞人鳖！”安吉嚎啕大哭起来。“我去给他喂水，他却跑……跑走了！”

摩根将一只手放在安吉的肩膀上，想要使她转过身来，她却把莎拉搂得更紧了。

“来呀，安吉，”他和蔼地说，“我帮你把它找回来。”

“不会的！他永远走了。我不要你，我要莎拉。”

摩根的脸色倏地沉了下来，他抬头望着莎拉。她见他那黑色的双眸的眼神中，伤心失望、痛楚揪心和愤怒气恼兼而有之。“她并不是有意说的，摩根，她只是太伤心了，心里乱极了。”她口里是这么说，但她心里明白，他的愤怒气恼不是朝安吉发的。而是冲着她来的。

怎么啦？她真想大叫起来，我犯了什么事啦？

尽管知道不会找到的，但莎拉还是带着安吉一块到处寻找飞人鳖，安吉始终搂着她的腿。那只鳖不见了，踪影全无。

回到屋子后，莎拉坐在沙发上，又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安抚安吉，使她平静下来。

这场感情大波澜弄得安吉精疲力竭，她终于在莎拉的大腿上昏昏睡着了。

莎拉刚想要抱着她的心肝宝贝站起来，摩根一把将孩子从她怀里抱过来。“我来抱她上床睡觉，”他冷淡地说，其冷冷眼神警告莎拉别多嘴反对。

当晚，她早早上床了，又过了一个孤独之夜。

第二天，丽塔来了个电话，说：“这场战役怎么样了？”

“什么战役？”

“你知道的呀。阻止那个可心可恶的健美男子和他的孩子们离开农场的战役呀？情况怎么样了？”

莎拉真想哭起来，真想把电话挂断，真想跑到一边躲起来，然而，她最最想要的还是摩根，除了他，她什么也不想。“我……唉……现在还无法说，丽塔。”

“你还好吧，乖乖？你的话听起来真逗。”

“我……我还行。”

在工作室里，摩根怔怔地望着手中的电话听筒，仿佛听筒要为世界上所有灾祸不幸和邪恶坏事负责似的。他极力克制自己，轻轻地挂上电话。按他的脾气，他真想把这个惹人恼怒的电话机摔到地上去。

他正专心致志写汇报材料，突然听到电话铃声大作。他抓起电话，以为是本森的电话，正要叫本森的名字查问库柏的情况，不想偷听到莎拉和丽塔的谈话。

她真该死！这么说，他成了一场战役了？她的一个计谋：防止森林大火，舍车保帅，抓牢孩子们。

她真该死。

真是弥天大谎，莎拉挂上厨房里的电话后心想。她对丽塔说，她还行，

实际上却是，这是她一生中最不行的时候。

如果现在户外不是酷热难当的话，她就要骑上花斑马猛跑狂奔，一直骑到她从马背上摔下来为止。这会是她离开她的房子，离开摩根。

这并不是因为她看他看得太多了，看厌了，而是因为她与他同住一幢房子，心里时时受到刺伤。她感到他冷若冰霜，感到了他的……敌意。对，就是这么回事儿——敌意。

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很快就会离开，这，她知道。她唯一弄不明白的事情是：他无缘无故突然从她那儿抽身，这是什么原因；既然连续三个夜晚和两个白天，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冰河，彼此仅是表面彬彬有礼应付，有时还心有敌意；那干吗他还在这儿呢？

摩根也在心中自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干吗他还要留在这里？在参加鳖赛跑比赛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干吗他不打点行装带上孩子们离开呢？现在鳖赛跑的场地上他的最大担心已得到证实了。

他知道他不愿离开的原因，想到这个原因就使他心里作呕——他还在想她。尽管知道，她唯一的利用就是把孩子们抓在手里，但他还是想她，要她。他想望她的笑，她的甜甜的笑脸，她的抚摸，她的吻。他想要那种舒心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他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寻觅不到的，只有在她的怀抱里和他的身子深入到她的身子里时才能寻觅得到。

但是，他不决会让自己受人利用。

他别无选择。要是他还有一丝一毫的自尊自重感，他就会不得不离开，马上离开了事。要是他再在这儿赖下去，他必然会拜倒在她脚下，只此结局。

老伙计，一个像莎拉这样的女人，值得你一再拜倒吗？

要是她不爱他的话，那就不值得。

摩根按了一下计算器的存储键，然后拿起电话，听了听——无人在打电话，于是打电话给本森。

听到仍无库柏的消息，他气得又想把电话摔下地，这次他的一声重重地将电话筒拍进叉簧里。

再不从工作室里出去，他恐怕要发疯了。他关掉计算机后，听见客厅里响着电视的声音。太好了，这就是说，孩子们在家里。

打开工作室的门出去轻松一会儿吧。他朝客厅走去，满怀希望见到他的挡箭牌——两三个孩子在厅里。

韦斯是坐在厅里的唯一的人，摩根进来时，他正要关掉电视。摩根想跟韦斯随便聊一脚，可他另有想法。

“你和莎拉吵架啦？”韦斯问。

摩根瞧着韦斯，心里一阵慌乱。这又是一个他本应想到结果却未想到的问题。近来他和莎拉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紧张之极，孩子们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的。但是，他不愿意承认：“是什么东西使你想起问这个的？”

韦斯耸耸肩膀，转身望着正面窗户的外面：“自从你不再跟她睡觉以来，我就有这个想法了。”

第七章

一阵微弱的风儿似乎就可以把摩根刮倒。他感到，似乎有一个无形的拳头狠狠擂了他一拳。起先，他感到困惑不解，随后感到怒火中烧，莫名其妙的满腔怒火。他起先恼怒自己，硬不起心肠离开莎拉，转而愤恨莎拉欺骗了他，最后怒火发到韦斯头上。

“今后别再让我听到你那个样说起莎拉，”他狠狠地警告说。

“叫我别那样说？”韦斯转过身来说，满脸怒火。“叫我别那样说？你跟她睡了一晚，然后对她的态度就像是她得了麻风病似的，你是那样一种人。”

“够了！莎拉和我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这完全不关你的事。对这件事，我不想从你嘴里再听到一个字。”

“是，先生！”韦斯讥讽地说，同时讥讽地举手靠额行军礼，然后用脚跟转身，冲出客厅。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摩根第三次想要砸东西，或是想要揍什么东西一通。他怎么搞的，让这一切事情接踵发生了呢？他妈的，他太蠢了。他不仅是在处理韦斯的事上做蠢了，而且是从事情一开始就蠢起，一直蠢下去。

现在，该是解脱出来的时候了。

他转身去找其余的孩子，满屋子寻找，留神躲开莎拉，不要碰上她。找到后院时，他的运气用完了——她就站在那儿，正如他那样，怒气冲冲，不知所措。那儿一个孩子也不见。

还不到十点钟，屋后门廊的温度就高达华氏九十度。他走过门廊来到屋外，仅仅几秒钟时间，便感到汗水顺着背脊直往下淌。莎拉灰色的眼睛里射出闪闪寒光，使他心里不寒而栗。

她还站在那儿，神色冷峻，穿着褪色的紧兮兮的牛仔裤，乳房高耸的T恤衫，双臂交叉在胸前，如不耐烦的老师那样一只靴子头点拍地面。他扔了扬眉毛，说：“你一个人呀。”

他恨她冷漠地站在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酷热之中。他恨……他妈的，他恨她这个人，恨她和她的谎言。要是她不向他眨动大眼睛，要是她不在他面前扭动她的屁股，他是决不会被诱陷进她的陷阱的。要是她不算也不需要把那些孩子——抓在手里，这一切的一切就根本不会发生，刚才与韦斯发生冲突的事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的自我辩解心理膨胀起来，他从自责变为责怪她，认为这全是她的错。“孩子们到哪儿去了？”

“躲到各个角落去了。你老是在躲开我，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我在躲开你吗？”

“是我在躲开你吗？”她讥讽地学舌道。

他的怒火直冲脑门。她把孩子藏到某个地方，然后埋伏在这儿等他自投罗网。他看出了她眼神中的真实含义。去他妈的，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莎拉也正是这种想法。既然她得到过他，她会拿他怎么办？不作只言词组的解释，就贸然中断了与她的关系，她想起就气，越想越气，气得发疯。以前，她从未被男人抛弃过，如果这算是一说的话，如今她已无所谓了。

“我想，我该作点解释才行，”她说，极力使话语不要流露出怒气和伤心来。

摩根耸耸肩，眼望别处：“你要作何解释？”

“真实情况怎么样？”

“什么东西怎么样？”

她咬紧牙齿，以免朝他又吼又叫。她眼中涌动着泪水，说：“你知道是指什么的。”

他看着她，眼神严厉而又冷漠：“你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中止接受你的……服务了？”

莎拉气得透不来气儿，大口大口喘气。他说完那句话后，他那冷漠的眼睛显出一副鄙视的神色。一团怒火堵住了她的喉咙。

“你想把我当成何等的大傻瓜吗？”他讥消他说。“你真以为我是瞎子，对你的所作所为一点也看不见吗？”

“你在说些什么呀？”

“呀，太好了，那样一种清白无辜的样子。你在镜子面前经常练习这个吗？真他妈的太妙了，我给你打满分。练到这样完美的地步，肯定花了你不少年头吧。”

他满嘴喷出这些刻薄恶毒的话语，使莎拉惊得目瞪口呆。她从他身边退开一步。他疯了？她又重说了一遍刚才的话：“你在说些什么呀？”

“害怕啦？哈，那就更妙了。清白无辜再加上些许害怕。你是好样的，宝贝。但是，这照样不起作用。”

他那严厉的目光紧盯着她的眼睛，一阵恐惧直透地的脊梁，浑身直打哆嗦：“摩根——”

“你以为我不晓得，你是多么绝望地要阻止我把孩子们从你身边带走？你以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勾引我上你的床？”

“勾引！那是最——”

“而且，你以为你得到了我，是不是？你以为，陷在丛林中，连续四年没跟任何女人说过话的我，是何等急迫地乞求你的少得可怜的情爱施舍，会闭上眼睛听任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你牵着我的鼻子到处走。”

“你怎么竟敢说出那样的话来！”

“哦，我敢说，说得对嘛。”

“你真的认为我会做那样的事？”

“对。你忘了，欺骗是我的职业特长之一。我多年的职业工作就是玩弄欺骗和识破欺骗。我终于对职业中的种种欺骗伎俩感到厌倦了，因此我辞职了。如果在我个人的私生活中我还赞赏欺骗的话，我就该千人指万人骂。”

莎拉无法相信竟有这样的事。她不知道，她希求他些什么，但是，这个……“你真的认为，我……我们做爱——”

“随你怎么叫它好了，莎拉。这不是爱，这是性交，每天都会有的，远古传下来的，平淡无奇的性交，仅此而已。”

莎拉一阵头晕目眩，身子似被猛力撞着一般晃动了一下。平淡无奇的性交。

后来，她挺直身体，她的七情六欲似乎都被掏空了，她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只感到冷，感到心里极度的空虚。她望着他，茫然地望着他，他只是站在她跟前的一个影子，毫无意义，她本身也毫无意义，“要是……要是我是……在利用你，你会怎么对付？”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平静地一说。“我也利用你。我需要一个孩子们和我自己暂时栖身的地方，住到我想清楚怎么办，去什么地方为止。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一样好，比一些地方要好些。不管我怎样看你，你还是

做饭的一把好手。仅就伙食而言，烦恼点也是值得的。”

他每说出一个字来，她的双眼就瞪大一点。她心里深处的冰凉感化成了熊熊怒火。

她怎么会想到，她爱上了这样一个残忍而又老谋深算的卑鄙家伙，怎么可能呀？她狠狠地看着他：“你想清楚——去哪儿了？”

“就要想清楚了。”

“好，”她说，握紧双拳，才没有将他的两个眼珠给抠出来。“这么说，你很快就会离开了。”

“对。”

“摩根，我们这儿流传着一句谚语呢。”

“什么谚语？”

她眯缝起眼睛，愤怒地斜视着：

“千万别让门扇撞着你的屁股。”

她转身抬腿要走，他一把抓住她的一条胳膊，说：“那句谚语是什么意思？”

“那句谚语的意思就是，福思特先生，我要你从我家里出去，从我的生活里退出去，越快越好——在我家的屋檐下，我容不得懦夫加说谎者。”

“说谎者！懦夫！你把我叫做懦夫加说谎者？”

“对，我就是这么看你的。所有说我在利用你以及你利用我的胡说八道，全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你陷得太深了，处理不下来，于是捏造借口以求解脱。好吧，如果你没有胆量承认，你害怕爱上了我，害怕得要死，那么，谁还要你，这就是我要弄明白的。”

“女士，你不明白你究竟是在谈论些什么吧。”

“，我不明白？”她一步一顿地走近他，双手插在屁股口袋里，鼻子朝天傲然说：“如果你仍然认为我会做那些你指摘我的事，那么，你就太了解我的为人了，或者是你花了老长的时间来说服你自己相信这个。我爱你，摩根，你这个该死的，你清楚地知道这个。”

他的腮帮抽搐了一下：“你爱过我？”

“说得对——爱过，用过去时态。对于一个极力编造谎言、蛆虫般从与女人的关系中溜身的男人，我只感到厌恶，别无其它。”

她迅速转过身去，大步离去，甩下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那儿。她一直走到远远的牲口棚那儿，这才意识到，她的双膝抖得多么厉害。

去他妈的！

去她妈的！

摩根砰的一声将后门关上、依靠在门上，享受室内的凉爽。

我要你从我家里出去，从我的生活里退出去。

“你终于明白过来了，女士。”

“爸爸，你在说话吗？”

摩根转身朝着韦斯说话的方向，他竟未注意到韦斯在厨房的水池旁边。他站在门口，挺起肩膀，说：“把你的弟弟妹妹们找拢来，然后打点行李，现在我们就离开。”

韦斯望着他，嘴巴木然张开，脸儿发白。

一心只想着快快躲开，莎拉抖了一下马缰，花斑马撒开四蹄，朝小山上狂奔而去。

风儿迎面吹拂她的脸面，将挂在脸上的泪珠揩擦掉。

一个小时后，她骑得汗流浹背，风尘仆仆，这才回返来。她走进家，耳际响着一片孩子们的高声说话声，来到客厅一看，惊呆了：一包包一箱箱的衣服和儿童玩具堆满客厅，一直从客厅堆到屋前的门廊里。孩子们的衣服，孩子们的玩具。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赶快靠在门框上撑住身子。

真是这么回事了——他们真的要离开了。

罗布走进来，提起一只箱子。他，满面是泪痕，眼睛又红又肿，没有看她。他把那只箱子搬到摩根刚买的那辆家用旅行车上。旅行车所有的车门和尾盖全都敞开着，仿若好些张开的大口，要将孩子们吞下肚去，带他们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去，带走他们，使她的双臂永远无法搂抱他们。

楼上突然一阵喧闹，把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传来一阵扭打和挣扎声，“啪”的一个耳光，跟着是低沉的发誓声，这发誓声无疑是摩根说出来的。

“不！不嘛！我就是不想走！”安吉尖声哭叫说。她飞跑下楼，一头扑倒在莎拉脚边。

“安吉！”摩根严厉的叫喊声从楼梯顶部传下来。

安吉哽咽着，紧贴在莎拉的大腿上。莎拉蹲下来，她那颤抖的双臂搂抱着小女孩。

“会好起来的，安吉宝贝，你会明白的。”

安吉依偎着莎拉的脖子，大声说出她的伤心来：“他说，我们非走不可！”又一声哽咽使她全身颤抖起来。“我不愿离开嘛，莎拉，我不愿离开！别让他把我带走。别让他把我们任何人带走嘛！”

莎拉紧闭双眼，眼泪簌簌滴落脸颊。对如此年幼的小女孩，她如何解释得清楚所发生的事，所发生的事又是如此地残酷，叫她如何解释呢？连她对她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呀。

啊，上帝，安吉，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你的面了，我是多么爱你呀，宝贝，我爱你呀！

她抱起安吉，摇晃她，用新奇的奇遇、令人激动的新家、新朋友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语来安慰她。所有这些话在安吉的脑海裡全无意义，她记不得有别的家，记不得有哪双别的手臂比现在搂抱着她的这双手臂更叫她获得安慰的了，于是她呜咽得更伤心了。

“韦斯，去拖走你的妹妹。”

莎拉猛然睁开双眼，摩根那深棕色眼睛的严厉目光与她的目光对撞了一会儿。他转身，提起最后两袋衣服走了出去。

韦斯望着莎拉，他满脸的痛苦神色。他眨了眨眼睛，嘴唇哆嗦着说：“莎拉……”

莎拉咬紧腮帮，没有大哭起来。她朝韦斯伸出一只手，他快步跑过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她身边，他的双臂抱住她的肩头，他们三个哭成了一团。

一会儿之后，莎拉使劲把韦斯和安吉从怀里推开。“唉，”她说，嗓音颤栗着，“我们在哭些什么呀？我们还会互相见面的。也许，你们的父亲会同意你们不时回来看望一下的。”

她心里明白，这些话不是真的，但是如果这个谎话能有助于他们大伙度过下面几分钟的离别难关，还是值得的。

韦斯站起来，挺起肩膀，将哭泣不止的安吉抱起来贴在他胸口上。没敢再看莎拉一眼，他小声说了一声揪人心肺的再见，走出门口。

莎拉不由自主地跟在韦斯后面走出门口。康妮、罗布和杰夫看见了她，他们一个接一个爬出汽车，朝她跑去，泪水流到他们的脸上。

啊，上帝，啊，上帝。

莎拉猛力将他们一把揽过来，搂住他们，紧紧抱住他们，亲吻他们。一阵抑制不住的哽咽冲上她的喉咙，冲破了她的感情闸门，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她伤心的泪水，使孩子们哭得更加伤心了。

“你们会将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的，会吧？”

三个孩子全都抽噎着点头：“会的，我们一定会写的。”

“好了，走吧，”她勉强自己说，“你们的父亲在等着你们呢。要懂事听话，关照你们的爸爸。”

“我们会这么做的，莎拉。”

摩根站在汽车旁边，脸如冰冷的石块，沉默着一言不发。见双胞胎和杰夫那样依依不舍地从莎拉的怀抱里离开，他的眼睛里涌动着泪水。他知道，他们太伤心了。见鬼，对他来说，这也不是一顿轻松愉快的野餐。可是，他能有什么选择呢？

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们觉得轻松些，就留在这儿，与莎拉一起生活。他的孩子们需要一个永久的家，一个由他们的亲生父亲提供的家。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也许会。

他们全家人终于全部坐进汽车后，摩根发动汽车，低头驾驶车子上路了。

除了安吉外，其它孩子全都默不作声。安吉还在抽动鼻子，倒抽气儿。一会儿后，她突然大哭大叫起来：“要是飞人鳖又回来了，那怎么办呢？他不能找见我的！”

摩根从后视镜里，看见杰夫用一只手臂搂着安吉：“上个星期，我把那只鳖——T先生放走了，飞人鳖可能会找到他的。也许，他俩现在正在一块儿玩耍呢。”

“你……你是……是这样想的？”

“没错，”康妮说，“它俩眼下可能正在一块玩得开心呢。”

一会儿后，安吉又尖叫起来。摩根猛然一脚踩刹车，汽车在布满车辙印的泥土路上滑向一边，差点滑进路侧的壕沟里，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汽车。

“铃铛！我忘了铃铛了！我们要回去拿铃铛！”

摩根扑通一声跌回座椅里。铃铛。那只耳朵上挂着铃铛的玩具熊。

安吉放开嗓门又叫又哭又闹。摩根的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紧得使他的指关节都快要要从皮肤里蹦跳出来。

“我们最好还是回去，爸爸，”韦斯劝说道。

摩根看了他的长子一眼：“你真的想回去，向莎拉再道别一次？”

韦斯将视线调开，望着别人。一会儿后，他转过身去，将安吉抱到前面来，坐到他的大腿上。“唉呀，安吉，”韦斯柔声说，他那低沉平静的话音与安吉的尖声乱叫形成鲜明对照。“我想，你是有意把铃铛留在那儿的。”

“我不……不是有意留下的！我要铃铛嘛！”

“嘘——别作声，现在听我说，”安吉突然不可思议地安静下来，说，“我想，你们留下铃铛，这样莎拉就有人说话啦，这样，她就不会因为没有我们在身边，孤孤独独一个人了。”

“可是，那个铃铛玩具熊害怕黑暗的呀，”安吉又抽起鼻子来。

“莎拉知道这点的。她会好好照看它的。也许，她会叫它给你送来的。”

“怎么送来呢？”

“她可以邮寄嘛，”罗布说。

“这样，她就得把它放进一个盒子里，”安吉不高兴地说，她那小小的拳头擦了擦眼眶。“盒子里非常黑暗，安吉怕黑暗的。”

摩根将车倒回路上，继续往前开。

“莎拉会想办法的，安吉，别担心，”韦斯对她说。

莎拉木然站立在陡然的静寂中，凝望着路上汽车掀起的阵阵尘埃，她竭尽全力才克制住，没有像狗那样拼命追跑在汽车后面。她站在原地，一直望到望不见汽车的踪影为止。

她勉强挪步，走向屋里。她见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弃留在楼梯半道上的铃铛玩具熊，安吉的宝贝熊。她感到她像那只玩具熊一样，遭人遗弃了。滚滚泪水糊住了她的双眼，她跌跌撞撞爬上了楼梯，伸手将玩具熊抓起来紧贴在她胸口上，号啕恸哭起来——这就是她的一切了呀。

一个小时后，丽塔发现她躺在楼梯上。

除了与摩根的孩子们一起生活过外，莎拉生活过的家都不大，但也从未孤独地一个人生活过，在这幢古老的农舍里，她至少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一直有人跟她一起过日子，直到刚才为止。

现在，只有她一个人了。要不是有那些家禽家畜作伴，她会狂乱得发疯的。但是，现在不会比从前更多地去关照家禽家畜了，也不会有更多的活儿好干了。这是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干活儿，另外天气又热又干燥。

由于酷热难当，母鸡肯定停止产蛋了，每年这个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不平常的事是，鸡的饮水太热了，即使是在阴凉的地方水也热得烫手，因此必须每天给鸡换三次饮水。可怜的鸡们找到什么阴凉的地方，就往那里钻，伏在那儿张开口呼呼吐热气。再没有什么事比看见鸡们热得呼呼喘气更让人觉得可怜的了。

在如此暑热的高温中，奶牛要找到足够的阴凉地方，那就难了。清凉新鲜的饮水也不够。奶牛一连几天站在齐肚深的水塘里，水塘里的水在日渐减少，奶牛只好将湿泥浆糊得满身都是。莎拉每次挤奶前，必须先把奶牛全身洗得干干净净，以免泥浆掉进奶桶里。

酷热不仅只是煎熬着家禽家畜，而且同样煎熬着莎拉，将莎拉的精力一分一毫地熬干。她去到户外呆上十分钟，便感到四肢疲软，有如坠上了千斤重物一般。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没有丝毫缓解的迹象。

晚上更难熬。这幢巨大的房子，阒然无声，令人感到凄孤幽幽。她听不到孩子们欢乐的笑声，也听不到孩子的哭骂吵闹声。

愿上帝扶助她，她失去了摩根。在他俩快活非凡地在一起度过了短暂的几天之后，她就失去了他。在她饱含希望憧憬未来时，她失去了他。

现在，阴森森的未来向她通过来，有如巨大的黑黝黝空洞，一旦她放下武器，便立即将她吞噬掉。她不会放下武器的。不管怎样，她会熬过去的，她决不会举手投降的。

孩子们走了，摩根走了。这些，是她无可奈何的客观事实。她甚至不

知道，他们去到了哪儿。也许他们回到华盛顿特区，这是她唯一能猜想到的地方了。在俄克拉荷马，摩根没有任何熟人关系，因此他不可能仍然留在这个州里。

因而，她只能听从丽塔的劝告，放宽心来，振奋起来，尽量找些有趣味的事做。

漫长的黑暗之夜似无止境地抖开，笼罩一切，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早上，接着而来的却又是火热的太阳炙烤大地，烤得一切都枯萎了。

菜园开始枯萎了。为了避免烫坏农作物，她只能在晚上浇水。凌晨还凉爽时，也是湿气最重时，她从仓库里搬出一箱复合肥料，把肥料堆在每一棵作物的根部，这样既可以保持水份，又可以降低土壤的温度。

周围城镇已经实行配水供应了。莎拉知道，她也要不得不小心节约用水了。

她的那些宝贵的水，当然不会浪费在诸如洗车和游泳池之类的无价值的事情上。院子里的那些花圃也只得遭点罪了，莎拉不会把水浪费在装饰点缀上的。她的唯一水源就是她那口井，要是井水干了，便什么水也没有了。她不可能给城市打电话诉苦求援，也不可能给她所在选区的议员写信——她的用水问题，是无法从政治上得到解决的。水是来自大地的恩赐，来自大自然母亲的乳汁。莎拉决不会滥用水的，决不会用个精光的。

水塘里的水可以给家禽家畜喝——它们一向是喝那里面的水的。水塘的水面浮满了水藻，鲜红鲜红的。即使是把水塘的水烧开了，她也无法喝，也不能用这些水煮吃，也不能用这样的水洗澡。

院子的草木变得一片枯黄，那两只德国牧犬一点也不在乎。它们只管在地上刨坑坑，躲荫凉。它们沿屋子刨来刨去，在每棵树下刨坑坑找凉爽。

在这样的酷暑中，唯一活得有滋有味的东西是蝗虫、马蝇、牛蛙、番瓜虫和黄蜂。

番瓜虫躲在根部的覆盖层下，从番瓜的根茎里吸吮宝贵的乳汁。如果没有这些覆盖层，番瓜会死去的。

那些个牛蛙，大多数比她的拇指指甲还长，在酷热中生气勃勃，快活惬意。牛蛙没有太多地打搅埃德娜奶牛——它浑身覆盖着泥浆，牛蛙叮咬不到它。可是，那些马儿就不同了。她很不喜欢化学药品，但这时她不得不给马儿身上喷洒了许多驱虫剂——马儿拼命甩动尾巴，也无法把邪恶的马蝇赶走，不来叮咬它们。

平时在鸡和鸭控制下的蝗虫，如今兴旺发达起来了。鸡和鸭一心只想躲荫凉，没有精力去啄食它们。莎拉在户外每走一步，便要惊飞起十多个大块头的蝗虫来，其中多数蝗虫飞落在她身上，停歇下来。她用手将蝗虫扫掉，才又继续往前走。

酷热、绝望和孤独，这一切难道没有尽头吗？

根据电视上气象预报员的预报，干旱没有丝毫缓解的迹象。

白色的狗尾云飘过天空，嘲弄焦裂的大地。莎拉一天天越来越嫉妒那些白云，高空气流吹得白云飘飞翻滚，而在下面的地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风儿。

这就是俄克拉荷马气候的一大怪：气温高达华氏一百度时，没有一丝风儿；冬天，狂风劲刮。人们渴望企盼，哪怕是有一丝丝儿微风也好呀。

冬天，寒暑表降到冰点以下，狂风肆虐，吹个不停，呼啸着吹过烟囱，

扫过光秃秃的树梢。

丽塔提出挨过暑热的办法：天气太热，她俩不能去小山散步了，只能坐在家里，一边啜饮冰冻茶，一边闲聊。莎拉很高兴丽塔的这个主意。这使莎拉振作起了一点精神，但不多，仅是一点儿。

两个星期后，丽塔朝上举起了双手。“我算服你了，”她说。“看来，你并不想振作起精神来。你一门心思在这个空荡荡的又大又旧的屋子里苦挨时日，闷闷不乐。愤愤不平，想不通，解不开。我想了解的事情是，你究竟在苦苦思念谁——孩子们还是他们的父亲？”

对最要好的朋友的气恼，莎拉只是眨了眨眼睛。感到忿忿不平？想不通？

当然，这正是你的感受，你这个傻瓜。

“哦，”莎拉说。

“就是哦，哦。你甚至都不想过日子了，你心里知道这一点的。”

莎拉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你说得对。可是，对此我该怎么办呢？”

“找点事情做做，”丽塔决然说。“去买东西，买件新衣服。见鬼，你有钱买一辆新车。你知道，花钱买开心有着良好的心理治疗作用的。你不敢花钱买有用的东西呀。

想想买点琐屑的小东西嘛。”

莎拉的脸上绽出了一点笑意：“心理治疗作用？”

“对，这有心理治疗作用。相信我，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上次巴里和我干了一仗，我一气之下买了一百二十美元的内衣内裤。这使我感到像个百万富翁似地乐了好一阵子。”

莎拉勉强笑了一半又抑制住了笑。她，莎拉穿新的内衣内裤没有人看。紧跟着，她咬了一下舌头——你又来了，又忿忿不平了。

“好的，”她决然点了一下头，说：“明天我就去买东西。我们去哪儿买？”

丽塔心怀歉意地告诉她，她和巴里明天要动身到塔尔萨城去，在她的双亲家里住上一夜。“可是，你别因为这个就不去买东西了。以前，你从不愿一个人去买东西，这次你就不要我作伴一个人去吧。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尽情地买吧，买到你不愿买为止’。”

第八章

道路两旁的高大植物--大多数是向日葵和漆树，枝叶上全落满了一层红土。沿路的景色全都是清一色的色调，而且是干巴巴的。莎拉知道，即使是刮风，也刮不掉枝叶上的那些尘土。除非是久久地下一场大雨，才能把枝叶洗净，恢复翠绿的颜色。然而天气预报无雨。

莎拉决定放过附近的肖里镇商业区，到更远的地方作一次购物旅行。今天，她要跑得远一些，去俄克拉荷马城。她没有朝南走州内公路去那儿，而是朝北开车走旧的美国六十六号公路。这条双车道的老路连接州内的公路，若干年前曾是“美国的通衢大道”，如今已失去这个荣耀的地位了，但她还是爱走这条公路。

路上的弯路，往来车辆，穿过小镇的限速区，统统需要集中注意力才

行。这有助于她不要去想放在后排座位的那个箱子。

昨晚，她把孩子们收拾行装时遗留下的东西，统统归集拢来。福思特在什么地方，她全然不知，但她希望汤姆·卡特莱特能有办法把东西转交给他们。

在她的钱包里，有几本她为孩子们开立的存折，每个孩子一本。州政府支付的每一分钱收养费，全都存入了这些存折里。由于有加利遗留给她的投资资产，她用不着动用别的钱来供养孩子们穿衣吃饭。

离开家，开车一个半钟头，行驶八十英里后，她终于进入俄克拉荷马城，将车停在魁尔斯普林斯商业区的巨大停车场。她之所以选中这个商业区，只是因为这儿离她的农场距离最远。也许，离开农场一段时间，会有助于她坚定把日子过下去的信心。

离开温度高达华氏一百度令人汗流浹背的八月酷热，进入凉爽的空调大商场，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户外的酷热与商场橱窗摆着的秋冬服装极不协调。

她到这里来做什么？穿上新衣服她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的。

尽情地买吧，买到你不愿买为止。

嗯，她想，她可以浏览浏览商店橱窗。根据丽塔的说法，买东西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心理治疗。这只是花钱来清洗清洗一下精神，给生活注入一些新的含义而已。

无重大价值的花钱。

莎拉转了一下眼睛，将肩背式提包甩到更舒服的位置，东溜西逛，看看有什么值得她花钱买的东西。也许，她会发现一个新颖的钱包。她可以买一双新的水胶靴，好在鸡场落满鸡屎的地上走动工作。不过她知道，能买到她喜爱的那种水胶靴的唯一地方，是米克镇的饲料店。

钱包？水胶鞋？你不是在想买琐屑的小东西，莎拉。想想琐碎的小东西吧。

“嗯，”她心里暗自说，“我不需要新牙刷，如果我买了一把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琐碎的东西了，是吧？”

天哪！她一路走一路想，半小时后不知不觉来到好莱坞商店的费雷德里克服装柜。

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一个人体模型穿着又薄又短又透明的黑色网眼针织衣服，衣服上饰有流苏——我的上帝，在衣服的那些最……令人惊异的部位开着叉缝，摆在成百上千的购物者面前！

莎拉难为情地摆了摆头，继续朝前走。她究竟来这儿干什么呀？

吃中饭，就她冰箱里的大量食物而言，中饭这点食物就微不足道了。她要买份午餐。

作出这个决定，她从人流中走出来，感到心里好受些了。她来到一个摆着儿童服装的陈列橱窗，心情又变了。

她的心格登一下，被戳了一刀似的疼痛。那件翠绿色的灯芯绒儿童反穿衫，带有白色小孔的褶襻饰边，好象是专为安吉做的。

泪水浮上了莎拉的眼睛，她赶快眨了眨眼睛，一颗泪珠滚落到她的脸颊上。极力忍住哭泣，她撩起衣襟，将眼泪擦掉。

午饭，她该吃午饭了。现在，这更是小事的小事了。她一点也不饿。

她乘电梯到下一层楼，走过一排排食物摊，最后决定吃炖牛肉烤马铃薯。

与她的菜园种出的马铃薯相比，食物摊供给的这个烤马铃薯大得惊人，她真羡慕能有生产出如此大个马铃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但炖牛肉的味道，还不如她自己煮的好吃。

把吃空的午餐盒和塑料叉子扔进垃圾桶后，她挺直身子。对她这次购物旅行，丽塔可能只给她评个三等，她最好还是买点什么不值钱的小玩意回去，证明她去买过东西。

但，有什么好买的呀？

这个该死的丽塔，买点什么琐屑的小东西！

摩根叹了一口气，摇了摇肩膀。他已预见到，单身父亲挑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希望能得到孩子们的普遍合作。根据他在某本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介绍，购买开学用品，有助于减轻暑假结束的沮丧感。

但这似乎不起作用。

似乎什么都不起作用。

在搬进他们租来的房子里，把家安顿下来的过程中，除了安吉外，所有的孩子全都帮了很大的忙，出了大力气。但，他们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孩子了，不是莎拉农场上那些无拘无束、快活自在的孩子了。

他们安安静静呆着，神情严肃，缺乏欢乐快意。

还有安吉。自从那天坐车离开农场，失去莎拉和她的铃铛玩具熊后，她便一言不发，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别人，她一句话儿也不愿说。

摩根握着安吉的小手。

“我闻到了爆玉米花的香味儿；”康妮说。

“对呀。我肚子饿了。我们能吃东西吗，爸爸？”罗布总是肚子饿。

“对呀，吃中饭罗。”

摩根马上表示同意。至少，他们对某些东西还有一点热情。这是两个星期来，他第一次见到孩子们这个样子。

他们查看商店购物指示图，弄清楚了一系列快餐摊在楼下。自然，每个孩子想吃不同的东西。他掏出一把带在身上的零用钱。“买了你们想吃的东西，然后到那个角落的那张桌子集中。”他嘱咐说。孩子们像风吹尘土般四散开来。

一边留神看其它的孩子，他俯下身来朝着安吉，他的手仍拉着她的小手儿：“你想吃什么？”她还是那个样，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玉米热狗？”他问。

眼着她就要抬头望他了，可是最后一刻她却将头调开一边，仅上下点了点头。

摩根“唉”的叹了一口气。至少这也算是交往了嘛，不过只是那么一点点。

“请来三个玉米热狗。”

这父女俩与其它孩子在角落的那张大餐桌旁聚集起来。眨眼功夫，食物就全给吃光了。摩根抽空给安吉擦掉沾在她脸上和手上的胡椒和玉米面糊，她坐在那儿，始终一言不发，满脸哭相，却又没哭出一声来。他真愿她哭叫起来，哪怕哭叫一声也好呀。

但是，没有，他的安吉就是不出声，她压根儿不想吱一声。

她想把手从他手中抽出来，做了一个虚假动作来哄他。他瞧见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呢，于是赶紧弯下身子：“你说什么，安吉？”

她的目光盯着巨大的餐厅拱形圆顶，嗫嚅说：“莎拉。”他盼呀等呀，耐心等了两个星期，从她口中听到的第一个词儿却是说“莎拉”。摩根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她突然放开嗓门叫喊道：“莎拉！莎拉！”

摩根和其它的孩子四处观望，没见到一个像莎拉的人。“莎拉不在这儿，宝贝，”他以“可能是有个人看起来像她罢了。”

安吉拼力挣扎，想要从他手里挣脱出去，同时她的目光急切切地从一陌生人身上转到另一个陌生人身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泄气地“扑通”一声坐回椅子上，满脸的沮丧失望。

“好了，”摩根从餐桌旁站起来，说。“我们回到楼上去，再瞧一瞧那件绿色的连衣裙，安吉。这一次，你可能会想试穿一下连衣裙的。”他怂恿说。

他使劲拉了一下她的手，她才跟着他走。

“对呀，安吉，”康妮说。“我们再去弄一条绿色的缎带来，配你的头发。”

摩根对康妮巧妙的打边鼓配合，心里十分感激，将她拉到他身边，拥抱她。

他们乘电梯上楼，孩子们对电梯的玻璃外壁很感兴趣，但安吉除外，她躲在摩根的双腿后面，不愿东张西望。

他们正要走出电梯，来乘电梯的人流几乎堵住了他们的出路，这时安吉突然猛力一挣，差点从他手里挣脱出去。

“莎拉！”

摩根心里真为安吉难过。他知道，她苦苦思念着莎拉，孩子们全都如此，苦苦思念莎拉。只是他除外，他不想她，当然，他是不想念她的。

可是，安吉一次又一次地把陌生人误看成是莎拉，这种眼花误看不知不觉也感染了他，他的眼皮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宝贝，不是莎拉。”

“是莎拉！”她再次决然说，再次要从他手里挣脱出去。

“安吉，别胡闹了！”

“不嘛！是莎拉，就是莎拉！”

她又一次拼力要从他手里挣脱出去。“那不是莎拉，安吉，”他坚定地说。

“是莎拉！是莎拉！”

摩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的其它孩子，孩子们也不知所指地望着他。

安吉转过身来，张开口，她那尖利的小牙齿狠狠咬了他的手一口。“哎哟！”他立即惊慌地松了手，放开她。

安吉脱身后，飞快钻进大腿构成的森林里，在大腿之间站来钻去。在摩根的眼中，这些全是陌生的面孔。一个这样小的孩子，在几百个生人中间独自一个人钻来跑去，会出事的。“安吉！”他和其它的孩子立即朝她追去。

莎拉心想，我所做的事肯定会让丽塔感到好笑的，现在她还感到离开费雷德里克服装柜时脸上的臊热仍然没退去。她把那包东西塞在腋窝窝里，尽量不让包上的商标文字显露出来，不然的话，弄得不好让性变态者看见了，会跟踪她回家的。

她离开费雷德里克服装柜后，走过三个店铺，这时她仿佛听见有人在叫她的名字。

她转过身来，在购买开学用品的熙攘人群中，未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于是，她继续朝出口处走去。

俄顷，她又听见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这次喊叫的声音更响了。这是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尖声呼叫她的名字。她转身四处望，惊喜地喘了口大气。“安吉！”莎拉蹲下身，张开双臂，她的心肝宝贝孩子一头猛扑进她的怀里，几乎将她撞倒在地。“安吉！安吉！”

“莎拉！我知道是你，我知道的！”

莎拉抱住安吉站起身来，两人紧紧搂抱着，又哭又笑，高兴得哭，哭得高兴，不知名的陌生人匆匆从她俩身边走过去。

“是莎拉！”

莎拉抬起头来一瞧，见孩子们全来了，有杰夫、康妮、罗布和韦斯。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的父亲，他仍如过去那样，板起一副面孔，冷冰冰的。

她的心陡然蹦到了嗓子眼里。不管他是否板起个冷冰冰的面孔，只要一见到他的面，她的双膝就失去力气，发软了。

他俩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儿。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她又在他眼中瞧见了非常熟悉的激情和渴望的眼神，这使得她的嗓子眼感到一阵发紧。

但他的这种眼神很快便消失了，以后再也没出现过。

他首先将目光移向别处。

“看见了吧？”安吉扬扬得意地说，努力引起莎拉的注意。“我告诉你们，是莎拉！”

莎拉逐个亲吻拥抱孩子们。啊，上帝，她才是两个星期没见到没抚摩他们，却仿佛是分离了好多年似的，她的喉咙仿佛给堵上了一大块东西。

“啊，我是这样想你们呀。”

摩根本人也弄不明白，他干吧要在这样的时刻，打开他那没遮拦的嘴巴，说出下面这样残忍、妄加推断的话语来。这很可能是诸多原因引起的，特别是见到两个星期来默默无语的安吉，突然开口快乐地滔滔不绝说个不停，这触发了他的妒忌心。他搓揉了一下手上被她咬过的地方。

天哪，他的亲生女儿咬了他一口！

也许，他想要破坏这场小小欢聚的真正原因是，莎拉和韦斯那样无拘无束地拥抱在一起的样子。

他的妒忌心又爆发了，这次更加厉害，更加恶劣。他妒忌地自己的孩子们，妒忌莎拉对他们的爱恋，妒忌他们随心所欲地拥抱她，妒忌他们对她的浓烈眷念之情又恢复了。

意识到有妒忌心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这必然会使人产生内疚感，内疚感驱使他不顾一切刻毒地讥讽给他造成种种麻烦的祸首。因此，在莎拉说她多么想念孩子们时，他张开他那肥大的嘴巴，说：“是想念每个月州政府支付的支票吧，你的意思难道不是这个吗？”

莎拉和韦斯猝然分开了。

“爸爸！”韦斯大叫道。

莎拉的双眼——莎拉那灰色的双眼里，喷射着吓人的愤怒火焰，这愤怒的火焰逼使他想要举起双手护卫自己。面对形形色色的间谍、杀手和大群的敌军，他都是心不惊肉不跳，泰然处之，因而博得了他的大多数特工同事的崇敬和羡慕。然而，这个女人却威逼得他惶惶然，想要寻求庇护。

但愿他随后能找到庇护所就好了。没有发出丝毫警告，她的右拳“ ”

的一声，狠狠插在他的心窝上，捶得他“啊”的惊叫一声，痛得弯下腰来。

莎拉松开五指，转背对着他。“让你们亲眼看见这一幕，我很难过。我真不想那样做，但是……”她伸手进钱包掏摸了一会儿，拿出所要找的东西。“这些是你们的存款存折，”她回头望了一眼，见摩根在听着，又接着说。“自从你们搬来跟我住在一起以来，所有州政府寄来的钱全都在存折里。这些钱是你们的，你们拿回去。你们遗留下来的东西，我放在那边的汽车里。我把那些东西交给汤姆·卡特莱特。”

她最后一次深情而又伤感地逐个看了一眼孩子们的宝贝脸蛋，逐个对孩子说：“我爱你。”

说完，她转身向最近的一个出口处跑去。

“莎拉，等一等！你掉了——”

她没听到韦斯下面说的话，便冲出了门口，跑进那个停车场。

她回到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伤心的泪水才干，不再流淌。这时，她才记起来，忘了将那个箱子交到汤姆的办公室去。这时，她才明白过来，她跑出那个商场时，韦斯要告诉她的事是什么。

啊，我的天！

她掉了从弗雷德里克服装柜买来的那包东西！

摩根坐在床沿旁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双脚分开搁在地板上，凝视着房间那边的梳妆柜上那个令人作呕的塑料袋，咯吱咯吱地咬动牙齿，腮帮的肌肉抽动着。

才他妈的没过多久，她就把她对他的信誓旦旦的爱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才是两个星期，她就出门到好莱坞商店的弗雷德里克服装柜买东西了。他诅咒的话语会传到她的耳朵的。

去他妈的！她真该咒！

生活中没有男人为伴的女人，是不会奖……那样的东西的。

对，先生，没用多久她就把他全给抛到一边去了。

谁会想象得到，一个像莎拉·柯林斯那样的女子，朴实、本份、身体健康的农家女子，居然会——他脑海裡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幅活生生的画面：莎拉穿着他在那只塑料袋里发现的那套衣服，那套衣服薄得透明，小得几乎遮不住身体的任何部位，等于没穿衣服。他嘘了一口气，极力想要把这个画面从脑海裡抹掉去。但是，这个画面给人印象太强烈，太深刻，太活灵活现了。即使是他在气恨不已的心绪中，也太刺激人的神经了。

太令人痛苦不堪了。

他仰倒在床上，双臂紧紧捂住眼睛。

我爱你，她对孩子们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语萦绕在他脑海中，轻柔温馨地回响着。他苦楚而又愉快地回忆起，他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这些情意绵绵话语的情景：她情爱满怀，气喘吁吁，话语轻柔，却又那么动人心弦。

他至今还记得，他的手抚摸她肌肤的幸福快感——她的肌肤是那么的柔软光滑，如柔水如洁玉。她的手抚摸他的肌肤，使他兴奋快乐得透不过气来。还有她那销魂的胴体。

她那轻声细语使他忘掉了世上的一切，唯独留下她在他心里。

去她妈的！她真该咒！

莎拉听到车胎在门前路上摩擦砂石的沙沙声，便猜到是谁来了。摩根

跨出汽车，走进汽车卷起的尘埃中，她一见到他，心儿便禁不住怦怦狂跳起来。他按响了门铃，她迫使自己默数了十下才去开门。她推开防风雪的外扇门，然后退回来，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那深棕色的眼睛射出的寒气逼人的目光，使她浑身发冷，寒颤起来。

“你床上的空缺立刻就给填补上了，没浪费掉一分一秒的时间，是吧？”

莎拉端了一口气，说：“什么呀——”

“别费劲装出如此惊讶的样子啦。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诧。你肯定忘了，对你的多情程度我可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啐，啐，如果你眨眼就把咱俩那欢乐快活的几晚忘得一干二净的话，莎拉，那你就太伤我的心了。拿去！”说完，他将弗雷德里克服装柜的塑料袋塞到她胸口上，她下意识地急忙抓紧塑料袋，塑料袋才未从她那毫无知觉的手指里滑落下地。“请相信我说的话，你那位最新的情人会对你所买的東西欣喜若狂的。”

莎拉的脑子里乱哄哄的，怔怔望着，对那些从他口中喷射出来的刻骨仇恨的话语，她简直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他转身朝他的汽车走回去时，她只是茫然地注视着。他伸手旋转车门把手时，一声叫喊猝然从她口中冲了出来。“滚你妈的蛋，摩根？福思特！”她尖声叫喊道。

“不，莎拉，”他高声反唇相讥：“是滚你妈的蛋。”

“妒忌？来，继续说下去，丽塔。”

“我是严肃认真的，”丽塔叫道。“他当然心有妒忌。该死的妒忌心理。不然，他干吗要开那么远的车跑到这儿来，对你说那些话语？”

莎拉揉了揉隐隐作痛的额头。摩根跑来臭骂指责她，将塑料袋丢还给她，这是两天前的事了。孤苦伶仃的两天，凄楚难挨的两天。一个钟头前，丽塔过来看她，她把心中的苦水一五一十向丽塔倾倒出来。

“莎拉，我的好朋友，你是心里方寸大乱，无法理解男人的心理罗。一个男人家，若是对一个女人一点也不感兴趣的话，他是懒得惹丝毫麻烦来伤你的心的。这也就意味着，他本人心里也同时会受到刺激伤害、受到妒忌心的折磨，于是，他就用他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来进行反击。”

莎拉叹息一声，双手拥在厨房的饭桌上。她和丽塔坐在饭桌旁，一边聊着，一边啜饮冰冻茶。玻璃茶杯上附着一层水汽。“我看，那个男人之所以感到受到伤害，全是出于他的自尊心的缘故。他以为，他前脚一走，我后脚就跟另外一个男人睡觉，胡思乱想使他心烦意乱，他根本用不着为我的事情操心嘛。”

“我不理解的是，”丽塔困惑不解地说，“究竟是什么鬼原因使他匆匆离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认定，你是一门心思想要占有他的孩子？”

莎拉耸耸肩膀，说：“他只是说，他知道我会做出任何事情来把孩子们留在我身边。”

丽塔用她的玻璃杯底部凝结的水珠在桌面磨画水印圈圈，这两个女人的目光木然地凝视桌面。一会儿后，她俩同时抬起头，瞪大眼睛，惊愕的目光对视着。两个人同时想起了骑马赛跑的那天晚上，她俩通过的那个电话。

“你不认为是——”

“他可能听到了咱俩的——”

她们两个人同时说了起来，说到中途又停了下来。

“肯定是这么回事！”莎拉省悟地大叫道。“那天晚上从赛路会回家的路上，他还是好好的，兴高采烈的哩。”

“啊，我的天哪。”

即使她们俩认为，她们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但是，对此却毫无办法可想。

过了一会儿，丽塔回家去了，对莎拉生活中的痛楚，她感到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莎拉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苦苦思索着。真是这么回事吗？他偷听到了她对丽塔的漫不经心的答话？这么几句无意中说出的话，竟会使得他把她看成这么坏？这么看扁了她？

如果是这样，她想，从一开始，他对她的人格就是不太相信的，一阵突发的怒火烧遍了她的全身。

现在，她该怎么办？跪倒在他脚下，乞求给她一个解释清楚的机会吗？

她的怒火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很突然。

对，她非要解释清楚不可。她可以用那个箱子作借口。那些孩子们无意中留下的东西，她真愿意他们能失而复得。她把她的包东西还回来的那天，他根本没让她有时间想起把箱子交给他。

可是，她不晓得他住的地方呀，他的电话号码在电话本上又查找不到。她怎样才能获得这个机会呢？

摩根将剩下的一点丹尼尔牌水果白兰地酒在杯底摇来晃去，他咒了一声，意识到几乎过了中午了。这就是说，他变得好酒贪杯了？他把酒杯对着嘴巴，将剩余的酒一口喝干。

今天，他带孩子们到校注册。一个多星期后，他们就要开学上课了。但安吉除外。

他得给她找一个日托中心。虽然一想到要把她送到陌生人中间去，他就心里不快，但是她需要与同龄的其它孩子交往呀。

起码，现在她开口说话了——只是跟哥哥姐姐说话，而不跟他说话。真见鬼，她甚至不再看他一眼。她不愿与他接触亲近，每天白天把她留在他身边，这毫无好处。

他无聊地纳闷，一辈子从未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地区住过，他何苦要陷在俄克拉荷马城里呢。

愚蠢的问题，伙计。

对，蠢极了。

他现在仍然留在俄克拉荷马州，是因为莎拉也在俄克拉荷马州。他俩之间的某些事情还没有了结，到底是些什么事，他心里也不清楚。也许是，与她的关系彻底破裂掉，更为痛苦地与她一刀两断，各奔东西。如何使事情最后了结，更为无牵无挂地了结，而不是藕断丝连，他心里一点底数也没有。

但愿他心里有个谱就好。他知道，他不打算再去见她，既然如此，干吗他还要留在这里？

他知道，有一件事是他非做不可的——与韦斯谈一谈这件事，他推迟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俩关于莎拉的争论，他一直未处理，没有理清。摩根本不该那样凶地呵斥韦斯的。

摩根见韦斯在另一个房间里，与弟弟妹妹们在一起看电视。韦斯的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瞧着摩根。摩根朝门口点了点头，韦斯跟着他走去。他俩来到摩根的卧室，关上门。

摩根不愿意这次谈话让其它的孩子偷听到。

“你想说什么事？”

摩根喟叹了一声。这次谈话不会使人感到轻松的。自认他们离开农场以来，他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方面是轻松如意的，事事都不尽如人意。这次谈话没有什么时间去字斟句酌。他深吸了一口气，开门见山地说：“干吗你认为我和莎拉在……在……”

“一块睡觉？”

韦斯的话语里没有丝毫的嘲讽意味，摩根大大放下心来，说：“对。”

韦斯耸耸肩膀，说：“一天晚上我饿醒起来。莎拉的卧室就在厨房的紧隔壁。我听到了说话声。”

“仅仅因为你听见我们在她房里说话，你就认为我们在……”

“一块睡觉。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嗯……当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摩根在床头旁踱过来踱过去，他的真实内心是想弄清楚，对于父亲和养母睡觉，韦斯是怎么个看法。经过了好一会儿沉默之后，他终于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韦斯低头看着地板，再次耸了耸肩头：“我认为这是好事。我原以为，这意味着你们两人要……这就是说，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会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摩根见儿子满脸真诚坦然而又痛苦不堪的神色，心想，这么说来，莎拉完全是对的。韦斯对莎拉压根儿没有……非份之想。摩根的心情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解脱过。但是，韦斯的痛楚却没有因此得到毫厘的缓解。这也没有回答完所有的问题。“还有谁知道？”摩根问道。

韦斯抬起头来，说：“再也没有人知道了。你以为，我会把这样的事情给捅出去吗？他们全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呢，爸爸。”

摩根放心地笑了一会儿，随即蹙起了眉头：“你问起我这件事时，我那样粗暴地对待你，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本不该对你那样凶的。”

“你……你爱过她吗，爸爸？”

“关键的一点是，儿子，她没有爱过我。”

“你真荒唐！”

摩根用责备的目光瞧着韦斯：“你再说一遍看。”他不习惯横遭他人指责，特别是受不了他自己孩子的责难。

韦斯做了一个鬼脸，说：“请原谅。但是，爸爸，你是错的。莎拉肯定爱过你。你知道，如果她不爱你的话，嗯，她就不会……莎拉可不是那种人。”

摩根差点唉叹出声来。也许，她是爱过他，至少以为她爱过他。“唉，现在这事已无关紧要了，也没有办法了。让你和其它的孩子夹在这事中间受连累，我心里很不安，很不好受。我知道，你们全都想留在那儿，可是我不能留下来；而没有你们在身边，我又哪儿也不想去。”

响起了电话铃声，一会儿后不响了。

“爸爸，你的电话，”罗布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喊道。

“我是摩根。”

“摩根，我是本森。我们终于得到消息了。”

“库柏的？”

“他被捉住关起来了。”

第九章

莎拉第十二次长时间在客厅镜子前，注视着自己的脸。看起来美吗？头发漂亮吗？她还从上到下地检查了衬衣前面的纽扣。今天没有穿T恤，他们还会认出她来吗？

约在两个小时前，韦斯来了一个电话说，他们会随时来这里，她一想到又会见到孩子们，眼泪差不多就要流出来了。

她仿佛仍能听到韦斯的声音，那么犹豫，那么含糊，在问起他们的父亲出城去做事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和她一起呆上两三个星期。老天爷！他会以为她会拒绝吗？

前几分钟她每次照镜子，心里思忖，究竟是什么事情会使摩根离城出走呢，孩子们会怎样想呢。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许诺他再也不离开家了。

他带着情报局的工作回来？此事是否与他打给华盛顿的那些电话有关？还是与寄去的报告有关？

也许，上帝啊，也许他现在有了另外的工作，这是一次简单的出差。她把卧室的东西摆整齐，然后下到厨房，喂喂鸡，把两个茶罐搁到冰箱上面，再用一块茶巾把刚做好巧克力曲奇饼的盒子盖上。

当她回到客厅的时候，摩根的旅行车正好在大门口前停下。克米特和皮基小姐，汪汪地叫着，围着汽车转，使劲摇动尾巴，狗爪几乎把车门抓出了许多印痕。车门砰的一声打开，五个孩子高声大笑着跳了出来，露出欣喜的眼神，大声地向牧羊犬打招呼：“克米特！皮基！”

莎拉站着，朝门外看，双手压着心窝，强忍着心中的喜悦，免得大喊出来。

接着，摩兰走下了车，高高瘦瘦，尽管戴着的水银太阳眼镜遮去了他的半个脸，看起来还是那么的英俊。她的心激动得快要跳了出来。当她缓过气来的时候，终于喊出了他的名字：“摩根！”

她打开门走了出去。摩根终于回来了。

“莎拉，莎拉！我们回来了，莎拉！”

她把围着她的孩子们搂在怀里，紧紧地拥抱着，亲吻着，欢迎他们回家。与此同时，她的眼睛一直未离开过摩根。

还没等从车上卸下他们的衣服、玩具来，这些小家伙们却跑开了，狗也跟着跑了，跑去看马儿。

摩根站着没有动。莎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果他不过来，她就走过去。

“你好，摩根。”

他毫无表情地点点头。“莎拉。”

“我们能谈谈吗？”

“可以，”他耸耸肩。

“你离城外得到了新工作？”

“不。”

“那么，又是你原来的工作了？”

“是。”

“你能用简单的一个字来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吗？”

“你想要什么，莎拉？”他腮帮的肌肉抽动着。

“我要你和我谈谈！”她灰心丧气地叫喊着。“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她质问说。

“你打算去哪里？危险吗？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来？我该带着这些小家伙们在这里开始上学，还是等你带着他们再回来时？回答我，摩根。取下那该死的眼镜，让我能看着你的脸！”

摩根突然咧嘴笑了，摘下了眼镜。笑里带着挑逗的眼神，莎拉的心怦怦直跳。“我的孩子们从未提起过你这方面的个性。”他说。

“你的孩子们很少见到过这点。他们的脑筋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顽固。你打算回答我的话还是不回答？你为什么站在太阳底下？进屋来嘛。”她下命令似地说。

“是，夫人。”他一字一顿地说。

屋里，莎拉一边示意他坐在饭桌旁，一边倒了两杯冰冻茶水，各人一杯。“好，现在谈吧。”

摩根喝了一大口茶，两手托着杯子。“干吗这么火气大呀，莎拉？”

莎拉撅着嘴，说：“对于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不弄清事情原委就错误胡来的人，说话留着半截的人，叫我如何与他相处呢？”

“我想你指的是我吧？”他坐回他的椅子中。

“如你对上号了，那就是说你。”

“这怎么啦，莎拉？你显然心里有想法，为什么不直接讲出来呢？”

“我的想法很多，但是首先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看了看表。“我没有很多时间了，早上离开前我还要做些事情。”

“摩根，请讲讲好吗？我需要懂得。”

摩根低头盯着她的眼睛，沉思着：为什么？为什么你需要懂得，莎拉？为什么你看起来是那么的关心？你现在玩什么把戏？然而，他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而是开口回答起她的问题来。

“我只能告诉你，我不得不返回中美洲两三个星期，也许两三个月，我不敢肯定说。

就在我回国之前，情报局派我的一个朋友到那里去找我，那时我已经离开那个国家。他仍在那里寻找我，而现在他自己被投进监狱了，我得去把他救出来。”

“你为什么一定得去？我想你可以不管，他们不能再派其它人去吗？”

他抬起凝视着桌面的目光，望着她那充满忧虑的灰色大眼睛，心里在捉摸着。妈的！

这个女人凭什么左右他？他曾发过誓，和她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可现在他想要做的，却是抱住她，狂热地吻她，直吻得她眼睛又变成蓝色。

他清了清嗓子。“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地点，那个地带，也不知道我所坐的那种特别监狱。我欠他许多情，我们一起在军队里的时候，我记不清库柏曾救过我多少次命。”

“嗯——莎拉停了停，把话咽了下去。“孩子们知道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吗？”

“大多数知道。给你，”他说着，从口袋里拉出了一张纸条，“我离开后，如果你需要什么就拨这个电话号码。”

不理睬这张纸条，她从桌子这一边走过去，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全身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

“你小心一点嘛，行不行？”

在他面前，她无法克制自己。该死，她克制不了。她无法使他认为，她是在关心他。

他把手从她手中抽出来，接着站了起来说，“我总是很小心的。”

莎拉还想说什么，后门猛地打开了，孩子们蜂拥进了厨房。

“去，把你们的東西从车上拿下来，”摩根告诉他们，“我该走了。”

“不要急于走，爸爸。”康妮恳求着。

“我们还没有把东西从车上拿下来，他不会走的。真傻！”杰夫告诉她。

“哎呀，”罗布咧着嘴笑着说，“搬行李要段时间，你大概要在这里住一夜吧，爸爸。”

“行，你们这些嘻嘻哈哈的家伙，”摩根说。“去，把东西卸下来。”

“好了，摩根……”莎拉把他推回去和孩子们站在一起。“我肯定，他们现在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晚饭后才能卸车。你可呆久一点了，对吗？我去做油炸鸡，你是很喜欢我的油炸鸡的。”

他想要告诉她不必了，但又不懂她这时想要玩些什么花招，只懂得他不能再玩捉迷藏游

缺 XX 页

“啊，乖乖！”

安吉抬起头，用手臂抹着鼻子，一看到摩根站在那里，呜咽得更起劲了。

“过来，孩子。”他激动得声音也变沙哑了。

莎拉站着，把安吉扶过去。孩子依贴着他大声地哭喊着，“我再也不淘气了，爸爸，我爱你，不要走，爸爸！”

摩根闭起眼睛。一阵痛楚使得他的脸变了形。“宝贝，我不是因为你淘气才离开的。

我是出去办点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宝贝，无论怎样淘气，都不会使我离开你的。”

“我淘气过，我淘气过！”她的脸紧靠在他的肩上，声音轻细但话语清晰。

“我是个淘气的女孩。我让飞人鳖撒尿在你身上，我不和你讲话……我……啊，爸爸，我还咬了你！”她又抽了口气说，“有一次我还冲着你的背伸舌头。我再也不那样做了，真的，再也不那样做了。我不是真心想淘气的。我要做个好孩子。你别走，爸爸，别走。”

安吉的痛苦使莎拉心碎，她无可奈何地注视摩根那动情的脸色。他的心在撕裂着，莎拉对此无能为力，这是他和安吉的事。

她眼里噙着泪水，把康妮安顿上床睡觉，好让摩根和安吉有时间单独在一起。她听见他在温柔地安慰小女儿，心里在渴望着获得他的安慰。

她安顿好其它的孩子后，走下了楼。差不多半小时后摩根也下来了。

“安吉好些了吗？”

“我想好些了。”摩根用手擦了擦他那带有倦意的脸。莎拉为他感到痛心，他和孩子们相聚短短的一刻之后，又要离开家是多么难过呀。安吉的事情使他精疲力竭，这时他看起来比他吃晚饭时又衰老了十岁。”坐一会儿吧！你还不能马上去开车。”

他坐在长沙发椅上，“有咖啡吗？”

“我弄一些吧。”

咖啡一调好，她就给了他一杯。要是现在不说的话，就没有机会谈了。她害怕他一喝完咖啡抬脚就走。

“我不想把今天晚上搅得更乱，但在你离开前有些事情想要你知道。”

他死死地盯着他的咖啡杯，但她看得出，他肩膀上的肌肉在紧张地抽动。

“什么事？”

“你对我的看法错了。”

他冷淡地看着她，“是这样吗？”

她侧着身子坐在长沙发椅的另一端，“真的，在很多方面，但主要你想到的是我会利用你。你认为我……嗯，认为我已经……在跟另一个男人约会。”

“莎拉，我没有——”

“不，摩根，让我说完。我不想要你坐早上的那班飞机，降落到上帝才知晓的地方，想念我。我一生中只和两个男人睡过，与其中的一个结婚十二年。”

他只是看着她，呆呆地盯着她，不可能说出她在想什么。他声音严厉地说：“别胡闹了，莎拉。你不应该向我作任何解释，一个独身的女人不应买像……那样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玩笑，摩根，一个愚蠢的、毫无趣味的玩笑，就这样。你离开以后，丽塔设法使我高兴起来，她硬叫我外出买那些完全无用的东西，毫无价值的东西。我在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那件东西。我想，我也是把这个看成是毫无价值的劳什子的。”

“一个代价相当沉重的笑话，我说。我看到了它的代价。”

“另有一件事，我想要处理清楚。既然我钱财方面的事与你无关，而你却老是以为我需要州政府寄来的孩子抚养费。告诉你，我不需要那些钱，我绝对不需要。加利是个会计，投资是他的癖好。我从他留给我的投资资金中赚得的钱，我花也花不完。”

摩根耸耸肩，“那么说，钱的事我错了。”

“……其它的事你也错的。”

他叹了口气，“好的，那也是我的错吧。”

“我并不是在利用你，摩根。”

他皱起眉头，“你不是？”

“不，我不是。真的，我不想要你把这些小孩子们带走。你更清楚地了解我。你清楚一个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的人，我是决不会与之睡觉，跟他做爱的，正如你所说的，不会跟他进行平淡无味的性交的。”

他瞪着眼睛，长时间地看着她，“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因为这个，”她伸出手把他的手握住，全身颤抖起来。从他的眼里看得出，他也颤栗不止。“就因为我们互相舒心惬意的抚摸，就是因为互相亲吻。根本不是平淡无味的性交，你清楚这点。你只是太顽固不化了，给吓昏了，而不敢承认罢了。”

“吓昏了？”他猛地把手抽回来，扭开脸，“我为什么会吓昏了呢？”

“你自己说嘛。”

摩根的目光再一次和她的目光对视着，他的眼睛显得深沉机警。她见到他的眼神是痛苦的吗？

“该死，莎拉，”他粗声粗气地说，手突然一伸，抓住她的臂膀用力拉向他的身旁。

她心甘情愿地靠上前去，这是她企望依偎的地方。“该死，”他低声细语，嘴唇对着她的嘴唇。

他俩狂热而又如饥似渴地亲吻着。莎拉陶醉了。他紧紧地把她抱在他那结实、宽大的胸前，双手狂热地、不停地在她的背上、脸上摸来摸去。

摩根只顾得触摸她、品尝着她的滋味，而忘掉了其它的一切。这时，她在利用他的话，已无关紧要，他不信任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要知道或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她，占有她，使她成为他的人。他要用热情使她将他印在心坎里，她也要他把她印在他的心坎里。

他需要她。天啊，他不想她，但他需要她。他使出浑身的火热之情来使她需要他。

他将嘴唇从她唇上移开，喘了一口气。她沿着他的下颚一直吻到他的颈部，回答着他那默默的祈求，“我需要你，摩根，我要你还是别走，别走。”

他搂着她，从沙发椅里站起来，不停地狂吻着。“不，”他艰难地、深情地说，“现在还不能，”他又一次亲吻她，一路搂吻着她从厨房走进她的房间，“我不会走的，老天爷帮帮我，我不能走。”

他们倒在水床上，他们的手、腿、嘴唇全都紧紧地缠结在一起。随着摩根的嘴唇蠕动，水床跟着微微抖动，莎拉感到头晕起来。“我曾经是多么的害怕，”她贴着他的嘴唇窃窃低语道。“害怕什么呀？”他的手指开始解她的内衣纽扣。

“害怕再也看不到你，再也享受不到你的抚摸，听不到你的声音。”

摩根停了停，审视着她的脸。尽管是在黑暗中，他也能看到她眼中闪烁的真情实意。

她把他拉近来，她的脸依偎着他的肩膀，喃喃说道：“如果这意味着你得回那个地方，我宁愿不再见到你。”

摩根没能领会她话语的深刻含义。他搂着她，心里快乐非凡之时，不愿去考虑丛林冒险的事，那件事以后再考虑。

他又伸手解她的内衣纽扣，猛地一下拉开来，把内衣扔到地上，跟着扯下乳罩。他抽回手，目不转睛，惊喜地看着她那白嫩的胴体，丰满的乳房。

莎拉挺起腰，逗引他去抚摸、去品味，然而他只是看着。尽管这样，她还是感到她的乳头在阵阵发紧。摩根喘着气。他将他的手放到她的乳房上，然后拉下他的头。“来吧，”她小声说，“来吧。”

他憋住气，坚持着，直至冲口喊出她的名字“莎拉”为止。他想要慢慢地来，一点一点地欣赏她，把她铭记在脑海裡，好在将来受苦受难时记起她。

他用嘴触摩她，她那圆圆的乳头第一次轻轻接触到他的嘴唇时，他便忍耐不住了。

他饥渴贪婪地把它们吞下去。

莎拉蠕动着，喘息着。当他吮吸着她的乳头时，她呻吟着。他的嘴唇、牙齿和舌头用力吮拉着，强烈的快感由乳房直送她的全身。

她的指甲掐进他的背里，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他感觉到的只是她浑身躁动，快感达到了高潮。他猛烈地喘着气，片刻之后他软了下来。

莎拉把头贴着他的胸膛，倾听他那强有力的心音。这是一个使她永远

不会产生疲倦的声音。“你回来时，我打算和你长谈。”他爱着她，他的爱意表现在每一次抚摸、每一次亲吻和每一次呻吟之中。她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使他认识这个，承认这个。

家，这个字眼在他的血液里欢唱。当你回家的时候……这是他的家，由莎拉的双手操持的家。“我们是一家人吗？”

“是的，”她向他保证说。

“什么样的？”

她抬起头，用她的嘴唇擦着他的嘴唇。他满意地迅速吸了口气。他的心与她的心息息相通了。“这个嘛，”她慢慢地，老是吻不够地吻着他。“这个家应是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用脱下衣服就能接吻亲热，这个家不会使你不安，一个你完全相信我的家。”

他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闭着双眼，“莎拉，我——”

“行了，摩根。嗯，我的意思是，你不信任我不好。今晚我们不必谈论这个，等你回来后再谈。”

摩根叹息着，把她的头拉向他的肩膀，“我恨过你，你知道吗。以前我甚至不愿听到你的名字。”

莎拉尽力使自己放松下来，“为什么？”他要说的事是很重要的。他从未有暴露过他的思想，只暴露过他的激情，即使在当时，也只是显露了他的肉体激情而已。

“因为养育我长大的收养家庭，却不像你这样的家。那些人没有一个人像你。我误认为我的孩子们会遭受我在养父母家中所遭受的那种困苦和折磨。我来这里完全是准备把他们从可怕的生活苦难中挽救出来。我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西红柿掷中身子。”

她听到他情不自禁地笑了，也跟着露齿而笑了。

“不久，我就认识到你真的是在照看着我的孩子，他们也尊敬你。当我……当我开始知道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还琢磨不透。我见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情景，我明白了历史在重演。”

“历史？”莎拉皱起眉头，“什么历史？”

他长时间地沉默。“我的婚姻。”

“你的婚姻怎么样？”

她想要抬起头，但是摩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他没打算告诉她这方面的任何东西，以前也从没有谈起过，——然而，话已到嘴边，不说不快，于是紧紧抱住她，接着说下去。

“我和乔伊斯结婚，只为留一时的安逸，并不为其它什么。她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的宠儿，我是个获得勋章的战时老兵。我们俩看起来挺合适的，因此我们结婚了。我相信直至有孩子之前，我们没有想到恋爱这方面。”

他谈论他的妻子时，莎拉的心隐隐作痛。

“当韦斯出世的时候，你会以为，我是世上首先有孩子的人。我相信，我们两人都是相当令人讨厌的人。当双胞胎出生时，我想，乔伊斯以为，我要缩短工作时间，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和孩子们。”

“我本不应一错再错的，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她不需要我在她身边碍手碍脚，搞乱她的生活日程表。乔伊斯热爱刻板的日程表。”

她意识到，他的声音里带着痛苦和渴求抚慰的意味。但是，她不敢打断他的话，因为她害怕他停上谈话。

“到杰夫出生时，我意识到，她确实确实认为我在碍手碍脚了。她有了那些她想要的孩子，有了社会地位，还要出席俱乐部的种种会议，她不再需要我了。正是那时，我在情报局找到了工作，开始东奔西走。”

莎拉感到怀疑，不知他是否懂得他的前妻是多么伤他的心那人女人至今仍对他的行为和他的思想起着多么大的影响。

“你认为，我像她吗？你以为，我只是想要你的孩子，而不是要你？”

他一只手伸向她的下巴，抬起她的脸，使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我知道你要我的，莎拉。你从未隐藏过你的想法。”

她咧开嘴笑了：“你注意到了？”

“我知道。”他也咧嘴笑了。接着他止住了笑，“我得赶快走了。”

“摩根，我——”

“不，”他温柔地说，用手指压住她的嘴唇，“不用多说了，否则我可能要无法实践我的诺言。我不能随便许愿，也不会乱许愿。我要独自办点事。请现在就爱我吧，莎拉，爱我吧。”

我爱你，她心里在呼喊，但她的嘴唇吻着他的嘴唇，无法开口。以前他曾听到过这样说过。她告诉过他，她懂得怎样用各种办法对他表示爱。如果仍不相信她，那么说再多的言语也无济于事。

在皱巴巴的被单里，他那健壮、精瘦的身体又睡到她身上。如果这就是她从他那儿得到的东西，现在她决不会用无端烦恼糟蹋掉。在两人的火热情欲中，她完全融化掉了。

他们的身体互相紧紧结合在一起，激情迸发，眼中烟花飞舞，身体飘飞，时间也停滞了。

然而，时间是不会停滞的，这只是人的主观愿望罢了。时钟，在滴答滴答无情地往前走着，摩根再不能耽搁动身的了。

天啊！他不想离开她。

他尽力劝慰她继续睡觉，她拒绝了。不到最后的分别时刻，她不会离开他。她身着父亲的T恤衫，穿着拖鞋，与他站在汽车旁。她的心，像压着一堆赤热的砖头，无比沉重。

“答应我，你千万要小心，”她说，不由自主地依偎进他那张开的怀抱里。

“我答应你。”

他的嘴唇吻了吻她的嘴唇，她一阵心酸，眼看要哭起来了。

“多多保重，照顾好孩子们。”

他久久地紧紧盯着她，好象要把她的脸牢牢地印在脑海裡。她也和他一样久久凝视着。

“不用为我们担心，”她低声说，“我们会很好的。”

“我得走了。”

“我知道。”

“也许当我回家时……”他用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

“什么时候回家？”

他慢慢地咧嘴笑了。“也许我可以说服你穿上那件在商场买的黑色网眼针织服。”他并不真心要她那么做，但这意味着他会活着回来，他头脑很清醒。

“你的愿望会实现的，先生。”

她那沙哑、逗弄的低声耳语，使他膝盖发软。他把她接到胸前，感到她的乳房贴着他，她的心怦怦跳。他最后一次吻她。突然，他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死神将会拍他的肩膀。此次旅行他会碰上何等样的危险，很可能这是他对她的最后拥抱。

在他还没有感到改变主意之前，他推开了她，走进汽车。

莎拉默默无声地咬住嘴唇，紧抓住摇下玻璃窗的车门。他举起她的一只手，吻了吻。

她的视线模糊了。

当他松开她的手时，她自己不得不走开了。车开动了。透过模糊的泪水，她目送着他驾车开上了回车道。他走了，啊呀，他走了。

他驱车行驶了一百英尺，在夜色中刹车灯突然一亮。

“莎拉？”他喊着。

她想跑过去，然而腿在剧烈抖动，迈不开步。“哎？”她回答道。

长时间，唯一的回答是那汽车引擎柔和的轰鸣声。接着，摩根喊道，“我爱你。”

她动了动，向前迈了一步，然而汽车加速驶出了回车道，进入了公路。

“该死，摩根？福思特！”她尖叫着，“现在才告诉我！”

第十章

莎拉放慢车速，转出高速公路，驶上去农场的泥路。滚滚的尘土在农夫车的后面翻腾，升上空中，给路边的野草、树木又添上一层红土。

她让孩子们谈谈学校、老师，回忆友谊来宽慰她。韦斯谈到他得到允许，停课两星期练习踢足球时，她笑了。

摩根上个星期未回答她的问题便走了。孩子们两天后与同学们一块去上学的准备工作，她已经代为做好了。

今天她给他们到校注册缴费。

她不知摩根回来时会说些什么。机会真是太好了，一、两个星期里，他们就可以到新学校上课了，但是，真不希望那样快，唉呀，她多么不希望那样快。

凭着她和摩根相互间的感情，他肯定想要留下来。他肯定会证明那天晚上他驾车离去时所说的话。她十分希望和祈求，他走的同时会下决心相信她。而下星期他回来的时候……

可是下个星期他没有回。或许再下一个星期会回来。他没回来的第三个星期，美国地区法院的一份公函送到她手里。信封里是一份法官签名的文件，授予莎拉在摩根还未回来前，对他的孩子实施法律监护权。

这是什么意思？他哪一天都可以回家，那么，他为什么要找这样的烦恼呢？

干旱、暑热使人烦躁不安。摩根不回来了。安吉的哥哥、姐姐去学校，她整天都未见到他们，每天下午，她都热切地等待学校的校车把他们送回家，每天都在问她的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莎拉只希望她有一个回答。

已近九月中旬，日间的高温自始至终在华氏九十五度左右！通常寒潮在八月份就会出现。仍没有雨。没有摩根。

十月正当干旱的时候，草地火灾在这个州像患瘟疫一样流行，华氏八十多度的气温使人易于疲乏。大地继续被烘烤着，龟裂着，牧草继续在枯黄，池塘——还有些水——都在日益减少。

养鸭池没有水了，只是一个干枯的烂泥坑。埃德娜和马儿转移到山上的松树池塘旁，鸭群和鹅群一起也转移到那里。莎拉为这事操尽了心。这个大椴树池塘养着无数的甲鱼，去年巴里和丽塔丢失了他们的所有鸭子，甲鱼从水底下浮上来，用脚爪把它们拉下水。

莎拉希望她的鸭群和鹅群不会遭受相同的命运。

接着是干草短缺。由于干旱，这个县里到处找不到大捆的干草。莎拉打了几个电话后发现，整个州以及州外也一样，旱情严重。

为她的三匹马和一头奶牛（蒂皮，那只山羊不算，它什么都可以吃），虽然她不需要很多的干草，但总要备一点干草给它们过冬。巴里因管理他那比较多的马和牛，需要干草的量较大。

十月中旬，为了自己和莎拉的贮存干草需要，巴里把他那长长的马拖车挂在货运汽车上去找干草。他终于在田纳西州买到了他需要的干草。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饭桌旁摩根的位置，仍惹人注目地空着。莎拉担心着，心里生着他的气，默默无言——没有一句话。他什么事情拖得这么久？他一切都好吗？他受伤了吗？他要把他的朋友从监狱里救出来，不但没救出来，反而被关进了同一个监狱了吗？但愿此事不曾发生。如果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回来？

他竟敢喊着“我爱你”，然后驾着车离去。他真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他迟迟不告诉她？

当他回来时（她任何时候都相信他会回来的）他还是死抱着那种想法，认为只是在利用他占有他的孩子吗？

该死的，他在什么鬼地方呀？

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她仍然忍受着，默默地等待着，按摩根留给她的号码打电话。一个年青人接了电话。她要求和本森先生通话，对方告诉她，他“不接电话。”她不得不用摩根的名字要那个人接通电话。

“喂，柯林斯太太，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本森先生吗？”

“是的，太太。”

“我了解，你是否有关于摩根，喔……福思特先生的情况。”

“他没有什么消息。但是这些事情要些时间，柯林斯太太。我相信，如果事情很严重，我们会听到的。一听到他的消息，我们会告诉你，不会太久。”

莎拉挂断电话，惊讶得伸出了舌头，希望说话平和的那个人能接见她。哦，哦，那个声音。“我打赌他没有讲老实话。”她自己嘟哝着。

精神上的压力一天天加重，但她还是参加了感恩节的筹备活动，她的心始终牵挂着摩根。可是孩子们需要娱乐消遣呀。

她买了一只二十二磅的火鸡，开始让它解冻。孩子们用绘图纸剪成庞大的火鸡和番瓜，装饰房间。杰夫用两支新铅笔在学校和一个男孩对换了三个彩色的玉米穗。这三个彩色的玉米穗成了餐桌中央的装饰品。

“哇，我们准备在餐厅里吃饭啦？”罗布问道。

“当然啦，笨蛋，”康妮告诉他，“是节日嘛，就得在餐厅吃饭嘛。”

莎拉笑了。她知道孩子们没有来和她一起住以前，他们惯于晚上吃正餐，为此装饰一番。他们要花一点时间来习惯她的生活方式。现在，他们好象忘记了亚麻布餐巾，忘记了皱折、打蝴蝶结，忘记吃饭时不准说话、谈笑了。

她感到高兴。

感恩节的前一天，她按她母亲的办法，制作沃尔多夫沙拉，蒸第二天要做蜜饯的甘薯，准备胡萝卜棒，装满芹菜，烤三张馅饼、两条巧克力和一个番瓜。她还要制作传统的百果馅，但没有人会吃的，她自己也不会吃。

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不敢梦想会和摩根一起过感恩节。感恩节的那天早晨，她比平时更加抑郁，灰心丧气。

她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三天来，巨大的黑色暴风雨团滚滚穿过天空，黑云阵阵，却没有落下一滴雨来，匆匆来去的云块戏弄着焦干的土地。现在天气不那么酷热了，但气温仍在华氏七十五度，仍然偏高了。

莎拉打开烘箱门，查看烤火鸡的情况，然后用一条湿毛巾盖住面包卷，放在烘箱旁边发酵。感恩节的游行盛况将在电视里播放。晚些时候播放足球赛。晚上，孩子们参加莎拉自己安排的感恩节，按传统观看《第34条街的圣迹》原片。她还没有在电视节目表中看到有过，她确信应该安排这个节目，这个片子应该在感恩节晚上播放，这是没有错的。

撇开通常的体育节目不谈，还有三个电视节目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望的：感恩节晚上的《第34条街的圣迹》，春季的《厄兹术士》和八月时猫王埃尔维斯的电影，很有规律。

“哎！”

莎拉对安吉的尖声叫喊，一笑了之，康妮和罗布在摆桌子，安吉做“监工”，显然，发生了一点争执。在过去的几星期里，孩子们中间出现了很多的争执。他们的父亲久久未回，他们感到紧张，心烦意乱。他们没有听从莎拉的劝告，而是争来吵去，互相朝对方发泄心中的不快。

今天也谁也不责备，因为今天是节日，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庆丰收的日子，这一天不应发生争吵。

她叹口气，擦干手，向餐厅走去。

“他会回来的！”安吉坚决认为，手放在小屁股上，板着脸。

“不，他不会回来了，”罗布回答道。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以为你们在摆桌子。”

“我们在尽力摆桌子，”康妮说，“安吉把盘子老是摆过来摆过去的。”

“你没有摆够盘子。我告诉你，爸爸今天就要回来了，你也应该为他安排一个位置。”

罗布转了转眼睛，“他不会——”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莎拉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尽管你们的父亲今天不回来，我们为他安排一个位置，他会感到高兴的。”

“但是他今天要回来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安吉坚持说。

莎拉把手放在小女孩的肩上，“但愿你说对了，宝贝。”

然而，她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摩根今天回来，现在应有人打电话给她了。

强忍着眼泪，她帮安吉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吃饭。

安吉每几分钟就跑到窗户边看一看，度过了早上的剩余时间。注视着这孩子每次眺望那空荡荡的车道，莎拉充满希望的脸黯然下来，她的心几乎要碎了。

罗布一个早上就想偷吃东西。

“还要喂那个怪兽？”

“但是，我饿得慌，”莎拉把他的手从最近的巧克力馅饼上挪开时，他辩解道。

“吃胡萝卜棒。”

“胡萝卜棒，”他呻吟着说，“等爸爸回来，我要告诉他你要饿死我。”

莎拉撅起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不理那龇牙咧嘴的脸，眼睛盯住他的运动鞋上端和牛仔裤脚之间露出的白短袜，“真的吗，你像挨饿的样子？上学以后你至少长高了一英寸。”

“一英寸！你真是这样想的？”

莎拉笑了，“我晓得。”

“嗨，韦斯！”罗布跳着跑出厨房。

“莎拉说我已经长高了一英寸，来量一量。”

一分钟后，她听到上楼梯的“”脚步声和笑声。现在，罗布房间里的壁橱门里边，又会添上一个新记号。

两点钟时，孩子们感到饥饿难耐时，一切都准备好了。

“每个人，过来洗手，”她喊着。

这个宣告，受到热烈的喝采，孩子们个个都冲到水池边。

“我们还不能吃，”安吉声明说，“我的爸爸还没回来呢。”

“我懂，宝贝，”莎拉对她说，将安吉脸上的头发往后抚平，“我想，如果他没回，我们就开始吃饭，他不会介意的，对吗？”

安吉低下头，抿起下嘴唇，“我猜不会，”她嘟哝着。

“不要动那些食物，”当每个孩子都来到桌边时，莎拉警告着。

这是莎拉的又一个感恩节规矩。这一天，就餐的每个人在装满他们的盘子之前，都得用言语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谁先开始？”莎拉问道。

“我感谢所有的食品，”罗布说道，咧着嘴笑。“我感谢天不再那么热了，”康妮说。

杰夫接着讲，“我感谢，我们不必再去城里那个枯燥无味的破旧学校。”

“嗨，”韦斯不同意这么说，“我还没想好怎么说。”

“喂，我先说了。你一定得想出话来。”

“对，我不喜欢爸爸走，如果他不得不走的话，那么，我感谢他带我们回到这里来。”

莎拉的眼睛模糊了，她伸出手紧握着韦斯的手，“我感谢每一个孩子，你们每一个人。”她的眼睛一个接一个地看着所有的孩子。“我非常爱你们。”

在韦斯对面，莎拉的另一边，安吉叹气说，“我感谢，今天我的爸爸会回来。”

莎拉立刻低下头看着她的盘子，不想给其它人看到她突然流眼泪，她盼望、祈祷，只为安吉的缘故，摩根今天会回来的。

莎拉？柯林斯，你这个说谎的人。她想要他回家，至少像孩子那样心

切。

最后，所有人却说过了感恩话，食物不可思议地从大盘中跑到小盘里。

装满盘子前，安吉从椅子上爬下来。莎拉想要制止她，但没能够制止住。这个孩子的希望很快就会完全破灭的。莎拉自己的希望也会破灭的。安吉走到窗户边久久地向外望着。

她久久地站在窗边，没回到椅子上，她盘中的食物还没装满大半。她坐回椅子去，突然她挺直身子转头朝着窗户，小声叫道：“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安吉——”

但这孩子不答理莎拉，急忙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到窗边。她那震耳的尖叫声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

一会儿后，莎拉自己也盼望起来了。但紧接着她就强制压下了这无用的念头。如果她不立刻制止安吉往窗边跑，桌边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流泪。“安吉——”

“我讲过的嘛，我讲过的嘛！”

甚至连看都不看其它人一眼，安吉拔腿就离开窗户走出屋去。前门“砰”的一声开了。莎拉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急跳起来。

“是他！是他！”

围桌而坐的他们，听到外扇门一开一关的哗哗声。所有的人都怔怔地互相看了一会，同时从桌子旁跑向门口。

当摩根慢慢把车转入那条车道时，公路上卷起的尘埃追上他，笼罩了汽车，接着，往前卷扑过去。他驾车弯上砂石车道。

还有二十英里路程时，他的心就已开始怦怦跳个不停。当他扫视着这块土地，这座房子时，他感到心情舒坦。这是家，好象他不认识似的。这个家伸开双臂，欢迎他，给他安宁，却对他一无所求。

在过去的无数个星期里，他曾多次地想到他再也看不到这个地方了。他想要跪下去亲吻这块土地。

他把车停下，还没能打开车门，安吉已飞奔到前车门外，等着他，他立即走了出来，把她抱进怀里。

“爸爸，爸爸！”她喊着，“我知道今天你会回来的。我知道，可是没有人相信我。”

他眨着突然模糊起来的眼睛，“他们不相信，嘿？”他搂着她，拼命抱紧她。

“爸爸，是爸爸！”

摩根向前急走，八只手把他团团围住了。

家！天啊，真是家。他拥抱着、亲吻着、欢笑着。他们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以至他无法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向上一看，是她，莎拉。她站在走廊上，两只手紧摀着她的嘴。

他过去三个月来朝思暮想的人，就站在那儿。莎拉。他从孩子们热切的拥抱中，轻轻地脱身出来。孩子们是怎样往回走的，他们互相吃惊对视的眼神，他们一会看着莎拉，一会儿又瞧瞧他的神态，他们那充满快活微笑的脸庞，他统统无暇顾及。

他眼中看到的只是莎拉。她没有动。她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好象定住了似的。他慢慢地朝她走去，心里直打鼓。她为什么不动？她为什么不来迎

接我？她已改变主意了？她不再想他、爱他了？

他停在走廊的廊坡下，向上看着她。他看到热泪从她的脸上直往下流。他勉强伸开双臂，“莎拉？”

莎拉闭了闭眼睛，再睁开。他还在那里。她不是在做梦。这不是那些令人痛苦的幻想在折磨她。真是他！

她一边呜咽，一边笑着，挪开捂在嘴上的手，奔下走廊，投向他的怀抱。

摩根踉跄了一下，跟着站稳了身子。“莎拉。”天啊，在他的生活中，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早些时候他错了。土地不是他的家，房子也不是他的家，莎拉才是他的家。他闭上他的眼睛，用他的嘴唇贴着她的嘴唇，动情地吻着，想要把那些失去的时日弥补回来。

是的，这是他的家。就是这里，家就在莎拉的怀抱里。

他的嘴唇和莎拉的嘴唇分开后，耳中才听到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睁开眼睛，嘴角仍挂着笑意，他和莎拉被欢呼雀跃的孩子们围住了。

莎拉笑了，摩根低头看着那双充满泪水的碧蓝色的眼睛，“天啊，我多想念你们呀，想念你们所有的人，”他补充说，眼睛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看来去看去。

“快点，你们这些人，”罗布抱怨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亲吻的呀。火鸡都凉了。”

莎拉又笑起来，拉低摩根的脸再一次吻了吻。“欢迎回家来，摩根。”她又吻了吻他，“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感恩节。”

当他们吻别最后一个孩子下楼的时候，摩根握着莎拉的手。她温情地注视着他，他感到他的脉搏急速地跳动着。整日萦绕心头的急切情欲，使他急不可耐地把她抱起来，跑步到她的卧室去。

进入卧室，他用脚“”的一声将身后的门关上。闭着眼，他松开自己的手。她站在他的前面，温柔地微笑着。他伸手去抚摸她的脸，他吃惊地感到，他的手在颤抖。

他低下头，轻轻地吻着她——逗弄、抚摸，品味着。她轻柔的叹气声和抖动的嘴唇使他着了魔一般。她的手触到他的腰部，他浑身一抖，他把她紧贴在胸膛上，任她往下抚摸，摸到他的心灵深处去。

他们挺起身子喘喘气，他把前额靠在她的前额上。“有很多次，”他吸着鼻子说，“每当想到我和你这样抱在一起，就使我勇气倍增，一往无前。”

莎拉忍不住又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我太担心你了。你去了这么久，事情很严重吗？”

摩根努力放松下来。没有必要用过去几星期经历的吓人事情来增加她的精神负担。

现在他回到家了，恐怖感消失了。“设法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逃脱出来可不容易，和你在一起的这个人，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监狱逃犯。”

从他那轻松的声调，莎拉意识到，他不想谈论经历的事，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去了那么久。只要和她在一起，就一好百好了。此时，她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他安全了，回家了。

“讲讲你怎样逃脱的吧，”她说，离开他温暖的胸膛，“我感到更需要安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不留在家呢？”

摩根理解了她那挑逗的眼神和她那抖动的嘴唇的含义。“你瞎忙些什么

呀？至少一年里，我不想让你离开我的怀抱。”

她离开他的怀抱，咧嘴笑着，“我一定要你做那个。但现在就听我的，让我高兴高兴。”

“如果你先吻我的话。”

他向她伸出手。她倒向他的怀里，用手搂着他的脖子。这不仅仅是嘴唇的一个吻，而且是心灵的碰撞，肉体快感的交融。吻罢，说不出他们中哪一个抖动得更厉害。

“你已得到慰藉了。”他沙哑的轻声细语激起她内心深处的温情。“我也要得到你的。”

他的话语使她的脑海浮现出一幅活生生的画面，她的反应是紧抱住他的肩膀不滑落到地上。当她又有力气站住时，她离开了他的怀抱。她走到浴室门边，慢慢回过头来热切地看着他。“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

他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咕哝声，使她感到满意。

她拉开浴室的灯，轻轻推上门，紧紧关上。她使劲伸手脱下身上的衣服。她穿上早些时候藏在抽屉里的那件黑色网眼针织服，在镜子里看来，喘息着，臊红了脸。

穿上它，她真地感到精神紧张了吗？

对，她下决心了，她穿上了。

她打开浴室门，走进卧室。摩根已躺在床上，被单盖住他的下身，他的衣服叠好了，放在房间那边的梳妆台上。看到她这样的穿着，他慢慢地坐起来，她的心怦怦直跳。

摩根看到她的这个样子，几乎透不过气来。他慢慢站起来，根本没意识到他要做什么。他全身所有的脉搏，特别有一个地方，激烈跳动起来。记不清多少次，他想象着，她穿上那件在弗雷德里克服装柜买的黑色网眼针织服的情景，而眼前的实景远比他的想象动人心弦。

她每次呼吸，流苏就摇晃一下。她吸气时，她那逗引他去品尝的隐私部位，在流苏叉缝中若隐若现。当她抬起一条腿上床时，他瞥见那极富挑逗性的黑色小巧的紧身内裤。

他搂住她，抱着她滚来滚去，摸弄着、品尝着，撩开她衣服的一条叉缝，把一个乳头含进嘴里，像过去那样完全失去了控制。

他用全副身心来实践许下的诺言，莎拉呼呼喘着气儿。

摩根俯看着她那安宁满足的脸庞，她那脸庞因两次情感奔放的做爱泛着绯红的光彩。

“我爱你，”他说。

莎拉一点点一点点地睁开眼睛，她见他满脸的爱意，话语中充满着甜蜜的爱意。压抑着她心灵的那块石头落了地。她问道：“你相信我的话吗？你信赖我这个人吗？”

他将垂落在她脸颊上的一绺头发抹开，说：“莎拉，我一定会一辈子信赖你。原谅我，宽恕我吧，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省悟过来。”

“啊，摩根。”她搂住他的脖子，十多个香吻印到他的脸上，他的脖子上。“我爱你呀。”

“不过，我要给你提点出自内心的警告，”过了一会儿后，他说道。

莎拉嘘了一口气，从他胸口上滑下来，说：“什么警告呢？”

从他的枕头底下，他抽出那件三角形的饰有流苏的黑色网眼女式针织

服，说：“如果你穿着这个东西出去喂鸡的话，孩子们和别的人蜂拥前来围观，我可不管。”

莎拉咯咯笑起来，随后收住了笑，“你听，”她耳语说。

“听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

“雨声！”

摩根用汤匙叮叮敲了好几次咖啡杯杯口，围坐在早餐桌旁的孩子们才安静下来。他惊奇地扬了扬眉毛。“成了，”他说，瞧着他的汤匙出神。

他低头瞧了瞧桌面，然后笑眯眯地望着一张张急切想要听到下文的脸，各人的吃食动作定格般停了下来。“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了，我有点事想要问问莎拉。罗布，你给你的肚子打个招呼，暂停一会儿再给你肚里那个怪兽喂食，这不会要多久时间的。”

六双好奇的目光盯瞧着他，他的目光注视着莎拉的的眼睛——莎拉的的眼睛是碧蓝色的，他欢悦地暗忖，他再也不会看见她的眼睛是灰色的了。

“莎拉……”突然，一阵莫名的心悸使他喉头发紧，说不下去。但这眨眼便过去了。在自己人这儿，没什么好害怕的。这是莎拉，这是对的，这是不可回避的呀。“莎拉，你愿意嫁给我吗？”

听到他这个问题，四个孩子欢快地嘘了一口气，一个孩子咯咯笑起来，莎拉吃了一惊，沉默着。

她心里盼着他来求婚，却又未料到会这么突然，这么快，未料到他会坐在早餐桌上，当着五个热切的小证人的面，提出求婚。她感到热泪涌进眼眶，心田里乐开了花。

“别答应！”康妮喊道。

六双诧异的目光转向她。

“康妮，你？”摩根说，她的高声反对，使得他满头雾水，惊诧莫名。

康妮坐到莎拉的左边，伸出一只手捂住莎拉的嘴巴，说：“你别急着答复他。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如何应对求婚的事。你先让他出一身汗水再说。”

摩根感到，腮帮的肌肉阵阵发紧。他眯缝起眼睛，觑着他的大女儿。

康妮放下手来，哈哈大笑说：“我想，他正在大冒汗水哩。你现在可以答复了。”

莎拉一会儿望望康妮洋洋得意的样子，一会儿瞧瞧摩根气急败坏的眼神，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愿意！”她大声说，“愿意！”

摩根憋在胸中多时的那口气，这时才舒心地吐了出来。

“成了！”韦斯欢快地叫喊道。

“现在我们可以吃了吗？”罗布傻乎乎地问道。

摩根抿起嘴巴，点点头，说：“你可以给怪兽喂食了。”

“太好了，谢谢，爸爸。能请你把奶油递过来吗……妈妈？”

(全书完)

